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绿林侠客罗宾汉

[英国]



第一章　西博特猎鹿

舍伍德森林和北乡县这一大片地区上覆盖着皑皑白雪。惠特比教堂就坐落于北乡县濒海的地方。那年冬天出奇的长，眼下，春耕的时间就要到了，天气却还没有一丁点儿转暖的迹象。

舍伍德森林周围的大片土地，都属圣玛利亚教堂管辖，并由教堂的大管事盖伊实际经管。这一天，在森林中的不远处，一个衣衫褴褛的人在偷偷摸摸地走着，他身上的衣服都破成了碎片。这人就是傻瓜西博特。这时，他忽而向林间小道两旁张望，忽而蹲到依然覆盖着大雪的地上。他的腿上和脚上绑着些用来御寒的枯草，但草梗细枝刺破了他麻木的双脚，因而他走过的地上都留下了斑斑血迹。他不停地走啊，走啊，离身后那片空地越来越远，最终来到了林间深处。

突然，他僵立在原地不动了。顺风的方向走来一群鹿，这些鹿一面走着，一面在雪中嗅着找食物。它们根本没有注意到西博特的存在。当它们注意到西博特的时候已经太迟了，西博特早从藏身的树后走出来射了一箭，一头小雄鹿应声倒下，在雪地上挣扎着。这时候，其它的鹿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了。西博特赶紧向这头受伤的小雄鹿跑去，用刀子结束了它的性命。

他像疯了一样把鹿皮从腿部扯下，切下一片温热的鹿肉，像饿狼似的三下两下就吞了下去。然后他仔细地将小鹿身上最好的肉切下，将一条条肥嫩的鹿肉在雪地上堆成一堆。突然，他身后出现一个长长的影子，西博特连刀都来不及放下，尖叫一声，猛地站了起来。

刚刚来的这个人，是位年轻人，长着满头红棕色的头发，蓄着一撮微微翘起的胡子。他那灵活而又结实的身躯，显示出他气力过人，行动敏捷。西博特看着他，手中的刀子高高举着，那张遍

布皱纹的脸上带着极度惊恐的神情。

这位身材高大的年轻人静静地说道:“西博特,快把刀放下。”

“罗宾——您是洛克斯莱的罗宾!”西博特喘着气说,“少爷,我都快饿死了!”

洛克斯莱的罗宾说:“这样你会被吊死的!西博特,如果守林人发现你射杀了鹿,这是要定死罪的呀!”

西博特固执地说:“反正不是被绞死,也得要饿死,这对我来说又有什么区别呢?跟你说吧,罗宾少爷,今天刚入冬的时候,我的老婆和两个孩子还活着。但因为我病了,我们农奴可生不起病啊,盖伊就把我们撵出来,并让秃头瓦尔特住进了我们的小屋子。盖伊说,不能干活的农奴是不允许在他所管辖的土地上过日子的,所以他把我和妻儿们一起赶了出来,可当时我们的两个孩子正生着病。”

“不错,”罗宾点点头说,“这个盖伊是个凶狠、残忍的家伙。但是,西博特,杀了国王的鹿可是要砍头的啊!”

“处死?对我来说,死倒是种解脱!你说呢?”西博特问道,“我老婆就是这样死的,刚交冬,她就睡着了,再也没有醒过来。我的孩子弗雷达也这么死了,至少她这会儿不用再挨饿了。现在只剩下我和儿子沃尔茨库,这孩子每天哭叫着说饿。天哪,罗宾少爷,如果我被吊死,我也是个饱死鬼,而我的儿子也可以再饱餐一顿啊!”

罗宾的眼里流露出怜悯的神情。他问道:“孩子在哪儿呢?”

西博特指着他走来的方向说:“那里——在一棵枯榆树的树洞里,我给他裹了些拣来的破布,这样他也许不致被冻死。”

“这样说,你就一直躲在森林中喽?”罗宾问道。西博特点点头,答道:“要不躲在森林里,我就得回到盖伊那儿,继续为他卖命;然而回去则意味着背上又要挨鞭子,又得起早摸黑地干活;我干活慢,手脚不麻利,到头来,背上只能是挨更多的鞭子,因

此，他们都管我叫‘傻瓜’。罗宾少爷，我跟你说——”西博特突然提高了嗓音，充满愤怒地说，“在这些诺曼底走狗的统治下，对于我们萨克逊人，根本就没什么正义可言！”

罗宾忧郁地说：“是啊！这样吧，西博特，带你的孩子一起到我的农庄上去吧。然后我们再看看，怎么样安排对你最合适。”

西博特疑惑地看着罗宾：“到你的农庄上去，罗宾少爷？可是——可是我杀了国王的鹿啊！”

罗宾的眼里慢慢闪出一丝笑意：“好西博特，有时我也可能会射一两箭啊！”他说，“这些鹿糟蹋了我的庄稼，可是也从来没有人赔偿我的损失。快把孩子领来吧——至少你们可以在我的牛棚里找个御寒的地方。”

西博特激动得热泪盈眶，说道：“罗宾少爷，怪不得他们都说您是诺丁汉郡和约克郡一带心眼最好的人呢！”

“嗨，快别说了！”罗宾一边说一边转身要走，“要是你愿意的话，就到我农庄上来吧。我会跟盖伊谈谈，看是否能让你到我这儿来干活。”他转身走了，穿过森林和一片空地，回到离森林有几英里远的他的坚固的木房子里。木房子周围散布着马厩、牛栏和干草垛。自从他父亲死后，洛克斯莱的罗宾就一直住在这儿。他是个自由人，经营着圣马利亚大教堂管辖下的200英亩良田。亨利一世在位的时候，他的祖父得到这片土地的租佃权，这是圣马利亚教堂辖区最好的一块土地。当罗宾的父亲死时，盖伊使出种种伎俩想要将这块土地收归教堂，但终于都没能得逞。

罗宾在返回去的时候，路上他一直难过地思索着像西博特这样一些人所受的非人的待遇。他身后留下一条笔直的脚印。不一会儿，西博特带着他冻得直哭的孩子沃尔茨库走了过来，这孩子年纪大约10岁，哆哆嗦嗦地走在父亲旁边。他们也在雪地上留下了两串脚印。

那天下午四五点钟的时候，守林人赫伯特沿着森林与罗宾农庄的地界走了过来，当他看见雪地上的脚印时，他停了下来并

俯身去仔细辨认。看到那一行清晰的大脚印，赫伯特便知这是罗宾留下的。接着他又看见西博特裹着枯草踩出的一行不规则的脚印和沃尔茨库的小脚印。同时，赫伯特还看到雪中的斑斑血迹，这是西博特被刺破的脚留下的血迹。

可是，赫伯特看着这斑斑血迹又觉得有点不对劲，他一拍脑门儿猛然醒过味儿来："哈！没准儿这里有人杀了鹿！"于是他转身进入了森林，沿着这行脚印，来到西博特安置孩子的榆树洞前。尔后，他又继续走，来到一片空地，这儿的雪被弄得脏兮兮的。他看到一个小雪丘，上面还留着西博特的手印呢！

"有个人杀了鹿，"赫伯特自言自语道，"还把鹿埋起来了呢！"

赫伯特用手将雪丘扒开，看到一个有两个叉的鹿角。抓着鹿角，他顺势把整只死鹿都拉了出来，他盯着这只死鹿看了半天。

"原来如此！"赫伯特说，"主子与下人一起猎鹿！对盖伊先生来说，这可是一个天大的好消息啊！我想他这次肯定可以收回罗宾的田庄了，我给他提供这样一个好消息，他准会升我做管家的！"

他把死鹿扛到肩上，快步地走向运河农庄。吉斯伯恩的盖伊就住在这所坚固的石房子里，这个农庄因它位于流经圣马利亚大教堂与纽马克的古运河边上而得名。它简直就是一座城堡，在这里，盖伊为圣马利亚大教堂的雨果·德·海瑙管理着这片土地。这个诺曼底主教——雨果，早在亨利·柯特曼在世的时候就获得了圣马利亚教堂的管理权。

盖伊身材高大，面色黝黑，而又心狠手辣。他憎恨萨克逊人，从来看不起他们，还常跟人说起他祖父活着的时候，看见过萨克逊人在他们的哈罗德王驾崩时从森莱克逃跑的狼狈情形。守林人赫伯特扛着鹿，大步走进了盖伊的大厅。大厅的尽头，壁炉里的木柴正熊熊地燃烧着。盖伊就站在炉前，两手背在身后取暖。赫伯特径直走到他面前，并把死鹿也放到了地上。"怎么回事，伙

计——怎么回事?”盖伊大声嚷嚷道,“是谁把鹿肉吃掉了? 为什么不是只完整的鹿呢?”

赫伯特答道:“因为罗宾把肉弄走了!”

“哈!”盖伊两眼放着光,叫道,“这回他可完蛋了! 赫伯特,你有证据吗?”

“老爷,我有足够的证据,”赫伯特说着,“因为他的脚印从埋死鹿的地方一直延伸到他家门口。他的脚印旁边还有不知道哪一个农奴和一个孩子的脚印,他一定是伙同这个农奴干的。老爷,这可算是足够的证据了吧!”

“好!”盖伊说道,“是有充分的证据了。我们就要收回洛克斯莱田庄了,并且,我们还要砍下罗宾的一只手。或者我想,只要雨果主教发话,我现在就可以去把他的眼睛挖出来。这些萨克逊狗崽子把我们欺负得够久的了,你说呢,赫伯特?”赫伯特连声附和道:“盖伊老爷,是够久的了,这回我可以当洛克斯莱农庄的管家了吧?”

“这得由雨果主教决定,”盖伊答道,“但由于你提供这一消息,作为酬劳,我会在雨果主教面前替你美言几句的。我去穿铠甲,你先出去吧。”盖伊命令道,“要召集12个人,叫他们也武装起来,给我的红棕马备上鞍子,我能保证在明天日出前洛克斯莱农庄管家的职务就会空出来。好赫伯特,如果你想早点看见这个空缺的话,就快去吧!”

赫伯特去召集人马的时候,盖伊披挂上了盔甲。日落前一个小时的时候,他们就离开了运河农庄,朝洛克斯莱农庄进发了。那天下午,天灰蒙蒙的,一阵阵潮湿的风吹得雪变软融化了,这群全副武装的人马在盖伊的骏马后跑得上气不接下气,他们准备大干一场呢。

小男孩沃尔茨库在罗宾的一间空棚里依偎着暖暖的稻草睡着了。今年冬天以来,他头一次放开肚皮饱餐了一顿。西博特吃饱以后,正在他身边打着盹。罗宾就站在农庄的坚固的门廊里,

看着天空,用鼻子嗅着风的气息。

“这样的天气再有上一个星期,”罗宾自言自语道,“我们就能种大麦了。冬天肯定就要过去了。”

突然,他看到一小群人正穿过他的农庄与森林边界的那片空地。这些人放着已有的路不走,却专门从他的耕地上走过来。“这些诺曼底猪猡想要干什么,”罗宾生气地自言自语着,“难道他们到我这儿来,非得要让笨重的马蹄作践我的麦苗吗!”

第二章　罗宾迫入山林

当盖伊和他的人马还在一里开外的时候,罗宾就认出了领头的盖伊。罗宾的眼睛非常敏锐,在整个英国没有人可以和他相匹敌。此时,罗宾马上想起早些时候守林人赫伯特曾盯着他的田庄站了好半天,他还想到了睡在棚子里的西博特及他带来的鹿肉。

罗宾返身走回房中,佩上他的剑,拿上他的长弓和箭袋。当盖伊的人马还有半里远的时候,他吩咐管家威尔·施卡里也像他一样武装起来,并让威尔·施卡里去召集其他的农奴。罗宾的右边站着威尔·施卡里,左边站着一个手拿水松木弓箭的胖小伙子。这个小伙子叫马奇,他是磨坊主老马奇的儿子。马奇这孩子生性懒惰,他本该在磨坊里帮他爸爸干活,可是他却溜出来和施卡里一起喝酒。尽管他一点也不知这桩事的来龙去脉,由于喝了罗宾的酒,当罗宾遇到麻烦的时候,他理所当然地拿着一张弓站在旁边助战。

他们三人身后还站着罗宾的六个农奴,这六个人不但箭射得好,而且也都擅长于使棍弄棒。罗宾总是鼓励他们练武,却没想到还有派上用场的时候。他们已经可听到盖伊人马的嘈杂声,这九个人各就各位站好,而西博特则胆怯地蹲在他们的后面。

罗宾一行三人都把箭搭在弦上，轻轻地拿着。盖伊早已知道他面前的这个人箭术高超，因而当他看到罗宾扣在弦上的箭时，就揽绳站住了。

“罗宾！”盖伊从头盔里叫道，“放下你们的武器，向我投降吧！我是雨果·德·海瑙的大管事，你们犯了罪，为此你们将受到惩罚！”

但是罗宾举起手中的弓，做了个要瞄准的姿势，盖伊的手下一见到这个情形，都纷纷举起了手中的盾牌来防护。

“你好大的口气啊，大管事的！”罗宾镇定自若地问道，“你有什么理由使我们投降？而我们又凭什么要向你投降？”盖伊高声喊道：“因为你和你的人在舍伍德森林里杀了国王的鹿！因此，我宣布，你罗宾，所有的财产都要被没收，而且还要砍下你的右手，这样你就再也不能拉弓使箭了！”

“大管家，难道连审判都没有吗？”罗宾轻蔑地问道，“你们这种人还用得着审判？”盖伊孤傲地问道，“你认为你是什么？你认为自己是一位男爵吗？你还妄想开庭审理？事实证明你有罪，我以雨果主教的名义，将对你和你的犯罪同伙给以公正的审判！”

“你这个诺曼底流氓有什么资格配谈‘公正’二字？”罗宾生气地还击道，“盖伊，我明确地告诉你吧，自从我们的理查王带领十字军东征以来，英国就根本没有正义可言。假如你的手下胆敢向前迈近一步，我就让他活不到明天！”

盖伊一时愣在了马上，然后他叫来一个随从。这个随从一边走过来，一边举着盾牌护住头和胸，唯恐会有箭向他射来。盖伊小声命令道：“给我向那个高个子放箭，这样我们就能畅通无阻地进入洛克斯莱农庄了！”

这个人退回到队伍中间，借着另一个人盾牌的庇护，将一带羽的箭镞扣到弩上，趁人不备，“嗖”的一声射了出去，站在罗宾和施卡里后边的一个农奴应声倒地，箭镞正中他的前额，他哼都

没哼一声就断了气。盖伊所有这一举一动都没逃过罗宾的眼睛。

“我已死了一个弟兄了！”他叫道，“盖伊，你现在只有死路一条了！”罗宾一边说着，一边将箭放了出去，这一箭正射中盖伊的钢头盔，箭力之猛使得盖伊差点从马上摔了下来。几乎在第一箭落下的同时，罗宾的第二支箭又飞出去了，正中刚才放箭的那家伙的咽喉，他血流如柱，倒在雪地上一命呜呼了。

“现在如果让他们抓住我们的话，我们就死定了。”罗宾对他的弟兄们说，“所以我们要拼命地射，射穿他们的铠甲！但是，马奇，你快走吧，这儿不关你的事。”

马奇高声道：“我是不会走的，我不能坐视他们恶狗欺人！”话还没说完，马奇就射出一箭，可是这一箭被对方用盾牌挡开了，因而并未给对方造成伤害。其余七个人也都射出了箭，有一支箭正中对方一个人的脑袋，一支穿过一个人的小腿。那个小腿中箭的家伙跌坐在雪地上，用力把箭镞向外拔，痛得他嗷嗷直叫。

“我们已经结果了三个人的性命，洛克斯莱仍是岿然不动。”罗宾说。此时，战斗已经开始，他反倒变得更加沉着冷静了。他看见又有一个人企图架起弩瞄准，罗宾赶紧放出一箭，正中那人的手腕并透过手腕骨，扎在了胳膊肘上。那个人一边痛叫一边仓惶逃跑。罗宾叫道：“这是第四个了！大管事的，你认为我们的欢迎仪式如何？假如你不砍掉我的右手，你就会尝到它的厉害！”

罗宾用足了力气，对准盖伊的头盔又放一箭，而他的头盔上还插着刚才那支箭的箭镞呢！这第二支箭稍稍偏高了一点，扎扎实实地命中前额。罗宾料到这支箭又没穿透他的头盔，可是力量太猛，盖伊一个倒栽葱，从马背上摔到雪地里，由于惊吓，他差点失去了知觉。正在这时，穿着破烂衣服的西博特从罗宾身后奔出来，疯狂地扑向守林人赫伯特，嘴里喊着：“这一刀，替我饿死的老婆报仇！这一刀是替我那被你赶出的孩子！”西博特用他那把杀鹿的尖刀连刺了两下。赫伯特做最后的垂死挣扎，拔出匕首捅

进了西博特的胸窝。可怜的西博特，跌倒在那个逼迫得他无家可归的仇人身上。

在盖伊倒下的时候，他的一个身材高大的随从，拔出剑，跑过来，将他扶起。盖伊一站稳脚跟就又拔出剑来。这两个身穿厚重铠甲的家伙，继续向前逼近。而此刻，罗宾的人只剩下七个了，其中两人已死在箭下。盖伊这伙人，距离全英格兰独一无二的神箭手——罗宾还有 30 码远，但由于不断有箭射来，加上厚厚的雪，迫使他们很难再向前逼进一步。盖伊的人，除了三个受了重伤坐在雪地上和这两个不怕死的家伙仍向前强攻外，其他的人都死了。

但是盖伊和他的这个随从，仗着铠甲的庇护，挣扎着向前挺进，这时候，磨坊主的儿子马奇一下子窜出来对准这个随从的钢盔，给了一记闷棍，这个大汉立刻人事不省地倒在地上。罗宾手执佩剑，迎着盖伊走了上去，施卡里和其他几人也围了上来，准备随时加入战斗。

这是一场生死相搏的战斗。盖伊尽管全副武装，但是罗宾那一箭震得他耳中仍嗡嗡作响，因而他的行动有点迟钝。而此刻的罗宾左闪右跳，逼得盖伊只有招架的功夫。最后，罗宾举起佩剑，狠命地向盖伊的钢盔砍去，可惜力用得太大，把他的剑给震断了。正当盖伊惊魂未定的关口，罗宾将没用的剑柄扔掉，一把夺过盖伊手中的剑。

“投降吧！大管事的，现在该你听候我的裁决了！”罗宾下了命令。

“没门！”盖伊咬牙切齿地说道。

“抓住他，施卡里！”罗宾说，“把他给我结结实实地捆起来。现在到了我们最后算账的时候了！”

他们很快就把盖伊捆好了，这当口，罗宾去把盖伊骑的红棕马牵了过来。盖伊虽然被绑住了，嘴里还不干不净地骂道。

“闭口！罗宾冲他怒吼一声，“别让你的嚎叫弄脏了我们的

耳朵！听着，大管事的，我若想你的命，只不过是举手之劳。”“快杀了我吧！”盖伊嚎叫着，“我宁可死也不愿受你们这些人的羞辱！”

罗宾说：“我不会让你死得那样容易，我今天已经杀够了人，羞辱吗，倒还没完事。大管事的，你给我好好听着：今天这场厮杀，是我和这些可怜的人一起被你们逼成了犯罪的人。雨果主教听到今天的事，一定会乐不可支的，所以我决定在他悬赏要我的命之前，派个人去给他通风报信。施卡里，把他丢到马上，让他的脸对着马屁股，报信去吧！”

施卡里和其他几个人费了好大的劲才把这个又踢又挣扎的管事弄到马上。遵照罗宾的命令，他们又拿些绳子来，由马奇把盖伊的两腿紧紧地绑在马肚子上，这样他就无法翻身下马。

“现在，大管事的，”罗宾说，“你就这样倒骑着马去向雨果主教报信吧！你要想先回你的农庄也可以，一切悉听尊便。你告诉雨果主教，从今天起他就可以收回洛克斯莱田庄了，他可以用这块土地去喂养圣马利亚教堂那批穿着圣袍的肥贼了。但你还要告诉他，这个农庄可不是白拿的，他将要为此付出代价。你们躲在石头修的城堡里干着丧尽天良的事——从今天起，我向雨果主教一流的人宣战。施卡里，把马疆绳递给他，快让他滚吧！”

然后罗宾捡起大管事的剑，用剑背敲了马一下，盖伊就这么倒骑着马走了。他的身影渐渐没入了黑暗之中，嘴里还一直嚷着“雨果主教会跟你们算账的”之类的话，直到后来，马走远了，声音也听不见了。

“现在，”罗宾说，“我们还有许多事要干。咱们先把这些死去的弟兄们埋起来吧，盖伊的人，等着他亲自来收尸吧！”他们埋葬好了弟兄们，罗宾将他们召集到大厅里。他们在餐桌前坐定，罗宾就着摇曳的灯光说：“明天一早，盖伊肯定还会来的，因为今天这场厮杀，他们若是抓住我们的话，这里的每一个人都难逃被严刑拷打和被绞死的厄运。至于我吗，我将隐入舍伍德森林深

处。弟兄们在那里，没有任何人找得到我们。在那儿，我们可以过着自由自在的生活，我们有烧不完的柴火，随时能猎取野物来美美地饱餐一顿。对于那些靠榨取我们的血汗来养肥自己的人，我们要造他们的反，你们谁愿意跟我走？”

施卡里与马奇齐声叫道：“我！”后来，其他的人也纷纷响应。最初，追随罗宾到森林里去的，仅有九人，但他们个个都是勇猛善战的硬汉子。

“弟兄们，谢谢大家！”罗宾叫道，“我们要去寻找一种幸福美好的生活。现在，我们要把所有用得着，拿得动的东西都带走。趁着雪还没冻起来，我们赶快走吧！但首先，马奇，你把这个孩子沃尔茨库送到你父亲的磨坊，请他代为照顾。”

半夜时候，整个洛克斯莱田庄已空空如也。

第三章　罗宾和郡长共进晚餐

那个时候的人，谁也没有罗宾那样熟悉舍伍德森林，时值3月中旬，罗宾带着这九个弟兄来到山谷中的一个隐蔽的山洞，那里有条清澈的小溪流过，使他们有充足的水源，还有大量供他们食用的肥美的鹿群，因而他们就把这儿作为了藏身的据点。他们还从洛克斯莱带来了很多物品，所以那阵子，他们吃得很好，住得也舒服。

至今还没有别的人来投靠他们，因此罗宾就将这九个人聚到一起，向他们宣布了他们的一套规矩。

“听着，弟兄们，我们决不能伤害自由民或平民，我们也不伤害那些对穷人和善的骑士和乡绅，但是对于那些欺压穷人，为害乡里的主教、修道院院长，那些霸占穷苦人粮食的郡长们，我们要夺取他们的不义之财。同时，我们还要发誓不伤害这块土地上的任何妇女。”

罗宾跟他的弟兄们约法三章之后的第二天，他们就来到通往诺丁汉去的大路上，伺机行事。这时，约瓦克修道院院长领着六七头驮着行李的骡子沿着大路走来了。这些骡子由僧侣们牵着，这个修道院院长仅带了几个押运的随从。这几个随从一看到九个雄纠纠的箭手和为首的那个蒙着头巾的大汉，他们吓得拔腿就逃，根本不做任何抵抗。这个蒙着头巾的大汉便是罗宾，从这以后人们就管罗宾叫罗宾汉（即蒙面的罗宾）。修道院院长和他的僧侣眼睁睁地看着罗宾清查他的行李：有两大桶上好的美酒，四百个金马克，一些棕色的布匹及几袋子上等的白面粉。

"听着，院长大人，"罗宾说，"我们要把你们都捆在马背上，每人都可以松开一只手赶着马回家。回去后，别忘了告诉你们的人，就说：罗宾汉从今天开始管辖舍伍德林区，并向那些欺压穷人的人宣战。"

院长和他的僧侣们垂头丧气地回到纽瓦克，罗宾和他的弟兄们则抬着他们的战利品兴高采烈地回到了他们的住处。打这以后，"罗宾汉"这个名字就很快传遍四面八方。

由于每天呆在林子里，他们一点也得不到外面的消息，所以，罗宾决定找个法子亲自去打探消息。此时仍然春寒料峭，在从曼斯菲尔德村通往诺丁汉的大道上，罗宾遇到了到诺丁汉去卖陶器的曼斯菲尔德的陶瓷工匠。

当这位陶瓷工匠看到施卡里和其他几个人守在路边时，他明白自己是遇到强人了，便嘟囔着说："这下子我可完了，我要是没有了车子和马的话……"

罗宾赶紧接上他的话，说道："什么都不会要你的，你把你的陶器按着诺丁汉叫卖的价卖给我，我再给你两个金马克，算是借马和车子的押金，这总行了吧？而且你还要把你身上这件粘满泥土的衣服借给我，这样，在诺丁汉就没有人知道我就是罗宾汉了。"

这陶瓷匠对陶器的价钱和两个金马克的押金十分满意，于

是他们两个很快就成交了。罗宾就赶着车子去了诺丁汉,陶瓷匠和他的弟兄们呆在一起,等着他回来。来到诺丁汉的集市上以后,罗宾把这些陶器以市价的一半大声叫卖着,因而不一会儿,一些比较便宜的东西都被抢购一空,他只留下一打左右的大盘子。

集市的对面就住着圣马利亚大教堂雨果主教的弟弟——诺丁汉郡的郡长,罗伯特·德·海瑙。罗宾把这些盘子都放在一个篮子中,穿过市场,敲了敲郡长家的门。很快,一个女佣就来开了门。

“我在这个市场上买卖做得非常好,”罗宾一边说,一边鞠了个躬,“我把这些不值钱的盘子拿来送给尊贵的罗伯特·德·海瑙夫人,请她赏脸收下我的这些礼物。”

“你送给她的礼物?”这妇女不相信地问道。

罗宾点头称是,说:“我是曼斯菲尔德来的陶瓷匠。”说完,他把篮子留下,就回到自己的车旁等消息去了。

很快,刚才那个女佣就穿过市场,走到他的车旁,说:“好陶瓷匠,主人见到你的礼物十分高兴,我们眼下正缺盘子呢,他要我叫你进去吃顿饭。”

“荣幸之至,”罗宾说道,“要是有酒和肉就更好了,你知道叫卖陶器可把我的嗓子都叫得冒烟了。”

他随着女拥走进罗伯特·德·海瑙的家,罗宾深知若是郡长猜出他是谁的话,非将他绞死不可。罗宾和罗伯特的下属一道坐在餐桌的下席,他面前的盘子里盛满了肉,旁边还有满满一大盅酒。而罗伯特·德·海瑙和他的太太和几个朋友坐在上席,谈论着什么。

“悬赏50个金马克,”郡长说,“今天我就让宣读员当众宣读。”

“50个金马克?”他的一个朋友说道,“悬赏一个人的脑袋,这个价钱可不低啊!”

“可他是个很危险的家伙啊！”郡长解释说，“他亲手杀了盖伊的七个全副武装的随从，还让盖伊丢尽了颜面，成为大家的笑料。他还带领七十多个同伙洗劫了纽瓦克修道院院长的全部财物。”

“好啊！”罗宾暗自思忖，“先是说我带领 50 多人，现在又长为 70 多人了。”

“他可真是个危险的恶棍！”郡长太太说，“他可千万别到诺丁汉来。”

“让他来吧！”罗伯特·德·海瑙叫道，“我会亲自抓住他，所得的 50 个金马克就分一半给你买新衣服。”

“你能行吗？”罗宾暗自感到好笑。

“就是今天，”郡长继续说，“我们要在诺丁汉的大街小巷宣布他是只豺狼，是不法之徒，任何抓住他或杀了他的人都可得到 50 金马克的悬赏。我们一定要把郡里的这个害人虫除掉。”

罗宾吃饱了，从餐桌前站起身来，走到郡长面前站定，并鞠了个躬。他说道：“郡长大人，谢谢您丰盛的饭菜，我现在要回去继续做我的买卖了。”

郡长问道：“你是谁？你是做什么买卖的？”

“我想，尊贵的郡长夫人应该还喜欢我的礼物吧？”罗宾并未直接回答他的问题。

“哈！”罗伯特·德·海瑙说，“是我们的陶瓷匠啊！不错，你的盘子很受欢迎。你吃饱了吗？你现在又要到哪里去呢？”

罗宾说：“我要回曼斯菲尔德去造更多的陶器，现在我手头的存货都卖光了。”

“那你路上可得小心哪！”郡长警告他说，“因为舍伍德森林里有一帮最最穷凶极恶的盗匪，如果他们看到你的话，就会把你抢得一个子儿都不剩。我们已经悬赏 50 个金马克要他的命，下星期，盖伊就会组织人马到森林里将他的老窝端掉。如果你有关于他的消息的话，我会赏你一个银马克。”

“郡长大人，”罗宾恭顺地说，“我一有他的消息，就到您这儿领那一个银马克。但我是一个安分守己的老实人，我想我不会落到这帮强盗手中的。再见，郡长大人。”罗宾鞠了一个躬后扬长而去。

第四章　营救施卡里

在森林中过了些日子，罗宾决定派施卡里和小马奇去打听一下有关洛克斯莱农庄的情况。

施卡里对森林的地形十分熟悉，因而他们转过许多弯以后，迅速地来到这块空地的边界。空地中央就是洛克斯莱农庄的银灰色的房子，房子的一角还有用来防守的角楼。

郡长的人马有的站在角楼顶上，有的在大门口巡守，阳光照得他们的盔甲和武器闪闪发亮。房子的外面围着一群穷人，在这群人中，施卡里认出，大多数都是这所房子里以前的佣人或是田庄里的农民。

“现在，”看了一会儿之后，施卡里对小马奇说，“我想我可以毫不费力地混入我以前的老伙计中去，没准儿还可以帮少爷个忙呢。假如郡长的手下人看到你的话，那可就危险了，所以你就呆在这儿别动。”

说完，施卡里就把自己的弓和箭放在马奇身边，紧了紧裤腰带，扯下他的头巾遮住脸，然后悄悄地从树丛中走出去。站在门边的一两个自由民低声地跟他打着招呼，不一会儿，施卡里就得知郡长和他的人都在房子中，他们打着约翰亲王的幌子来没收财产并且他们等会儿还要决定罗宾的佃户们的去留问题。“那些能够给约翰亲王交一笔‘见面礼’的人，”一个老自由民对施卡里说，“就可以成为新主人的佃户，假如还能给郡长大人交一笔‘见面礼’的话那会更好——当心管家沃曼的耳目在偷听呢！”

施卡里说,“我只想效忠于我们的理查王和罗宾,让我效忠其他人,没门儿!我想去拿回我20年来辛辛苦苦积攒下来的一点钱,新来的主人该不会连这个都要抢去吧?”“好施卡里,我们只能取走一小部分。”一位老牛倌告诉他,“因为我们替老主人干活,他们要将十分之一拿出作为对此的罚款;愿主保佑我们的罗宾少爷重新回来吧!”“阿门!”施卡里祷告了一声,就轻悄悄地沿着大厅的边门走进房子里去,到了他以前的小阁楼里。他从口袋里取出一把钥匙,打开那里的一只木箱子,从一堆衣物下面拉出一大一小两只皮袋子。他小心地用一些衣物将大一点的皮袋子捆在中间,小一点儿的那只皮袋子,他就放在他取钥匙的那个袋子里了。

然后,他又悄悄地走下大厅的石阶,准备如来时一样人不知鬼不觉地溜出去。门口没什么人防守,他原本可以溜出去,不凑巧的是,他一走到外面就碰到从清泉修道院赶来的盖伊的一小队人马。“哈——哈!”盖伊说,“你是做什么的!”“回老爷,”施卡里低声下气地说,“我在这儿当了20年的佣人,现在我的少东家成了不法之徒,我是来拿回我那一点可怜的积蓄的。”

“噢,假如你不愿意呆在这儿服侍我——洛克斯莱的新主人,”盖伊说,“我也不好勉强留你。但你都拿了些什么呢?”

“只不过是我的一些微不足道的积蓄罢了。”施卡里回答说,“这捆是衣服、铁头盔和头巾,这个袋子里装着10个金马克,这些就是我拼着这一把老骨头干活儿赚来的。”

“噢,去吧,去吧!”盖伊不耐烦地嚷道,“我们是要找那个不法之徒罗宾汉算帐,而不是要找那些曾经侍候过他的人的碴儿,当然啦,我敢说你们中大多数人都知道他的不忠。”

“老爷,多谢啦!”施卡里说着,又把那一小捆东西丢到肩膀上,他大步朝草丛走去,马奇还在那儿等着他呢。

但正在这时,由于听到了盖伊及其随从的声音,沃曼这个背弃主子的管家从屋中走出来。他看到施卡里背上背着东西走掉

了，就大声叫道："抓住那个人！我们还没搜查过他的东西呢，并且他还没有交出十分之一财产作为罚金呢！"

"别为难那家伙了。"盖伊傲慢地说，"那些东西都是他自己的，我们要没收的是罗宾汉的财产！"

"没收罗宾汉的财产！"沃曼兴奋地喊道，"可是，我们怎么知道这家伙拿走的不是他主子的财产呢？他卖田地所得的一袋金子和一些值钱的珠宝，这两样东西我们现在都还没找到呢！"

"当然，这样的话，就另当别论了。"盖伊说。同时他转过身去，命令他的两个随从骑马去把施卡里抓回来。

这时候，施卡里快走到草丛边上了——由于沃曼那么大声张狂地喊叫，施卡里早已知道发生的一切了。他掩身在草丛中，把这捆东西丢到地上，打开后把那袋子金子和珠宝拽了出来。

"马奇！"他小声说道，"拼了命也要好好保护这些东西，快去把它拿给罗宾汉。跟他说我是拼了老命从敌人那儿拿来的。快点！我是跑不掉了：沃曼一下子就会认出我。别说了，快躲开！"

施卡里一边说着，一边将这一捆东西重新捆好。他从草丛里朝后张望着，对马奇低声说道："来不及跑了！这儿！快到这个树洞里来！现在，不管发生什么事，你都不要出声！"

马奇忽忙爬到老榆树桩上，和这袋金子、珠宝一起藏在空树干里，事后他才发现自己是藏在猫头鹰的窝里。

马奇刚刚藏好，施卡里还没走出十步，那个骑马的随从就赶了出来，叫道："站住！快站住！"

施卡里转过身去，装作惊讶地望着这个人，问道：

"先生，你们叫我做什么？"

那个人对他说："盖伊老爷还要问你话呢。"这两个随从就又把他抓到大房子前了。

他低声下气地问盖伊："老爷，你要叫我做什么？"施卡里说话的时候尽量将脸背对着沃曼这只走狗。

盖伊命令道："搜搜他的衣服卷儿！再搜搜这家伙的身上！"

“只不过是一些衣服、铁头盔和头巾。”施卡里分辩说，“我身上就这一个袋子，装着我多年积蓄下来的10马克。”

“假如你说的是实话，我们不会怎么样为难你的。”盖伊说道。“他说的情况属实，”一个人大声叫道，他把施卡里的东西丢了一地，“一些旧衣服和这只头盔。”

“但是他衣服下面藏了东西吗？”沃曼一面说话，一面猛地扯下施卡里的风衣和头巾。

“我身上就这10个金马克。”施卡里说，同时从袋子里取出小钱袋，递给了盖伊。但是这时沃曼已看清了他的脸。“是威尔·施卡里！”他叫道，“抓住他，抓住他这个奸细！他能给我们带路去找他的主子——强盗头子罗宾汉！”

施卡里急忙想去抽腰里别着的长刀，但他被盖伊的手下团团围住了，还没来得及抽出刀，胳膊就被两个人抓住了。盖伊凶狠地说：“把他带到角楼顶上，用乱箭射死！”但沃曼急忙反对说：“老爷，不能这样，把他交给郡长处置，让郡长把他带回诺丁汉。明天一早，在市场上当众绞死他，给那些个强盗们一个警告——尤其是警告那些想要追随罗宾汉或想要保护他的人。但我们还是先试试，看能否说服他给我们引路去搞掉罗宾汉的老巢……诺丁汉的地牢里有烧得滚烫的烙铁和拷问台，再硬的汉子，也不怕他不说。”

“我不是奸细，”施卡里高声说道，“而你，沃曼——不忠实的管家，靠着少爷的恩典养肥了自己，然后又背叛他——你等着看吧，任何有良心的人都不会放过你的……你的那些烙铁和拷问台，留着自己享用吧！罗宾汉就在舍伍德森林里——我就能说这么多，别的就算我知道也绝不会说！”说完后，施卡里就被带到郡长面前听候审讯。后来，在多人看守下，他被押送到诺丁汉的地牢里锁了起来。

马奇回去的时候，在森林中走错了好几次路。但午后不久他就回到了大树下他们的藏身之处，他把施卡里历尽风险得来的

一袋金子、珠宝交给罗宾后，又一古脑地报告了所有消息。罗宾听完所发生的一切之后，心里十分悲痛。他发誓说：“我一定要救回施卡里，假如不能的话，我情愿命都不要了！”围拢在一处听马奇汇报消息的弟兄们纷纷叫道：“救回施卡里！救回施卡里！我们杀到诺丁汉去，炸毁地牢，把郡长和沃曼一起吊在他们的绞刑架上！”

“我要亲手绞死沃曼，”罗宾生气地说，“但是在这件事上，郡长不过是在履行他的职责——他得遵从约翰亲王的命令啊……如果我们一有举动，他们就会撤回城堡里，之后他们就会当着我们的面绞死施卡里，并肆意地嘲笑我们。不！不！武力救不了施卡里，但也许智谋可以取胜……威廉，你过来，你曾在郡长手下干过，你肯定还记得那儿的人——狱卒，教区助理员和每个绞刑吏，对吗？”那天下午，威廉就一个人起身去诺丁汉了，他穿着一件破烂的皮紧身衣，用头巾遮着脸，完全是一个刚从战场上回来去找工作的老兵样子。

第二天一大早，罗宾挑选了几个年轻力壮的弟兄也出发了。他们每人都佩着一柄利剑，一张水松木长弓。之后每个人都穿上风衣或别的其他衣服以遮住他们身上清一色的鲜绿色衣服。罗宾让他们在森林边等着，派一个人去打听消息。不一会儿，这个人就带来个老人，一个曾去过圣地的朝圣者，身上裹着一般流浪汉所穿的风衣及头巾。

罗宾彬彬有礼地问：“好圣徒，告诉我，你知道他们准备什么时候在哪里绞死威尔·施卡里吗？”

“是啊，我知道，可真是造孽啊！”老人回答说，“他们昨天晚上把他带来，说他是罗宾汉的人——罗宾汉就是那个帮助我们穷人的好心人。他们要在城堡前的草地上在午时把他处死：就是那片人们插五月柱（五月柱，用花卉装饰的柱子，于五朔节日（五月一日，西洋春节）供男女围绕着跳舞。）的草地——今天他们没插五月柱，却设了个绞刑架。”

将要处死施卡里的消息很快传遍了全城，正午时分，草地上聚集了许多人，这时城堡的门打开了，以郡长为首的一行十几个人走了出来。

围绕着绞刑架的人群中最靠前面的是一位穿着长风衣，裹着头巾的老朝圣者，他背向看台站着。

"啊！"他尖着嗓子喊道，"有这么多人看守着这个犯人啊！难道郡长还担心有人来劫法场不成？"

"这里有很多人都会使枪弄棒呢！"站在他旁边的一个看起来像是自由民的人说，"罗宾汉要是在这儿领头闹法场就好了。我们全都知道威尔·施卡里是罗宾汉的随从，他常偷偷地给那些穷人们送吃的。为什么他——"

"嘘——嘘——"人群中的一两个人低声示意，"他说话了！威尔说话了！"刚刚郡长低声跟施卡里说了些什么，可不，施卡里正大声回答着呢："我是施卡里——而不是那个坏蛋沃曼！什么样的贿赂都不会促使我背叛仁慈而又慷慨的主人，哪怕你要了我的命，我也不会！罗宾汉就在舍伍德森林里——你们若想跟他讲条件的话，自己去找他吧！"

郡长大声咆哮着："你放心好了，我们会去找他的！"郡长的脸因生气而憋得通红，"我们要是抓住他的话，一定要烧瞎他的双眼，这样他从洛克斯莱一路摸到诺丁汉来，我们就会把他吊死在你的尸体旁边！"

听了这话，人群中有一阵骚动，郡长紧接着说道："不法之徒和奸细施卡里，根据法律规定，现在就要将你施以绞刑，然后曝尸市井，以儆效尤。"

施卡里看了看下面的人群，没看到有什么营救的迹象。

"郡长大人，"他平静地说，"我知道我只有死路一条了，但是临死前我想求您一个恩典。"

郡长说道："说吧！你有权利要求！"

"我高贵的主人，就是人们称作罗宾汉的，"施卡里说，"从

来没有一个佣人这么不体面地死于绞刑。因此我请您给我松绑，再给我一把剑，我愿意同您和您的手下一起厮杀一场，直到我死去。”

“不行，”郡长回答道，“这我不同意。”

“至少，”施卡里说，“你松开我的双手，我凭着双手与您手下人的剑对打也可以啊！”

“不行，”郡长提高了嗓门说，“我已经发誓要绞死你，而且我也要把你的主子以及所有追随他的人都绞死。”

“你办不到！”施卡里叫道，“你这个懦夫！你这没人性的东西！假如叫我的主人碰上你，他会让你为此吃尽苦头的！他瞧不起你们这样一群脓包，你们永远都不是勇敢的罗宾汉的对手！”

“够了！”郡长不耐烦地叫道，“绞刑吏到哪儿去了？让他立刻来执行任务！”

然而，事情却没有“立刻”进行，因为到处都寻找不到绞刑吏的踪影，最后才有人跟郡长说绞刑吏昨晚遇见个老朋友，两人闹腾到日出三竿，现在他正烂醉如泥地躺在房子里。

郡长怒气冲冲的，特别是当他要手下去代行绞刑吏的职责时，一个个都礼貌而又坚定地拒绝了他，他简直是怒气冲天了。最后，郡长转向人群问道：“谁愿意来做这件事？我们将付给他双倍的报酬！”

但是人群中只有忿忿不平的低语声，看来是无法施绞刑了，郡长正要命令他的手下拔出宝剑将施卡里杀了，这时，那位老朝圣者走上前来。

“好郡长大人！”他仍用他那刺耳的声音叫道，“我跟威尔·施卡里之间有过节，就让我来干这事，送他去天堂吧！”

“噢，这个老不死的！”人群中有几个人低声骂起来，还有些人想要将这个老朝圣者拉回人群中来。

“那么，好啊！”郡长命令道，“大家都站开了！老人家，到前面来吧！”

这个朝圣者哆哆嗦嗦地走上前来，而其他的人叹着气，摇着头，诅咒着他，并且都向绞刑架前拥去。

现在施卡里已经被用平车拖了过来，正放在绞刑架下，绞刑吏只要把索套绕到犯人的脖子上，然后下来把犯人脚下的平车拉走就可以了。

这个朝圣者小心翼翼而又艰难地爬到平车上，此时，人群中的咒诅声越来越大了，甚至还有人向他丢土块。他笨拙地摸了摸捆着施卡里双手的绳索，装出要把绳套缠到施卡里头上的样子，趁机在他耳边小声嘀咕了几句。突然，这朝圣者从风衣底下递了样东西给威尔·施卡里，施卡里挣开绑着他双手的绳子，手里拿着一把剑，跳了下来。“骗局！救命啊！”郡长大声叫喊，“杀了这些坏人啊！”

罗宾抢在郡长有所动作之前，甩开了他的朝圣者的风衣，将箭扣到弦上，叫道：“我们是从舍伍德森林来的英格兰的自由民！我们要救下这个无罪的人！”

人们纷纷叫着：“罗宾汉！罗宾汉！”

“他是个不法之徒！”郡长叫道，“谁抓住他有重赏！杀了他！”

他说话的当口，罗宾弦上的箭嗖地射了出去，倒下的是郡长自己。其实，箭只不过是射中他的帽子，看到他这副狼狈相，人们轰然大笑起来。

“郡长大人，下一支箭我就会瞄准你了。”罗宾厉声说道，“我要对准你帽子下方两英寸的地方！”

“抓住他！”郡长大叫，他的手下蜂拥而上。这时候，人群中奇迹般地出现一群身着鲜绿色服装的人，他们一个接一个地甩掉身上的各种伪装打扮，取出弓，抽出剑，团团围住罗宾和施卡里。

那些武装的随从犹豫不前，而罗宾一个手势，就会有一阵箭雨射向他们。看见这些，武装随从们纷纷转身逃跑，郡长大人的

逃跑速度简直快得惊人。

“好郡长大人，等一会儿！”施卡里嘲笑着说，“至少我还要感谢你昨晚的饭菜呢。等一下，现在我就能告诉你罗宾汉在哪儿，要抓他您可别跑错了方向啊！”

“让他滚吧！”罗宾大笑道，“我保证我们还会狭路相逢的，但是……现在，弟兄们，我们平安无事地回到森林里去吧。除了那些要伤害我们的人外，这里我们一个人也不伤害。如果你们中有谁受了冤屈，尽管到舍伍德森林去找我罗宾汉吧！”

“愿主保佑罗宾汉！罗宾汉万岁！”当罗宾汉一行穿过人群时，人群中喊声如雷。

他们一边走着，施卡里一边说道：“我亲爱的主人和朋友，太谢谢你了！我没料到能在这里看到你——我也没料到我又能和你们一起快乐地生活在森林中，听着箭射出弦时的美妙的声音及伐木工人的号角声！”

第五章　小约翰的棍法

再说那天罗宾汉与陶瓷匠换回自身的衣服后，把平车和马一并交还了那老人。然后，罗宾让施卡里率弟兄们回到森林里他们的住处，而他自己则拿着弓和从盖伊处缴获的剑出发去看看他的洛克斯莱田庄，他到达田庄时已是午后三四点钟的光景。眼下春天早已来临，树木都披上了春装，盖伊的手下也早在这块田地里种上了大麦。

罗宾看着他的田庄，又想起了悬赏要他人头的那五十金马克，他心里更加坚定了自己对盖伊所说过的那番话：雨果主教拿走了他的田庄，必须让他们为此付出昂贵的代价，而那些个压榨穷人的胖主教们也要为此付出代价。他知道，自此之后，他就只能以绿林为家，他再也不能够回到洛克斯莱这片土地上来了。

他转过身子，顺着一条小路去和他的弟兄们会合去了。他穿过一片绿阴覆盖的山坡，来到一条小溪旁。这条小溪上架着一根用树干树成的独木桥，当罗宾由小溪的这边走近独木桥时，桥的另一边走来了一个彪形大汉。这个人手中拿了根橡木粗棍。

这两个人都急忙忙地想先过桥。他们几乎同时走上桥头，谁也不肯倒回去。

“走开！”那大汉叫道，“小个子，你快走开！要不想掉进河里洗澡的话，快给我让路！”

“别那么性急嘛！”罗宾说，“没准儿我会让你先下去洗个澡呢！”那大汉将他的粗棍子在罗宾的鼻尖下挥来挥去，喊道：“回去！否则，我就不客气了！”

但是，罗宾在他的大棒面前不慌不忙地将箭扣到弦上。那大汉斜靠着棍了站定在桥上，说：“我面前只不过站着个懦夫而已！假如我手头有弓的话，我会教你，让你见识一下射箭高手的水平。”

罗宾反唇相讥道：“我才不是个懦夫呢！用不着你教我使箭，假如我手中有棍的话，倒要教教你如何使棍子！”

“那么，去砍根棍子来吧！”大汉叫道，“这里不愁没棍子用。我在这儿等着，然后我们就在桥上比试一下。谁先把对方打落水，谁就先过桥。”

罗宾用猎刀砍了一根粗棍子，根据自己的喜好把它修整得粗细合适。他一回到桥上两个人就较量开了。

从对方的神态，那大汉知道要想取胜决非易事，于是他格外小心，留神看着罗宾的棍法。不一会，他肩上就着实地挨了罗宾一棍子，这下他可是真正地“看清楚”了！但这使得他一下子火冒三丈，两人打得难解难分，只听得“嗖嗖”的棍声，大汉踢闪腾挪，好像在桥上跳舞一样，可是后来，他一转身，差点掉到了河里。

“好好干啊，小家伙！”大汉叫道，“比试才刚开始呢！我只不过先做了个热身运动，你可要留神脑袋啊！”这两个人你来我

往，一时间难分高下，后来罗宾瞅准机会，在大汉头上给了一记闷棍。若是身体弱点的人，被罗宾砸这一下准会脑袋开花。

“认输吧，”罗宾说，“我可要先过桥啦！”

“没那么容易，”大汉吼道，一边还把大棍甩得嗖嗖作响。大汉虽然头上挨了一下，脑袋里还嗡嗡作响，可是他更谨慎了。这时，机会来了，他趁虚使了个泰山压顶之势，使罗宾失去了平衡，扑通一声，掉到水里去了。

“现在，”大汉开心地说，“我可要先过桥了。喂，你在哪儿？”

“在这里，我正在河里游泳呢！”罗宾从水里伸出头来说。一边说着，罗宾一边抓着独木桥想撑上来。大汉弯腰把罗宾拉了上来，但看到罗宾那落汤鸡的模样，他禁不住放声大笑起来。他们俩人肩并肩地坐在桥上。

“大个子，”罗宾说，“我还从没遇到过一个使棍子使得这么好的人呢！我认输！”

“这一架打得可真痛快！”大汉说，“真希望每天都能遇上这样的对手，打上一架，但时下武艺高超的人不多啊。改天，你衣服干了的时候，我们就来比试一下射箭——我们射靶子，而不是彼此对射，怎么样？”

“太好了！”罗宾答道，“大个子，人家怎么招呼你呢？”

“要说招呼吗，”大汉说，“有好饭菜的时候人家很少招呼我，所以我总饿肚子，但人们称呼我为曼斯菲尔德的约翰，曼斯菲尔德就是我们那村子的名字。”

罗宾又问道：“你到这森林里来做什么呢？”

“躲起来呀。”约翰说，“我本来在曼斯菲尔德的拉尔夫手下干活。可是，有一天早上我睡过了头。拉尔夫是个凶残的东家，就因为我起迟了，他命人抽我四十鞭子，但是我从他的爪牙手中夺过鞭子，狠狠地将那人揍了一顿，后来我就只有逃命这条生路了。”

“原来是这样啊！”罗宾说，“又是一个与盖伊一样的人。”

约翰笑着点点头：“可不是吗，天下乌鸦一般黑。人们说一个叫罗宾的好汉打败了盖伊，还将他倒捆在马上，然后罗宾就到森林里来了，成了一名犯法流亡的人。我想把手放到他的手中，成为他的部下。神箭手，你听我说，虽说我的棍子耍得是天下无双，可顶什么用呢，又没法饱肚子。而在这个大森林孤孤单单地活着，可不是那样容易的！”

“那么把你的手放到我手中吧！”罗宾说。

大汉看着罗宾，难以置信地问：“你，你就是罗宾？”

罗宾笑道：“不错，我就是那个被悬赏捉拿的罗宾。怎么样，小家伙，有现成的机会，愿意把你的手放到我手里吗？”“我太愿意了！”约翰嚷道，“给我一把上好的弓箭，让我有酒有饭，我一定同你一道杀退盖伊和他的爪牙们！”

“那么，我们走吧，曼斯菲尔德的小约翰。”罗宾站起身来，“我们足足还有 1 英里难走的路呢。尽管你的个头有常人的一个半大，我还是决定叫你小约翰。”他们一口气走到了家。罗宾的弟兄们热情地欢迎了小约翰的到来，罗宾向弟兄们详细描述了他们桥上打的那一架和自己的惨败。事实上，他对待输赢的态度正是弟兄们爱戴他的原因之一。那时舍伍德林区又有几十个像曼斯菲尔德的小约翰这样的人，听说罗宾痛打约瓦克修道院院长的故事，都纷纷前来投奔罗宾。但他只挑了些精壮善战而又愿宣誓遵守他们订立的约法的人留下。这样，当盖伊到林中捉拿他时，他已不止九个弟兄了。

第六章　盖伊初战失败

拥有大片土地的圣马利亚大教堂就处于奥洛东和沃瑟普两地之间，罗宾汉时代贪得无厌的雨果·德·海瑙在这里称霸一

方。在教堂北边不远的地方耸立着巨大的贝兰米城堡，艾萨霸·德·贝兰米男爵就住在这里，管辖着周围的土地。艾萨霸跟他的主子约翰亲王一样无恶不作。

艾萨霸对雨果主教来说很有用处，因此无论艾萨霸怎样为害乡里，这两个人都忍彼此相安无事。盖伊被罗宾羞辱，纽瓦克修道院院长被掠去财物后，雨果主教就派人去叫艾萨霸来共商良策，以铲除他们的心腹大患。

艾萨霸、雨果主教和盖伊聚集在雨果主教的一间舒适的房间里。雨果主教是个大胖子，虽然他懂英语，但总操着那口显示他身份的诺曼底法语；艾萨霸又高又瘦，满脸凶相，长着个典型的鹰勾鼻子。

“世道从来就这样，”雨果主教说，“只要有一个坏蛋与我们为敌，森林里的那帮不法之徒就会同他勾结起来。艾萨霸爵士，你知道，我们教堂的武装人丁太少了。”

艾萨霸点点头说：“是啊，还没有出发去抓罗宾，我们的人就又跑了五六个。”

“我这里呢，盖伊熟悉舍伍德森林的地形，”雨果主教继续说道，“因此，我希望你能借给我们30名装备精良的兵丁，由盖伊率领着，趁着罗宾还没对我们造成太大的损害，捣毁他的老巢。”

艾萨霸问：“那我能得到什么好处呢？”

“你就会因为在关键时刻帮助神圣的教堂而得到好名声。”雨果答道。

艾萨霸诡谲地笑着说：“这种报酬也太少得可怜了。好雨果，自从我老婆死后，我就一个人孤零零地住在贝兰米城堡里。这样吧，我借给你30个人，你把你监护的玛丽安给我做老婆。虽然玛丽安在卡里斯同修女们在一起，但还不是你说了算，想把她给谁就给谁呀！”

“嗬！”雨果主教叫道，“你的要价太高了！”

“是有点儿高,”艾萨霸承认说,“你只不过是想让她成为一名修女,而把她名下的大片土地占归己有。但是她那么漂亮,做修女不合适,做我的老婆倒是蛮合适的。”雨果主教坚持说:“你索价也太过分了!”

“那好吧,”艾萨霸回答,“等那个大胆的不法之徒一把火烧到你头上时,你会为你没有出够借我30人的价格而后悔不迭的。”

“够了! 够了!”雨果主教连忙说,“就这样着吧,盖伊一打胜仗回来,那姑娘就归你了。”

“这不够公平,”艾萨霸仍然坚持着,“我借30人让盖伊带着去打仗,我就该立刻得到那姑娘,他打不打得赢都于我没什么妨碍。”

雨果主教想,他自己已有了20来个兵丁,再加上艾萨霸那里借来的30个人,打赢那些不法之徒是绰绰有余了。“就依你吧,艾萨霸爵士。”他让步了,“让你的人来跟随盖伊出征,然后盖伊亲自把那姑娘送到你府上与你在贝兰米的小教堂里成亲,盖伊还可以做你的证婚人呢!”

艾萨霸答应说:“三天以后,我就把人马送到你这儿来。”他们开这个密谋会的当天,罗宾正在诺丁汉城卖他的陶瓷瓦罐呢。艾萨霸按约在三天后派30个装备精良的兵丁到盖伊处报到。盖伊把自己的手下也召集来,他们就向舍伍德森林深处出发了。

他们知道这次搜寻要花上一段时间,因而带了足够吃上两天的食物。那时候的舍伍德森林有现在的10个那么大,那里林深树密,有许多可供人藏身的山洞和大树洞。

对于这片森林,罗宾在孩提时代就已经非常熟悉了。他从远处侦察到盖伊在农庄前召集人马,弄清了盖伊的兵马实力,这次他决定要在森林里牵着他们的鼻子耍一耍。现在罗宾的手下已有了30多个弟兄,他们个个都是好样的,根本不将盖伊那伙人放在眼里。盖伊的人都穿戴着厚重的盔甲,过不了多久,他们就

会在罗宾设定的陷阱里个个疲于奔命的。

日出后不久，盖伊快率领手下从农庄向森林进发了，而罗宾和小约翰则藏在林子里监视着他们的一举一动。罗宾看到盖伊快要进林子了，就跑去在他们要经过的路上放了一把剑，剑尖直指向盖伊他们来的方向。干完这事后，罗宾就与小约翰又迅速藏了起来。

不一会儿，盖伊就走过来了。他骑马走在队伍最前头，全副武装，头盔将脸遮得严严实实的。他看见草丛里的那把剑，就命手下去捡起来看看，不料，正当那名随从要弯身的时候，森林深处传来了令人毛骨悚然的尖叫声："快放下！死人是用不着剑的！"

听到这声尖叫，那个随从就像看到蛇一样，赶紧把手缩了回去，他以为这声音准是森林里的妖怪发出的。

"拾起来！"盖伊喊叫起来，"难道这个声音就把你吓住了？"那名随从只好又去捡剑，可当他一弯下身子的时候，又传来了那可怕的声音："碰着它，你就会死！碰着它，你就会死！"那个胆小的随从又退了下来："老爷，"他哆哆嗦嗦地说，"我可不敢拿！这是一把魔剑哪！"

"你这个笨蛋！"盖伊气得直咬牙，"你过来牵着我的马！"

全副武装的盖伊准备下马，亲自去拾起那把剑。他的腿刚跨过马鞍，不知从林中什么地方嗖地飞出一支箭，正中他的钢盔。这下子，盖伊失去了平衡，从马背上跌了下来，活像一堆废铁砸到地上。这时，剑开始在草丛中移动起来，盖伊的手下不明就里，个个尖叫着拔腿就跑。

盖伊并未被箭伤到，他从地上爬起来后，眼睛紧紧地看着这把正移动着的剑，发现这把剑是被路边一根极细的绳子拉向林子深处的。

"中计了！中计了！"他大声叫道，"你们这帮蠢货，都给我回来！顺着绳子，我们就能抓住那个恶棍。"

说着，他就跑到林子深处去了。但他却不知，原来，罗宾是把绳子绕在小山坡背面的一棵树上。盖伊的十几个部下，惊魂不定，又跟在主子后面，但这时的罗宾已将这条绳子神不知鬼不觉地抽走了，盖伊这帮人一下子失去了线索。

他们用剑抽打着两边的草丛，在树两边乱砍一气。忽然，从他们的身后又传来一声怪笑，这种怪笑声使他们都打起颤来。“哈，哈，哈，哈……”这声音在林中回荡不绝，他们简直弄不清笑声来自何方，又出自谁人之口，这次连盖伊都害怕起来了。

“是林中的老树怪发出的笑声。”一个胆小的人对他旁边的人说，“现在这树怪就会让我们在原地不停地转圈子，直到我们个个都饿死为止。在舍伍得森林里要是遇上树怪的话，没有一个人能活着走出去。”

“你这笨蛋，给我住口！”盖伊怒吼一声，“这不过是那个恶棍的一两招卑劣的伎俩。我骑马去追，马上就可以当场戳穿他这些鬼把戏。你们都回到路上，原地集合！”

盖伊把队伍整顿好，发现少了两个人。原来，这俩人一开始就没命地一路跑回圣马利亚农庄去了。他们告诉庄园里的人说盖伊和其他的人被妖怪迷惑，现在都失踪了。事实上，盖伊正沿着小道继续向前走，而他的手下个个心惊胆颤地跟在后面。树林越来越密，道跑也越来越窄了，有的地方，队伍只能排成单行前进。盖伊骑着马走在最前头，其余的人步行跟着。他们头顶上的大树枝桠交错，因而整个森林都显得阴森森的。正当走在最后的那个人等着走过去的时候，从树枝上吊下一个绳子把他套住了，他甚至连叫都没来得及叫上一声。

走在这人前面的一个人看到他被吊在阴森的半空，吓得魂都飞了，过了几分钟，他才回过神儿来想到要去救人。队伍中有个人用剑将绳子割断，被吊着的人摔到草丛中，奄奄一息，半天说不出话来。

“快派个人上树！”盖伊暴躁地命令着，“把那个用吊绳的

恶棍给我抓下来,快点,别让他跑了!”

但是他们在树上什么人也没抓到,只看到拴在树枝上的绳结。到目前为止,除了这个半死不活的人以外,他们还没有什么真正的伤亡,但是他们每个人心中都只有一个念头:赶快离开这个险象环生的森林。

距离盖伊他们一里开外的一块林间空地上,罗宾和弟兄们正开怀大笑。他们把盖伊一伙弄得东逃西窜,真是开心极了。

“现在我们去看看那座小桥吧,”罗宾说,“他们要是继续向前走的话,他们一定会经过那座桥。施卡里,‘欢迎仪式’准备得怎么样啦?”

“一切就绪,就只等着盖伊他们大驾光临了,罗宾汉。”威尔·施卡里汇报。

他们穿过密林深处来到一座小桥旁。实际上,这座桥是由两根粗圆木架在河两边作为桥梁,上边又放了些小木头,铺上一些灌木枝,以便行人在上面走。罗宾汉派人在每根大圆木的两头都拴了一根绳子,每边由10个弟兄负责。现在,弟兄们都已在草丛中隐藏好了,罗宾负责监视盖伊一伙的动向,只等罗宾一发话,他们就开始行动。

盖伊一行一边走着,一边搜寻着路两旁的草丛,最后他们来到了小河边。他们看见这个桥,认为还是承受得起他们这一队人马的。盖伊第一个走上去,他还向桥另一边的林子里张望,看是否能发现罗宾等人的踪影。盖伊刚走到一半,他的十几个随从也已上了桥,只听一声大叫:“拉呀!”

罗宾的两班弟兄事先已把桥两边压住圆木的泥土铲开,现在用力一拉,两根圆木就分了家,一根被拉向河的上游,一根则被拖向河的下游。随着一声巨响,盖伊和他的手下都跌到河水深处。若不是他的坐骑又把他拉回岸边的话,盖伊穿着这沉重的盔甲,一定会被淹死的。他的一个随从被湍急的水流吞噬了,其他的人根本顾不上去救别人。他们一个个使出浑身的解数,爬回岸

边。

现在，盖伊抖抖嗦嗦地站在岸上诅咒着。桥没了，他们就无法过河。这时，河对岸的林子深处出现三个人，中间的是罗宾，小约翰和威尔·施卡里分别站在他的左右两侧。

“快快放箭射他们，你们这群混蛋！”盖伊气急败坏地吼，“我们要抓的强盗就在眼前，你们难道愿意让他们安安稳稳地在那里嘲笑我们吗？”

“住口！”罗宾叫道，“我的人已把你们团团围住了，谁敢先放一箭，他就死定了。到目前为止，盖伊，我和弟兄们不过跟你们开了个小小的玩笑而已，假如要命的话，趁早收兵回去吧！”

“回去？没那么容易！”盖伊狂叫着，“不叫你从舍伍德森林里滚出去，不绞死你这个流氓，我盖伊誓不罢休！”

“那么，咱们走着瞧吧！”罗宾回敬道，“我们限你在天黑前撤出森林。假如你要坚持的话，后果可是要由你自己负责啊！”

“射呀，伙计们！”盖伊气疯了，“快，快给我一张弓。”但是他们还没来得及将箭扣到弦上，这三个人已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在罗宾他们的藏身之处和盖伊一伙人之间只有这条大河还有那里流淌。整个森林又归于一片寂静，连个人的影子都没有，但盖伊和他的手下们总觉得有无数只无形的眼睛在盯着他们。所以盖伊只好带着部下灰溜溜地回到圣马利亚教堂。从那之后，又有许多人来投奔罗宾，罗宾仍然是只选些勇敢善战的留下。在这一时期，罗宾已经有了一百四五十个弟兄，力量非常强大了。跟常人相比，这些弟兄们作战时一个顶俩。

从那时候起，罗宾就被称作“舍伍德森林之王”。

第七章　修道士投奔罗宾

一天早晨，罗宾佩上剑，拿着弓，带着小约翰和马奇出门去

了。午后时分，他们来到通往一条河边的小路上，并且在路旁的草丛里藏好身。在靠近水浅的地方，一个穿着修士道袍的身材高大的人坐在土墩上，他的道袍下摆挽在腰际。他正在大口吃着一块鹿肉馅饼，他的身旁放着一把大酒壶。看到这个大酒壶，这三人立即觉得口渴无比。

"你们俩呆在这儿，"罗宾发话了，"我去跟这个胖修士开个玩笑。小约翰，他与你可真是旗鼓相当啊！"

罗宾大步朝修士走去，修士只瞟了他一眼，随后又旁若无人地大嚼特嚼他的鹿肉馅饼。罗宾径直朝他走去，猛地抽出佩剑，剑尖直指着修士的前胸。

"嗨！"罗宾粗硬地打了个招呼，"你，起来把我背过河去，以免河水弄湿了我的脚。"

修士把吃了一半的馅饼放下，叹了口气说："背就背吧！来，爬到我背上来吧！"修士弯了腰，罗宾爬到他背上去，手里紧紧抓着自己的剑。修士一步步探着水，向前趟。河中间的水有齐腰那么深。修士走到河对岸，罗宾从他背上滑下来。不料，修士却敏捷地反身一把抓住了他，抢过罗宾的佩剑，把罗宾摔了个狗啃泥。

"该我骑你了！"修士说，"小家伙，快起来！把我背回对岸去，我的饭还没吃完呢，否则，我就用你的这把剑劈了你！"罗宾知道没辙了——修士这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罗宾只好弯下腰，让修士爬到他背上去，可是修士分量太重了，压得罗宾哼哧哼哧直喘气。

当他们到对岸的时候，胖修士笨拙地从罗宾背上爬下来。这时，罗宾猛地一猫腰，跳到后面，一拳把修士打得晕头转向，剑也掉到了地上。罗宾跳过去，一下将剑抢在手里。"先别吃饭了，修士，"他说，"快把我再背回去，老实点，不然我就割下你的一只耳朵。"

修士只好又背着罗宾走到水中，但当他走到河中间的时候，

他猛地来了个几乎一百八十度的大鞠躬，将罗宾从他背上甩到水里。“好了，你这个没礼貌的小子，要么游过去，要么就淹死吧。”修士嘟囔着，“我可要回去吃饭了！”

修士回去吃饭了，留下罗宾一人从河里爬上岸来。这次经历使罗宾觉得十分有意思，因而他一直笑眯眯的。罗宾将剑放回鞘中，浑身上下淌着水，又走到修士身旁。

“你是个勇敢的修士，”罗宾称赞说，“请问尊姓大名。”

“人人都叫我卷袍修士，小子，怎么称呼你呢？”

“罗宾，但好多人管我叫罗宾汉。”

修士笑着向后退了一步，问：“什么？我居然骑在罗宾的背上？骑在一个把盖伊剥了衣服叫他倒骑马回去，又让纽瓦克修道院院长大破其财的英雄背上？”

“就算是这样吧，”罗宾回道，“可是，修士，我也骑在你背上了呀！在我们舍伍德森林里，有你吃不完的肉，喝不完的酒。我今天是特意出来寻访你的。”

“今天可让我碰上了一个和我一样讨厌大主教和修道院院长的人了！”修士说，“我也不喜欢国王的鹿。但是，罗宾，你们舍伍德森林里是不是也搞禁食节那一套啊？”

罗宾赶快说：“你要是愿意加入到我们弟兄中来的话，过多少个禁食节，全凭你说句话！”

“啊，不要诱惑我，罗宾汉，不要诱惑我！我可是圣洁的人哪！”

“修士，肥美的鹿肉，一流的烹调手艺，不时还有烤天鹅和山鸡，还有喝不尽的美酒。来吧，修士！我听说你还是个烹饪高手呢，这正是我们要请你来的原因啊！”

“够了，罗宾，我向你投降！”胖修士笑着说，“我这个在上帝面前有罪的人抵挡不住你的诱惑了！”

“我们的队伍中也有了自己的牧师了！”罗宾一边说着，一边做了个手势。施卡里和小约翰看到手势，随即跑了出来。卷袍

修士看着小约翰那高大的块头，对罗宾叹了口气说：“好罗宾，假如我们队伍中留着这么个小娃娃，恐怕我们得一路带着奶瓶走喽！”

“修士，要不是看在你穿着这身衣服的份上，”小约翰回敬道，“单冲你这句话，我就会去砍根棍子来，把你打得趴下。”“去啊，小家伙，咱们来比一比高低！”修士挑衅说，“他们都管我叫卷袍修士，就是因为我爱卷起袍子打架。我们来比划两下，我管保叫你哭着求饶。”

“这是不是比试的地方，我们回到山谷里再比吧。”罗宾催促着，“修士，你准备好了吗？我们走吧！”

据说在英国中部没有人比卷袍修士更勇敢，更乐观了，现在罗宾也把他争取入伙了。卷袍修士不但善战，还唱得一口好歌，做得一手好菜。

第八章　罗宾汉赢得银箭

由于罗宾和弟兄们是为穷人争取权利，反抗那些剥削和压迫穷人的爵爷们和教堂里的那帮坏家伙，他们的名声很快传出去了。他们活动的势力范围不觉中也已扩大到英国中部的北方地区——约克郡了。四乡八邻的人们时常暗中给罗宾和弟兄们提供帮助。这时的英国是在约翰亲王的统治下。贝伦格丽亚皇后和艾莉诺皇太后由于要筹集一大笔款项去赎回吃了败仗、被囚禁在奥地利路浦德城格拉茨城堡中的理查王，向全英国的人民征收繁重的苛捐杂税。

尽管约翰亲王怕他哥哥回来，他也不得不帮忙筹集这笔赎金，所以他来到了中部地区。诺丁汉的郡长，罗伯特·德·海瑙是约翰亲王的亲信，而且他也从约翰亲王那儿捞到过不少好处，因此他决定在约翰亲王到来的时候要以亲王的名义举行一次比

武大赛。碰巧，磨坊主的儿子，小马奇去看望他父亲，就顺便带回了这次比武大赛的消息。

“比武第三天的赛事将是最精彩的。”马奇说，“第三天是先比剑，再比射箭。最佳射手的奖品是一只镶金羽的银箭和一把银弓。”

罗宾若有所思地说道：“我要把那只银弓挂到我的肩上，银箭放到我的箭袋里！”

“我的好主人，这可太冒险了。”小约翰警告他，“诺丁汉城里不知道有多少人等着去领那要你人头的50个金币呢！”“但那儿也会有很多人保护我，使得郡长无法加害于我啊！”罗宾仍然坚持着，“小约翰，我们要去参加那银弓及银箭的角逐赛。拿出我们最近缴获的衣服和盔甲，让几十个弟兄伪装打扮起来，我将要去领取郡长的这份大奖。”

他们很快准备就绪，指定哪些人去诺丁汉看罗宾参加比赛并制定出伪装的具体方案。

比武开始的那天，派克广场来了几个身上沾满饭粒和面粉的磨坊工人、帽沿拉到眼睛上的放牛人，还有拄着拐杖一瘸一拐的身材高大的乞丐。其实，这乞丐是小约翰化装的，他觉得这身装束最适合他。他们这群人都在看赛剑，为获胜者大声喝彩。

比武大赛到了第三天，仍然是人山人海。诺丁汉难得有大人物光临，因而方圆数里的人们都挤着来看热闹。看台上坐着约翰亲王、郡长以及众多服饰华丽的骑士和贵妇人们。剑手们的比赛刚一结束，人们就在场子上竖起一块靶，射箭比赛就要开始了。大约有60名选手要参加射箭角逐，因此人群也一窝蜂地拥到了栅栏两旁。在这近60名跃跃欲试的射手中间有一个穿着破衣服，戴着烂帽子，蓬头垢面的老头。约翰亲王看到这些高大的射手中间有那样个衣衫褴褛的老家伙，就探身去叫那些管事的过来询问：“喂！那个臭要饭的混在射手里面做什么？他要干什么？”

“殿下，”管事的回答道，“他要求参加比赛，说是要赢那支银弓和银箭呢！”

人群里响起了一阵哄笑声，但是那老头向管事的挥了挥拳头，转过身来，走向约翰亲王。

“尊贵的殿下，”他尖声说道，“我，彭达村的何顿，比起那些吃牛肉长大的小子们不会逊色的。”

郡长高声喊道：“管事的，把他给我轰出去！”

“算了，”约翰亲王发话了，“让他射吧！假如他不能射到靶子上的话，再把他的名字除去不迟。”

现在射手们都排好了队，每组六人，开始了第一轮比赛。在这轮比赛中，每组都将选出一人参加大奖的争夺赛。轮到彭达村的何顿了，他射的箭比同一组的其他的人的箭离靶心近了3英寸。“运气，纯粹是运气。”

管事的生气地嚷嚷起来，因为他心里一直希望老何顿被打败。现在还剩下12个人进行比赛。老何顿射得最好，但他们都认为他只不过是凭运气而已。场上又竖起一个大靶子，这12个人每人只可射三次，但如果一次都没中靶的话就要被淘汰。射手与靶的距离是120码。

前面两名射手均无一射中靶，因而他们带着惭愧的神情退下去了。下面轮到休伯特了，他的箭镞离靶正中心仅有6英寸，后边又有两人，射在靶子的边缘上。终于轮到老何顿出场了，他笑着走出场，他好像都没瞄准一下就把箭射了出去，之后转身就走。

“这种小孩子的把戏！”他边走边说。

但这时靠近靶区的人群都惊叫起来了，老何顿的箭离正中心仅差半英寸。

接着，人群又一声惊叫，因为约翰的射手——亨利，射的箭离老何顿的箭仅有八分之一英寸。

在这一轮中，再没有别的选手超过他们，而且后来又有三人

未射中靶，所以只剩下七个人参加第二轮的比赛了。由于老何顿刚才射得最好，当新靶竖起的时候，老何顿第一个出场，他这次射的时候稍微比上次用心了点。

他射完临转身走的时候咕哝着："也该竖个值得一显身手的靶子，往这么大个白东西上射，还不就跟向水塘中丢块石头那么容易。"

站在靶子那一头的观念又欢呼起来，人们高兴地抛着帽子，喊着何顿的名子，因为这次何顿的箭又穿过了靶心。但当约翰亲王的射手亨利射的时候，人群中又欢声雷动——亨利一箭将何顿射去的箭劈为两半儿。

"伙计，"何顿跟亨利说，"不管是诺曼底人还是英格兰人，像我们俩这样的射手不多。我佩服有你这样好箭法的人！"

亨利也惊奇地打量着这位老人："何顿先生，我该向您讨教一二呢，我是使出了最高水平射的，而您好像是漫不经意就射中了。"

"以后，或许吧，"何顿说，"我们还是先去看看郡长的射手成绩如何吧！"尽管休伯特瞄准了半天，他的箭离靶心还是有两英寸，休伯特不由得咒骂起来。但当他看到这七个人中又有两人没有中靶时，他又高兴起来了。现在参加最后一轮比赛的只剩下五个人了，只有何顿与亨利的成绩在他之上。

那个管事的，转向约翰亲王的坐处，大声宣布了最后一轮比赛五名选手的名字，约翰亲王向他示意，叫道："管事的，把他们都带到我这里来！"

因此这五个人就一字儿排开，站在看台前。右起第一个人是亨利，其次是彭达村的何顿。约翰亲王对他的手下点点头赞许地说："亨利，好好干啊！我要在银号里装满银便士赏赐给你！"

"殿下，"老何顿又尖声叫起来了，"可是，他还没赢呢！要是我赢了他，你在我的小号里也会装满银便士吗？"

"嗬！你赢得了亨利？"约翰亲王简直不屑一顾，"嗯，如果你

能战胜这么一位高明的射手，我也会在给你的小号里装满银便士的。”

“谢谢你，殿下。自从一个诺曼底强盗夺走了我的田地以来，我老婆一直想要一条新裙子，有这些钱，我可要给她买条漂亮点的了。”

“哼！”约翰亲王又发起怒来，“你竟然敢当着我们的面说诺曼底强盗，亨利打败你，领走银号后，我就要把你的右手砍掉。管事的，领着他们去比赛吧，可要仔细看好这老恶棍，免得他射完后溜走了。”

这五个人排成一行，轮流射一个更小一点的靶子，这次是由休伯特首先射。他离靶心还差半个英寸，退下来时，他苦恼地皱着眉头。当老何顿的箭射中靶心时，人群中发出一阵欢呼声，但是何顿也没射到靶的正中心。然后，轮到亨利了，他的箭与老何顿的箭并排，所以这两箭简直分不出高下。另外两人比休伯特射得还差，所以他们就被淘汰了。

“大人，”管事的对郡长说，“亨利和彭达村的何顿难见分晓，他们还得再射一次。”亨利走上前去，瞄了好一阵子，然后才把箭射出。人群中又响起阵阵掌声，亨利的箭又一次中靶，只不过稍稍偏左了一点。

“老笨蛋，”约翰亲王看到自己的手下射得很好，兴奋地叫着，“这次轮到你了。趁着手还没被砍掉，最后再射一箭吧！”

何顿面无惧色地走上前去，人们都注意到，这次他瞄得很认真。箭从弦上飞了出去，人群又一次欢声雷动，这次何顿的箭将亨利射去的箭劈为两半儿，稳稳地射在靶子正中心。

“殿下，”老何顿说，“对着白墙上的靶子射击，不过是小孩子们的游戏！还是在 150 码以外插根剥了皮的柳条吧，先将柳条劈开的人得银号！”

“老笨蛋，”约翰亲王说，“我们就是在这里坐到圣诞节，都等不到那样的好射手。从来还没有人能射中那样的目标。”

“大人，”亨利说，“我倒是听说过这样的射法，有一次我还射中了靶子，不过人和靶子间仅有50码的距离。如果这老人愿意的话，我倒也愿意试试。”

“那样好吧，”约翰亲王说，“每人射一箭，离柳条最近的人就可得到银号和银箭。”人们把最后一轮比赛用的靶子撤下去了，在地上插一根剥了皮的柳条，并且管事的还仔细丈量了射手与柳条间的距离。

何顿对他的对手说：“你先射吧！现在正好有云彩遮住太阳光，我把这个有利条件让给你！”

“老先生，”亨利说，“谢谢你，你可真是一位又公正又义气的老人呵！但隔着这么远的距离，没人能射中柳条，假如都没射中的话，我们可以再换个靶子射。”亨利花了很长时间瞄准，因为有点小风，他两度把弓放下来。最后，他把箭射了出去，他的箭从柳条旁擦过，人群中发出“噢！噢”的欢呼声。

“好亨利，射得好！”老何顿连声赞叹。一边说着话，他一边弯腰到地上拉了几根小草，抛到空中，以便测知风向。他拨拨弓弦，然后把箭搭上。他走到射台上，仔细地瞄准，然后将箭放了出去。他的箭把柳条一劈为二，这下子人群像炸开了锅般地欢呼起来。

老何顿转身向亨利伸出一只手，说：“亨利先生，小号虽归我了，但是你可以拿走小号里的银便士，因为你的箭法比我高明得多。”

但亨利摇摇头说：“老人家，我有使不完的便士，荣誉是你的，这是公正的，你全拿走吧，希望有机会我们再比比箭术。”“机会肯定是会有的。”何顿说，“现在我要去领奖了。”

他走到亲王面前，约翰亲王十二万分不情愿地一手拿着装满银便士的银号，一手拿着美丽绝伦的镶有金羽的银箭。亲王皱着眉，忿忿地对他说：“老东西！我真希望能砍下你的右手，而不愿意看着你领走这些奖品。拿着这些东西，快滚吧！”

“殿下，谢谢你这份奖品，更谢谢你这番教诲。”何顿一边说一边接过小号和箭。他迅速挥舞着小号，把里面装的银便士都洒向围观的人群，同时他飞速地离开了约翰亲王和郡长的看台。“快——快抓住那个人！”约翰亲王大叫道，“他肯定是个化了装的强盗，不然，像他那样的人是不会白白把银便士扔出去的。”

但是何顿这时已走出了人群，弦上早已扣好一支箭，他的箭直指向约翰亲王的前胸，大声喊道：“约翰亲王，快收回成命吧，不然你就死定了！”

约翰亲王赶紧惊恐万状地尖叫：“放他走吧！放他走吧！”

盖伊一直在关注着比赛，他还特别留神老何顿。这时，他抢上前来，一把拉掉这位神射手的旧帽子。帽子掉了，而罗宾用以掩饰真实面目的又旧又脏的灰色假发，和假胡子也都掉下来了。“抓住他，他是罗宾汉！”盖伊大喊，“抓强盗！抓住者赏 50 个金马克——”

但他还没来得及再喊出口，就被身后那瘸叫化子的一记闷棍打得人事不省。这时，小约翰扯开嗓子大声叫着：“罗宾汉！罗宾汉！我们英国人的罗宾汉！”

又有 20 多人，拿着大棒子，左挥右舞，从围在四周的人群中冲出一条路来。罗宾也把弓挂到肩上，以便空出手来去捡起一根大棒与弟兄们一起冲出重围。这时，小约翰的话奏效了，诺丁汉的萨克逊人纷纷起来抗击约翰亲王的那帮诺曼底走狗。还不到 5 分钟，就有十几处打成一团。而约翰亲王和郡长早就双双逃命去了，罗宾和弟兄们安全地从比武场地撤退了。

在比武场外维持秩序的兵丁这时冲了进来，他们试图拔出剑去阻挡罗宾一行人。但罗宾和小约翰迅疾冲出去，手中的大棒挥舞得呼呼风响，将那些兵丁们手中的剑震断的震断，挑飞的挑飞。随后，威尔·施卡里、马奇和大队人马也赶到了，他们在兵丁们的脑袋上猛打，使得这些无用的兵丁个个拔腿就跑。诺丁汉城的老百姓，看到约翰亲王的狗腿子们被打得落花流水，个个拍手

称快。

如潮的人们堵住了郡长派去追捕罗宾等人的部队，使罗宾他们无一人受伤，安全地返回到森林里。

“罗宾，这可真是一次有趣的冒险啊！”他们吃饭时，小约翰感慨道，“但是我们这一个月不能再去诺丁汉了。”

第九章　营救玛丽安

诺丁汉城的比武大赛过了两个星期后，艾萨霸·德·贝兰米找到圣马利亚教堂的主教——雨果·德·海瑙。雨果在他的舒适的屋中欢迎了他的这位同党并命令拿来一壶上好的酒，边喝边听艾萨霸的来意。

“夏天就要过去了，”艾萨霸说道，“雨果主教，我想在收庄稼前把婚事办了。”

“嗯，是个明智的决定。”雨果主教点点头，“因此你到我这里来是想请我派名神父跟你到贝兰米的小教堂去主婚，是吗？”

“神父当然是要的，”艾萨霸说，“并且还有我的新娘。这可是我派出 30 个弟兄帮你去舍伍德森林剪除那群不法之徒时达成的交易啊！”

“是有这么个交易，”雨果主教不满地说：“可你就甭再提那次交易的事了吧！”“交易就是交易。”艾萨霸丝毫不让步。

“我们再坐下好好谈一谈吧！你说你想要娶那个姑娘，是吗？”雨果主教仍在那里打哈哈。

“没错，我们是有约在先的。”

雨果主教飞快地转起了脑筋，他想到他不能破坏与艾萨霸之间的关系，就说：“好吧，反正那姑娘无意于作修女，总是要嫁出去的。我会派人到卡里斯去，命令她准备一下，嫁给你。”

“什么时候？”艾萨霸阴险地追问道。

雨果主教只好应允:“我明天就会派人去。”

“主教大人,你听着,”艾萨霸说,“你可别想耍什么花招啊!让你的大管家,盖伊,在本周之内带上十几个能干的弟兄,把那姑娘送到我的贝兰米城堡。另外,再派一名神父前往贝兰米为我们主婚,那时这笔交易才算完结,是吗?”

雨果主教看到别无他法,只好不情愿地点点头。艾萨霸一走,他就派人把盖伊叫来,交待了一下情况。

“盖伊,你明天带人动身去卡里斯接那姑娘。”雨果主教下了指示,“去的人都要挑精良的马骑,注意,一定要带上最好的武器。走的途中,尽量避开罗宾那一伙人,确保把那姑娘平安送到贝兰米。”

盖伊出去执行主教的命令了。

第二天罗宾汉他们的藏身处来了一个乞丐,他就是每天到外面去打听消息的探子。他向罗宾报告了盖伊去卡里斯接玛丽安的事。

“噢,”罗宾问,“但他们准备把她带到哪里去?肯定不会是接到教堂去了,那地方不适合她,是吗?”

“他们送她到贝兰米城堡去与艾萨霸成亲。”

“什么?”罗宾叫了起来,“把玛丽安这样漂亮的姑娘嫁给那个豺狼?我说这事绝对行不通。艾萨霸的一个老婆已被他在魔窟里折磨死了,只要我还在舍伍德森林一天,就绝对不允许这一类事情发生。我们现在赶快带几十个弟兄,穿上从盖伊那群饭桶那里缴来的盔甲,在他去艾萨霸的城堡的路上埋伏起来。”

他们很快就准备好了。罗宾派出几名探子去侦察盖伊到魔窟去所走的路线。估计着时间差不多了,罗宾和弟兄们就在沃瑟普城外不远处的路旁草丛里埋伏起来。等了大半个上午也没见到一个人影,他们开始怀疑盖伊那伙人可能改了路线。这时候,罗宾看到有几名兵丁从约克郡城边骑着马过来,甚至都可以听到他们的谈话声和身后的马蹄声了。当他们还在20码以外的

地方，罗宾孤身一人站到了路当中，他看到盖伊穿着厚盔甲走在前面。盖伊的身后就是他们从卡里斯护送到艾萨霸那里去成亲的玛丽安，她骑在一匹白色的高头大马上。

罗宾站在路中间，将箭搭在弦上，而盖伊的队伍中走在最前头的两个人见到这一情形，都站住了。

“盖伊，站住！”罗宾叫道，“乖乖地把这姑娘送回卡里斯去，我不伤害你一根毫毛！”

后来，人们说在那一刻，当玛丽安看到罗宾只身一人站在那里拦截 20 多人时，她就爱上了他。这整个的旅途对她来说无异是一场可怕的恶梦。她想到要被送到魔窟去，心里就怕得要命，但她是受雨果主教监护的，又不敢不遵从他的命令。这时，盖伊指着站在路中间的好汉大声喊叫起来：“抓住他！他是罗宾汉！谁抓住他，就赏 50 个金马克！抓住他，你们这群笨蛋！”

在那个时代，50 个金马克可以买一座农庄还绰绰有余，因此盖伊的手下根本不用再下命令，早就豁出了命拼上了。走在最前头的两个人策马朝罗宾冲来，罗宾轻轻一扣箭，正射中第一匹马的脑袋，这匹马倒在地上，第二匹冲过来的马被绊了个正着。这两个家伙，一个被死马压在身下，另一个被受惊的马踢了一蹄子，在地上好半天都动不了身。

“难道我总是要被这帮流氓像恶狗般地缠着吗？”盖伊气红了眼，“其余的人，快抓住他！抓住这个强盗！”

他们都在诺丁汉的比武大赛上见识了罗宾高明的箭术，因而当他们看到罗宾又在弦上扣了一支箭时，谁也不敢再轻举妄动了。盖伊咒骂着，拔剑纵马向罗宾冲去。正好这时，罗宾举起银号吹了一声，两边的林子像活了一样，钻出许多全副武装的人来。他们将玛丽安和盖伊一伙人团团围住，而罗宾一哈腰闪开冲过来的敌人，避开了他手中的剑。

盖伊又要勒转马头，再次向罗宾冲来。罗宾大叫：“无耻的盖伊！有种的就给我滚下马来，我们一对一地比划两下。”盖伊回

头一看,罗宾的人马是他的两倍还多,而且他的手下也都被解除了武装且被罗宾的人绑起来了。于是,他就丢下玛丽安不管,慌不择路地逃命去了。

罗宾看那家伙差不多狂奔到了100码以外,他举起了弓,那强劲的箭正中马的前身,马应声倒在地上,盖伊这家伙也被摔了下来。罗宾朝他走去,用脚踢了踢盖伊,笑道:“怎么啦,伙计?这种护送可不算尽职啊!让姑娘孤零零地落到强人手上,这可不是一个忠心耿耿的大管家的所为吧!这种事要是传到雨果主教耳中,你说他会怎么样呢?”

盖伊挣扎着爬起身来,恶狠狠地说:“别取笑了!我若是手上有剑的话,就没你取笑的份了!”

罗宾指着盖伊掉在地上的剑说:“去把剑拿来呀!别看你穿着盔甲,我穿着短装,也照样能和你较量一番。大管事的,我们就在这里比,如何?我敢说,你肯定愿意为你护送的姑娘拼上一阵子吧?”

盖伊知道不较量一下是不行了。他不指望能从罗宾一班人手中抢回玛丽安,可是他的马死了,连逃跑的机会都没了。因而他绷着脸说:“就算我赢了你,你的手下也会把我杀死的。”

罗宾不屑地说:“我知道,这是你们诺曼底人的卑鄙行径,我们这些好汉是不耻于那么做的。盖伊,你倘若赢了我,我保证让你平安地回到你主子那里,可这姑娘却不能去艾萨霸的魔窟。捡起你的剑吧,我倒要见识见识你的本领。”

盖伊只好去拾起剑来,当他站起身的时候罗宾已摆好了架式。他们开始了一场你死我活的厮杀,只见剑光闪闪,叮铛之声不绝于耳。罗宾的弟兄们将盖伊的部下缴了械,捆起来后,都跑出来观战。玛丽安也驱马前去,衷心地希望她的救命恩人平安无恙。

他们在阳光底下较量了10多分钟,盖伊穿着厚重的盔甲,此时已是气喘吁吁的了。他使出浑身的解数去抵抗罗宾的进攻,

却也无济于事。最后，人人都能看得出，罗宾唇边带着一抹笑意，不过是在戏耍他的对手罢了。

“盖伊，可要稳着点儿。”罗宾还在戏谑他，“伙计，喘口气，歇歇吧！假如主教大人再没更好的剑手了，那他的教堂可不是很牢靠噢。这下刺得太差了嘛——再来一次！”

围观的人都笑出声来了，这下可把盖伊气疯了。他猛地连出几招，都被罗宾轻轻地化解开了。忽然，犹如电光一闪，众人还没弄清是怎么一回事，盖伊的剑就又飞落到草丛里了。“现在，大管事的，”罗宾用剑尖指着盖伊问道，“我们该如何处置你呢？我们已经有了一套你的盔甲，这一套要是再缴上来，也太于心不忍了。”

盖伊忿忿地说：“别再取笑了！你杀了我吧！”

罗宾说：“可是今天不宜杀人啊。我要派你递话给雨果主教，就说这姑娘已被安全送回卡里斯去了，你还要告诉他，要是艾萨霸再提起这桩婚事的话，我就要放火烧毁他的魔窟。”

盖伊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又问道：“你是说，放我走？”“我留着你有什么用？”罗宾说，“那还不是白白浪费我们的粮食？我们在舍伍德森林中猎鹿，不是为了要养活你这样的饭桶！”

罗宾转身向小约翰招招手，道：“把这些人再捆结实点，两只手都捆在背后，这样他们就不能互相松绑了。把盖伊的两手也绑到后边，再把他丢到马上，经过这番斗剑他也该累坏了。盖伊，你领着这帮狗腿子给我滚吧！去哪儿都行，只是不许再到森林里与我为难，下次再被我抓住，可就没有那样容易脱身了！”

小约翰和弟兄们很快依照吩咐做完了，罗宾看着盖伊这一伙人灰溜溜向圣马利亚大教堂的方向走去。然后，罗宾又转向仍然坐在白马上的玛丽安。她身材苗条，面容姣好，配上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和金黄色的头发，一望就知道是个好姑娘。玛丽安的父亲死后，就由雨果主教作她的监护人，成年后，得经雨果主教

的许可才能嫁人。罗宾朝她一躬身表示敬意，然后说："我们把你从艾萨霸·德·贝兰米的手下救了出来，现在，假如你愿意，我们马上就送你回卡里斯去。"

"好先生，"玛丽安开口道，"我已不愿回到卡里斯去，我若回去的话，还得要任由雨果主教摆布，他或许又会把我送给他那魔窟里的狐朋狗友。"

"这倒也是，"罗宾说，"可是像你这样漂亮的姑娘总不能没人保护，也没个地方住而去四处流浪啊！我知道，你所有的土地和财产都在你的监护人雨果主教的魔掌中。假如不回卡里斯去，你能到哪儿去呢？"

玛丽安羞红了脸，低垂着头说："尽管我听说过许多关于罗宾汉的可怕的故事，可是我眼见的却是一些诚实善良的人们，难道我会不愿意留在他们身边吗？"

罗宾走到她面前，盯着她的眼睛说："你愿意跟我们在一起，可真让我们高兴，但森林里不适合姑娘们，你们从小都吃住不愁的，到这里来，能行吗？我们在林子里的生活很艰苦，你会感到厌倦的。"

"好罗宾，"玛丽安恳求道，"我宁愿穿得破破烂烂的在信得过的人当中过着自由的生活，也不愿意去过那奢华而每天都要提心吊胆的日子。给我个容身的地方吧，等我有继承权的时候，我将会报答你们的！"

"不，"罗宾说，"这倒不是要不要你报答的问题。小约翰，你说，我们能满足她的心愿，将这朵美丽的花儿栽在我们的林子里吗？"

玛丽安又赶紧向小约翰恳求道："我的好人，请帮我向你们的头领求个情吧！我懂一些医药知识，能帮助护理伤员，我还可以缝衣、煮饭。"

"行，罗宾！"小约翰说，"她可以去和施卡里的老婆作伴。而且，她说她懂点医药知识，她就能治治施卡里老婆的病。他老

婆的舌头又刁又辣，要是治好了的话，可怜的施卡里就会过上舒坦清静的日子喽。”

玛丽安接着恳求：“好罗宾，你想想，我要是被送到魔窟去会有什么样的日子过？难道森林里的日子不比那儿强得多吗？”

“若是让你过那种日子，”罗宾回答，“我情愿让诺丁汉的郡长把我绞死。玛丽安，是没别的法子了，的确，假如把你送回卡里斯，艾萨霸迟早还是会把你弄去的，而雨果主教一发话，你又无处可逃。但是，在我们这儿，可是太委屈你这样一位姑娘啦！”

玛丽安低下头来，看着罗宾说：“这是我心甘情愿选择的生活，跟你们呆在一块，我会十分高兴。现在，我们走吧，免得盖伊带人追来！”

罗宾笑着说：“如果我们生活中的难题就只是和盖伊作战的话，日子就太好打发了。玛丽安，你来做我们舍伍德森林的女王吧！”罗宾又转过身子，问兄弟们，“兄弟们，你们说，我们让她做统领全军的舍伍德森林的女王怎么样？”

弟兄们都高声欢呼起来，声浪恐怕都可以传到圣玛利亚大教堂的雨果主教耳中。罗宾走上前去，拉住玛丽安的手说：“要知道，舍伍德森林里还有个王呢，玛丽安。你愿意做我的皇后，成为舍伍德森林的皇后吗？”

“我愿意，”玛丽安羞答答地说，“在我一生中从没遇到过像你这样好的人，从今天起，我的一切都是你的。”

罗宾下令让队伍继续前进，回到他们密林中的家去。罗宾与玛丽安并肩前行，一路说着话。途中，小约翰走到罗宾身旁，插话说：“罗宾，多亏你把卷袍修士争取到我们队伍中来，要不然我们还要到圣玛利亚教堂去借神父。这下子可好了，一回去他就可以为你们主持婚礼。”

“不错，”罗宾说，“我们今天可要好好庆祝一下。我们要让卷袍修士为我们主婚以后再去张罗饭菜。”

他们举行了婚礼。人们都说在整个英格兰中部，再也找不出

第二个像玛丽安这样温柔可爱的妻子。尽管罗宾知道这回艾萨霸与他结上了死仇,可这丝毫影响不了罗宾的吃饭睡觉。眼下,艾萨霸并未采取什么行动,但他心里一直伺机报仇。

第十章　郡长出兵舍伍德森林

人们传说罗宾的队伍扩大到 100 多人了,郡长根本就不相信。这也难怪,每次人们见到罗宾的时候,他都只率领三四十个弟兄。郡长罗伯特寻思着,只要他亲自带上 80 个精壮的兵丁,一定可以将舍伍德森林里的那群不法之徒一网打尽。因而,他马上召集了 80 个兵丁,想去森林里活捉罗宾汉和他的弟兄们。

郡长吸取上次盖伊的惨痛教训,将人马分成两队前进,40 个由他的亲信休伯特率领,40 个由他亲自挂帅。休伯特带领人马,直接从诺丁汉向森林进发,而郡长领着 40 人绕道雨果主教的地盘,从洛克斯莱田庄进入森林。他已和休伯特约定在黑龙潭碰头。黑龙潭,也就是舍伍德森林深处的大水潭。郡长坚信他们分两队人马,从不同的路线进入森林,至少会碰上罗宾的几个弟兄。

那一天,天气酷热难当。郡长的人马穿着厚重的盔甲,个个汗流浃背。他们一边走着,一路在路边草丛里徒劳地敲打、搜寻着。林中早有许多双敏锐的眼睛在盯着他们的一举一动呢。进入森林是一回事,可要是想在森林里搜到人来可完全是另外一码子事。走了一整天,他们除了碰上两个衣衫褴褛的烧木炭的人外,再也没有见到别的什么人影。就这么两个烧木炭的,他们都说不知道罗宾与他弟兄们的情况。可郡长并没有认出这两个穿着破衣衫,面孔黝黑的人,是马奇和施卡里装扮的。郡长亲自盘查这两个人。由马奇装扮的那个人含糊不清地说:

"我听人家说,罗宾早已得到风声,说郡长要来抓他,因而他

就向着约克郡方向逃命去了。这是一个胖修士跟我讲的。”罗伯特·德·海瑙又问:“是一个个头很大的胖修士吗?噢,如果修士是独自一个人在舍伍德森林中的话,这人准是他们的卷袍修士,是罗宾一伙的。这个修士,往哪个方向走了?”“他朝北走了,他说他也要到约克郡去。”那伪装的烧炭工答道,“但是,大人,他也许是在撒谎,因为胖修士有时总爱瞎说一气。

郡长好像心情很好,点点头说道:“胖修士也爱撒谎呀。伙计,你听我说哪,我的人马今晚会在黑龙潭会合,如果你听到关于罗宾汉一伙的消息,就到那儿去告诉我,我会赏给你一个银马克。”

说完这些话,郡长就丢下这两个烧木炭的,命令队伍继续前进。直到他们的最后一个人也走得没影了,马奇和施卡里才穿过茂密的丛林去寻找躲在那里的罗宾和另外50名弟兄。马奇将他与郡长的对话汇报了一遍,惹得罗宾和小约翰捧腹大笑。“让他们去搜吧,”罗宾笑着说,“直到他们个个精疲力尽为止。罗伯特·德·海瑙比我想象中的还要笨哪,不然他也不会只带那么几个人到舍伍德森林里来。今晚,我们要到黑龙潭去歇脚。”

“马奇,你这小无赖,”卷袍修士叫起来了,“你居然敢跟郡长讲我是个大块头胖修士?”

马奇点点说:“我是这样说的。”

“你居然敢说我胖,简直让我这个圣徒也要大开杀戒了,至少我也得让你尝尝我棍子的厉害。”卷袍修士好像动了怒,“块头大,倒有可能,因为我不是一般的人嘛!马奇,但我绝对不胖。我一身全是厚实的肌肉,你接我一掌,就会见识我这身肌肉的厉害了。”

“好吧,修士。”马奇连忙应战,“郡长大人白费气力搜寻我们的时候,我们俩也可趁机比试一下掌力的劲头。”

“站好了,”卷袍修士叫道,“你先出掌吧!”

修士先摆好了架式,准备接招。马奇用力给他一掌,但是修

士只是两脚稍微动了动。修士满意地点点头说:“小伙子,像你这点儿年岁,有如此掌力,算是不错的了。现在该轮到我动手了。”

马奇也摆好架式,卷袍修士卷起袖子,做了一口深呼吸,猛地出了一掌。掌声未落就听扑通一声,马奇被摔了个仰面朝天。马奇躺在草地上好半天也动不了,卷袍修士和其他弟兄都围过去看他。

“好马奇,我不过稍微拍了你一下。”卷袍修士一脸得意相,“我要是动真格的话,你不知要翻几个滚。下次提及我的时候可别再说我胖了。”

不料,小马奇说:“我们再较量一个回合吧!”

罗宾急忙制止说:“现在不行了。几分钟以后休伯特率领人马就会向这条路走来。现在,你们都赶快上树,等他们走了以后再下来。这一整天里,他们在森林里一个人影也甭想看到。”几十双眼睛盯着休伯特的人马走过这片空地,而休伯特呢,的确是一个人影也不曾碰到。这时,离太阳落山还有个把钟头。一路上,郡长的手下不时发着牢骚。

一个说:“就派我们这几个人来森林里抓人,真是遭罪。”另一个应声道:“是啊。搜寻这么大片森林,派一个师来还差不多。郡长大人若是没玩腻这个游戏的话,我们就还要奉陪上几个星期。但据我所知,我们的路都走错了。到罗宾汉的据点一直要朝西走,过了黑龙潭还要走上几英里呢!”

他们的对话被罗宾听得一清二楚,他压低了声音说:“这个人对于我们的情况知道得太多了。我们赶快去和其他弟兄们会合,在天黑以前,把对付郡长的游戏准备停当。”

休伯特率着人马到达黑龙潭时,郡长一行早已到了。郡长因为这一整天一无所获,正大发雷霆呢。他们吃着带来的食物,布了些岗哨,做好了露营的准备。这时候,星星也已疏淡,使得阴森森的森林更加显得神秘莫测了。那时的人们都还非常迷信,因而

郡长的手下都紧张地盯着树影，惟恐有山妖、树精和魔鬼出现。他们相互讲述着在森林里出没的妖魔鬼怪的故事。一个人说："人们都传说这个潭里有恶龙出没。"

另一个人又说："听你这么一讲，我就想起了彭达村那个铁匠的故事。他到树林里来，碰上了妖怪，妖怪就迷得他一圈一圈地在原地打转，到第二天早晨，他就变成了斗鸡眼，人们根本搞不清他的眼是朝哪个方向看的。"

又有一个人说："可不是吗，从那以后，那个可怜的家伙就成了哑巴，他也无法告诉人们究竟都发生了些什么事情。"有一个听的人插嘴问道："那人们后来又是怎么知道发生的这些事呢？"

讲故事的人还没来得及回答，就听到一连串魔鬼的笑声，笑声从四面八方传来，在整个森林里回荡不绝。

他们个个面色惨白，眼睛死盯着黑暗处，却什么也看不到。其实这是罗宾存心吓唬他们，让他们无法休息，因此命弟兄们从各个方向制造种种怪笑声。郡长虽然心里也发毛，可还是壮着胆子，带上10个随从，向发出笑声的地方巡视一遍，可他什么也没发现。

"伙计们，没什么好害怕的。"郡长回来说道，其实他心里也没底，"一定是那帮强盗们想像戏耍吉斯伯恩的盖伊一样来耍弄我们。但是由于我们的力量太强大了，他们不敢进攻。"

魔鬼的笑声又从四面八方传来，这一次，笑声更加幽长凄厉，更加令人毛骨悚然。刚才还说着大话的郡长，牙齿也开始打起颤来，而士兵们手中紧紧地抓着剑，缩了成一团。他们睁着惊恐的眼睛盯着周围的无边黑暗。

一个人说："这不是人的笑声，这是山妖的声音。"

郡长忙不迭地在胸前划着十字，后悔没有带一名神父跟来。他想起了诺丁汉他那温暖舒适的床，他多么希望此刻能安安稳稳地躺在上面啊！

幽灵似的笑声,不时从四面八方传来。郡长在营地周围布置了八个人放哨,黑暗中他看见那八个人都还站在那里。郡长一直确信罗宾的人马绝对不会超过40个,再加上他布了八个岗哨,遇到危险时可以报警,他觉得还是没有什么真正的危险,心中也稍稍踏实了一点。

郡长的手下们对森林怀着莫名的恐惧,再加上不知从哪个方向发出的不绝于耳的怪笑声,他们偎在一起,抖抖嗦嗦地捱着时间。郡长本想去四周巡查一下,无奈手下都互相推诿,没一个愿意跟他去,他也就只得作罢。

天黑后两小时,郡长派人去换岗,却发现他原先派去放哨的八个士兵都变成了用木棍支撑着的稻草人。那八名岗哨,悄无声息而又神秘地消失了。吓破了胆子的郡长,嗓子都喊哑了,也没有回声,林子里只有吓人的怪笑声时起时落。

第十一章　郡长回家

情况更糟的是郡长根本派不动人去放哨。这些士兵个个心惊胆颤,不愿意离开大队人马,罗伯特·德·海瑙只好下令让全体士兵,拿着武器,整夜守望着。

到了午夜,森林里万籁俱寂,他们一心只想等到天亮,好去找寻失踪的弟兄。有的人已经开始有点瞌睡了,这时,有一个人看见黑龙潭畔有人影飞过,这个人吓得大叫起来。顺着他手指的方向,其余的人也都看到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第五个黑影像幽灵一样地飘过,飘入了树影深处。郡长吓得毛发直立,但他还是壮着胆子说:“伙计们,那群强盗终于露面了!快赶上去抓住他们!”

他和他的亲信休伯特,手里抓着剑,朝黑影消失的地方跑去。但等了一两分钟,也不见再有人影过来,他们只好又灰溜溜

地往回走，心里为自己的胆小而感到羞愧。但是一切都太迟了，郡长和休伯特又一下子没了踪影，仿佛是大地张开嘴巴将他们吞了下去。

原来是罗宾和弟兄们藏在暗处，用对付那八个哨兵的方法收拾了他们：用一个厚布口袋罩住头，没等他们喊叫就一棍子把他们打得人事不省，每个人嘴里又塞了些破布，以免他们苏醒过来时大声呼救。他们就这样被扛到这群好汉们的大本营，而此时郡长的那帮部下正在森林里手足无措地等着。

天亮的时候，郡长的兵丁在一起开了个会，有的人坚持要等到郡长回来统领他们，有的人说应该去寻找郡长等人，还有的人说在这么大魔鬼出没的森林里，他们根本别指望找到人。

“是潭里的恶龙把他们抓去了。”其中一个人说。

另一个人反对道：“不是龙，是森林里的妖怪。”

第一个人又说：“很明显，他们是被妖怪迷住了。如果是这样的话，我怀疑我们也将要被魔鬼迷住，在森林里转着圈子，最后被变成树或野猪。”

他们七嘴八舌地争论了好一阵子，最后大家都认为他们连罗宾汉一伙人的影子都没看见，就是去找罗伯特·德·海瑙也没用，最好还是回到诺丁汉去再作计划。

在森林里经过一天的劳顿、一个恐惧的不眠之夜，他们个个疲惫不堪，垂头丧气地动身返回。在归途中，他们连郡长的影子都没碰见。当他们告诉罗伯特·德·海瑙夫人郡长是如何失踪的时候，郡长太太咒骂他们是背弃主子的懦夫。

正当诺丁汉一片混乱的时候，被捆得结结实实的郡长、休伯特同另外八名哨兵正在罗宾他们的大本营里担惊受怕。他们闻到一阵煮肉的奇香，心里嘀咕着：不知罗宾会不会在吃饭前把他们绞死。他们被俘获的时候，每人头上都挨了一棍子，因而现在他们个个头痛欲裂，而郡长的头痛得最厉害，因为他头上那一棍子是小约翰的功劳。

饭菜仍散发出一阵阵令人垂涎三尺的香味，罗宾汉亲自来看望他的俘虏，并命令手下给郡长松了绑。

“罗伯特郡长，你最好别动逃跑的念头，”罗宾警告道，“你要是胆敢从这里跑出一步，我的箭就会跟你不客气。我管保你的手下都吃饱喝足，但郡长大人您呢，将与我们一起吃饭。”

郡长忿然答道：“我决不会与你们这帮强盗一起吃！”

“那就饿着吧，”罗宾也动了怒，“但你饿着肚子，还要被绑起来。要是你敬酒不吃吃罚酒的话，我们吃饭的时候，我还会叫两个人给你尝尝柳树条的味道。你愿意怎么样吧？”郡长无可奈何地说：“我能有什么选择呢。”

就这样，弟兄们很高兴地看到诺丁汉的郡长大人跟他们坐到一张桌子上吃饭。尽管玛丽安为他装满丰盛的饭菜，卷袍修士说一个人有个好胃口是天大的福气，小约翰狼吞虎咽地吃了一块又一块鹿肉，郡长大人却是总也提不起胃口。吃完饭后，罗宾叫郡长过来坐在他对面，说：“郡长，什么事情都没有白干的，甚至跟舍伍德森林之王一起吃顿饭，也不能是白吃的。卷袍修士，你说，我们该收他多少钱？”

“他还是个重要人物呢，就让他交出悬赏你人头的那50个金马克吧。”修士说。

“小约翰，你说呢？”

小约翰一边看着郡长，一边说：“噢，这位郡长是个容貌丑陋的禽兽，一脸小气相，如果他认为自己不值50个金马克的话，我们绞死他得了。”

郡长说：“但是我身上没带50个金马克。”

罗宾解释说：“你要是愿意答应的话，我们可以先扣个人质。你同意交出那笔赎金吗？”郡长不情愿地说：“那总比被绞死强得多啊！”

“那你对着我剑上的十字架起誓，说你回到诺丁汉三天内一定会把那笔钱放在黑龙潭边的那棵枯橡树底下。”

郡长望望天，又瞅瞅地，他可不愿意对任何人起誓。但当他看见小约翰拿了根绳子并开始在树上打结时，他忙不迭地发了誓。“现在，还有件小事尚未了结，”罗宾汉又说道，“玛丽安，亲爱的，请你给我取出一罐墨水和一支鹅毛笔来，我想郡长大人还是会写自己的名字的，现在我们要见识见识他的墨宝。”

罗宾说着，随手从旁边的箭袋里抽出一支箭，放在郡长面前的饭桌上。这时，玛丽安也拿来了笔和墨。罗宾将笔蘸了墨，交给罗伯特·德·海瑙，说：“郡长大人，请在箭杆上写下你自己的名字，可要清清楚楚地写好啊！”

郡长很不情愿地接过笔，等他写完后，罗宾满意地点点头。“会有用得上的那一天。”罗宾揶揄道，“郡长大人，你曾悬赏要我的脑袋，并还威胁要绞死我，你也曾像我在林中猎鹿一样派人到林中追踪我。到目前为止，我是够有耐心的了，你对我如此不友好，我却没有伤害你和你手下的那帮人。但我可要告诉你，你若胆敢再与我为难，我定要让这支写有你名字的箭穿透你那颗恶毒的心。”

郡长直勾勾地看着那支箭，一声没吭。

“今晚你就滚回诺丁汉去吧！”罗宾继续说道，“你可要记得自己发过的誓，如约在三天以内把钱送到黑龙潭的枯橡树下面。”

“我会把金子放在那儿的。”郡长瓮声瓮气地说。

“否则的话，”罗宾警告他，“你所看重的一个人可就要遭殃了。我要把你的亲信休伯特留下作人质，钱要没有及时送到，我就把他绞死。我知道，他在你的命令下杀了一个人，这人并没有犯什么罪。你杀他，只不过由于他是萨克逊人，而且你想收回他租种的田地。即便是休伯特干了这等伤天害理的事，你是如约把钱送到，我也不会惩罚他的。”

郡长沉着脸道：“我发了誓，而且也答应如约送来赎金，你还要我怎么样呢？”

“那好，等到天黑我就派人送你回去。”罗宾汉说道。

罗宾这道命令使郡长大为苦恼，他本想趁着大白天出去，趁机可以摸清罗宾大本营的方位，这下计划全落空了。他只好捱到天黑。天黑时，郡长正在一排茅屋中间东转西转，小约翰突然抓住了他，并给他头上蒙了个粗布口袋，然后又把他的手脚绑得结结实实的。

小约翰“安慰”他道：“郡长大人，我们不会害你的，但我们头儿发话让你这样里走出林子去。”

他们把郡长捆到一头骡子上，把他送出了舍伍德森林。郡长感到，骡子在万籁俱寂中走了大约几个钟头，最后他头上的布口袋才被揭走，这时已是繁星满天了。突然，后面有人卡住了他的脖子，他正要叫喊，嘴里就被塞进了一大团麻布，紧跟着一块毛巾把他的嘴给裹了个严严实实。然后，护送的人把他从骡子上扔下来，他抬头看到一堵高墙，他知道这下终于到了他的诺丁汉城墙边上。护送他的这几个好汉轻手轻脚地把他丢在城门边就回去了。

第十二章　罗宾汉与卖肉的

在舍伍德森林里，罗宾汉和弟兄们每天都有许多事要做。他们不仅要四处打猎以获取足够的食物，还要时时提防诺丁汉郡郡长、盖伊和其他一些恶人的刁难。尽管这样，罗宾还是有不少空闲的时间。

一天，正当罗宾汉和小约翰在森林里一条通向诺丁汉的大路上散步时，他们看到沿路走来一个卖肉的。这卖肉的正拉了一车子肉一路小跑到市场上去叫卖。

那是一个自命不凡的家伙。小约翰说，“他自视棍棒耍得天下无敌。他每周要从森林里走两趟，此人最喜欢与别人比试一下

棍棒。”

“一星期经过这儿两次？”罗宾说，“他却一次也没有向我们交纳买路钱啊！除了和你和卷袍修士比过两招，我已好久没摸棍子了。我要过去说几句话激激这个卖肉的，看能否激他与我打一架！”

“你肯定会输，我赌一个金币！”小约翰也来了精神。“好，赌定了！”罗宾笑道。他将自己的武器放在一边，砍了根上好的橡木棍，然后就大步流星地朝卖肉的走去。罗宾一只手放到马笼头上，卖肉的大喝一声：“你这无礼的小子，想要干什么？”

“你经常从我们这条路上走，”罗宾厉声说道：“但却从来未向我交纳过一文买路钱！先生，你还是快快送上买路钱吧！”

“你以为你是谁呀？”卖肉的嚷道，“你是森林守护官还是什么别的官？我可是为诺丁汉的好郡长效力的，你惹火了我，我就痛打你一顿。另外，郡长大人还会敲烂你的脑袋，让你为此吃尽苦头！”

“我是罗宾汉手下的，”罗宾又说，“假如你不愿向我进贡，就从车子上滚下来，我们来决一雌雄。”

“愿意奉陪！”卖肉的连声应道，他利落地跳下车，把棒在头顶舞得嗖嗖作响，招招向罗宾逼去。

与其说这是场恶战，人们觉得这更像是一次娴熟棍法的表演。虽然起先罗宾眼上挨了一棍子，但最后他一记漂亮的棍法还是把那卖肉的打倒在地。

“那枚金币归你了。”小约翰叫着跑过来。

卖肉的从地上坐起来，打量着罗宾。“这人挺不错的，”罗宾喊道，“小约翰，给他拿点酒来，我敢担保现在他脑袋要比我的脑袋嗡嗡响得厉害。”

“可不是吗！”那卖肉的呻吟着，“天哪，你那么瘦，竟然把我打败了。我想你准是罗宾汉本人，没别人了。”

“正是在下！”罗宾承认了。

“这样，被你打败也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事了。”卖肉的松了口气说，“现在，你要多少买路钱，我都给你。”

“不，不，”罗宾连声说道，“你头上挨了一棍子，已经将你的买路钱抵销了。现在，请随我到我们的住处去，看看有些什么东西款待你。”

他们一起吃完饭后，罗宾突然向卖肉的说道：“好朋友，我也想去卖一回肉。我出10个英镑，你愿意把马、平车连肉一起卖给我吗？我去卖肉的时候，你愿意呆在我们这儿吗？”

“我十分愿意了。”卖肉的回答。他们很快就做成了这笔交易。当罗宾换上卖肉的衣服时，威尔·施卡里顾虑重重地说：

“你这样做太冒险了！”

“但我决意要去。”罗宾回答说，“我厌倦了林子里这一成不变的生活——另外，我还想听听外面都有些什么消息。据说理查王现在被囚在欧洲的一个地方，但约翰亲王却无意派人去找他并把他赎回来。我去看看还有没有确切一点儿的消息。即便郡长认出我，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罗宾一边说着，一边戴上个黑眼罩，他爬上车子就一路晃晃悠悠地往诺丁汉方向去了。那天下午，他到了诺丁汉，把车子停在集市上，开始大声叫卖：“卖肉！卖肉！新鲜的肉！新鲜的肉，只卖一便士一磅！”

按他卖的价格根本无法养活一家老小，因而集上的人都断定，他作这一营生还没多久。那些节俭的主妇从未买过这么便宜的肉，此刻，她们都急切地挤在罗宾汉四周。

郡长夫人也挤在买肉的人群中，看到这些肉又好又新鲜，并且是些嫩腰肉，最关键的是这些肉极为便宜，她便要这卖肉的将车上所剩的肉都卖给她，并且邀他去吃顿饭。

罗宾愉快地接受了这个邀请。天黑的时候，罗宾将马和车都放在郡长家的马厩中，并又当了一回郡长家的座上客。那天晚上吃饭的时候，罗宾获悉很多他想知道的情况。他听说理查王确实

已成为阶下囚，但约翰亲王却向人们散布他已死的消息，以便自己登上王位。

“但是一个可恶的叫布隆德尔的家伙，去找寻理查王去了。”郡长又补充道，“他是个行吟诗人，所以他可以毫不受阻地到敌国去，盼望瘟疫快点要了他的命！”

罗宾又问：“那些爵爷、领主和骑士们愿意拥立约翰亲王即位吗？”

“问题就出在这里呀，”郡长忧虑地摇摇头说，“许多爵爷，比如采斯特伯爵，反对拥他为王，但我们会争取更多的人……”深夜的时候，郡长又偷偷地问罗宾是否卖给他一些有角的牲口——也就是活牛，而不是他们整日里吃的那种猪腿肉。

“好郡长大人，那种有角的牲口，我多得很，”罗宾回答，“我有300头之多。如果您想去看一下的话，我还有几亩上好的田地呢。我可以像我父亲传给我的那样出让给您。”

郡长说：“我的好先生，我感兴趣的是你那些有角的牲口。明天我会跟你去看看，假如我满意的话，我会出个大价钱把你那一群牲口全买下来。”

罗宾汉在郡长府上舒舒服服地睡了个好觉，第二天早晨又吃了顿丰盛的早餐。然后，郡长带了两名随从，跟他一起出发去看他那些有角的牲口。

他们刚出发的时候，郡长看起来兴致不错，一路上与罗宾有说有笑。但当他们向舍伍德森林深处走得越远，他变得越发沉默起来。

“卖肉的朋友，我们还要走很远吗？”最后，他终于忍不住问道：“愿神明保佑我们，今天不要遇上一个叫罗宾汉的恶人！”

“你是说那个被悬赏捉拿的人？”罗宾问道，“我和他很熟，我们常在一起练习射靶子。说真格的，我的箭术不比他差。事实上，我敢发誓，罗宾汉本人的箭术并不比我高明什么。”“那你知道他藏在舍伍德森林的什么地方吗？”郡长急切地问。“再熟悉

不过了，”罗宾答道，“而且我还知道他最秘密的藏身处呢！”

“如果你带我去那儿的话，我会给你一大笔钱。”郡长又说。

“这太好了，”罗宾说，“但是现在不行，我们很快就可看到我的那些有角的牲口了。等一等，我吹一下我的小号，这样牧人们才好把他们赶到这里来。”罗宾说着，就把小号放在嘴边吹了三下。然后，他退到郡长身后，静静地等着。不一会儿，草丛里传来细碎的声音，一大群红鹿跑了出来。他们都骄傲地抬着头。

“郡长大人，你认为这些有角的牲口怎么样？”罗宾问，“他们个个肥嫩之至！”

“好伙计，我真希望自己没来这儿。”郡长不自在地说，“我不喜欢你的这些牲口……”

“我们很快还有更好的呢！”罗宾笑着说。正在这当口，小约翰、威尔·施卡里、马奇、里诺德、古斯布鲁的威廉和其他弟兄们陆续从草丛里跳出来。

“好主人，你有什么事要吩咐？”小约翰说，“快告诉我们你在诺丁汉一切顺利吗？”“你的肉卖得怎么样了？”

“卖得很好。”罗宾答道，同时，一把扯下他的眼罩及其他的伪装，现出了他的真实面目，“你们看，今天我还请了诺丁汉的郡长来跟我们大家一起吃顿饭呢。”

“欢迎，欢迎！”小约翰说，“我想这次吃饭他准会付个大价钱。”

“当然会啦。”罗宾笑了起来，“他还带来向我买 300 只鹿的钱呢！而现在，他说还要付一大笔钱让我带他去我们的秘密住处！”

“天哪！”郡长恐惧地抖成一团，“若是我早知道你是谁的话，给我 1000 英镑我也不会到舍伍德森林里来啊！”

“希望你有 1000 英镑可以将自己赎出舍伍德森林。”罗宾说，“现在，把他及随从都绑起来，蒙上他们的眼睛，带他们去吃饭。我们到营地后就可清点一下他给我们带来的礼物。到那时，

他就会一个子儿也不剩了。哈,哈,哈……”

这样,郡长与他的两个随从就被捆起来,蒙上眼睛,带到了罗宾他们的大本营。罗宾盛情款待了他们。但饭后,罗宾让小约翰把大衣铺在地上,把郡长带来的金钱都倒出来清点了一下。总计有差不多 500 英镑。

“我们要把他的三匹好马留下来。”罗宾说,“让郡长老爷和两名随从走回诺丁汉去——这样做有益于他们的身体健康。但郡长太太昨晚招待得很好,还把好菜夹在我面前,为此,我要让玛丽安送她一点针线作为礼物。”

郡长和两名随从只好又被蒙上眼睛,罗宾把他们送上去诺丁汉的大路上就回来了。

“你兴风作浪不了多久,罗宾汉!”临别的时候,郡长挥着拳头叫道,“我会带着大队人马来镇压你!到时,我把你们都绞死在这路边的大树上。我还要把你的脑袋挂在诺丁汉城门上让它烂掉!”

“下次你再来舍伍德森林造访时,”罗宾平静地说,“不会那么便宜你的!有种的,来吧——人多多益善。我将会把你们衣服都剥了,捆起来送回诺丁汉去!”

说罢,罗宾就回营地去了。那卖肉的——怀特汉德的吉尔伯特正等着他呢。

“好先生,这是你的车和马。”罗宾说,“我扮作你去卖肉,这一天过得太愉快了,但是这种玩笑不能多开。”

“神明在上,”吉尔伯特发誓说,“如果你愿意收留,我再也不去卖肉了。你看,我上次射鹿来养活家人,左手都被他们烧得只剩白森森的骨头。射箭,我不在行,但你都看到了,棍子我还是使得不错。”

“好吉尔伯特,我都知道了,”罗宾说,“十分欢迎你加入到我们中来……卷袍修士,你过来带他宣誓。然后我们去吃饭,我们要为我们的新弟兄——诺丁汉城快乐的卖肉汉干一杯!”

第十三章　再次营救施卡里

魔窟——贝兰米城堡的院子里人声鼎沸，因为，他们不仅要进行早晨的例行公事，还要搭起一座高大的绞刑架来绞死威尔·施卡里。他们是前天抓住施卡里的。艾萨霸和他的朋友——凶狠的罗杰，全副披挂，外出巡查。他们一会儿下个命令，一会儿又冲着干活的踢一脚。艾萨霸此刻兴致勃勃，因为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任何人抓住过罗宾汉那一伙的人。

正在此时，一个衣衫褴褛的老头儿赶着一辆车走过了吊桥。

守卫的人都十分熟悉这车子和马，所以，当这老头儿走过时，根本无人盘问。老人又通过了一座低矮的拱门，进入了城堡大院。这拱门实际上起着抵御外来攻击的防守作用。城堡里头就是艾萨霸的卧室，下面还有地牢。拱门里头黑咕隆咚的，老人趁机取下后面的一捆东西，将布袋口上的绳子弄开，倒出一只蜂箱，把它丢进了守卫室。

因为没人注意，罗宾汉装扮成的这个老头儿，继续把车子向主楼拉去。他距离正门还有10码的距离，艾萨霸盯上了他。“嗨，老笨蛋！”艾萨霸吼起来，“你以为我们会把木头堆在宴会厅吗？把车拉到这里来！”

老头儿木讷地看着他，一只手又去摸第二只口袋的绳结。艾萨霸还没向车子走近几步，就听见从守卫室传来鬼哭狼嚎的声音。这时候，那老头儿一把扯开绳结，将蜜蜂箱子推到艾萨霸脚边，他自己却迅疾地拉下纱网护住脸和脖子。然后，那老头儿飞身一跃，跳到主楼的门边。

城堡院子里漫天飞舞着成群蜜蜂，这时艾萨霸身后的主楼大门被砰的一声关上了，他只有听着大门上栓的声音干着急。那匹拉木头来的马儿，被成群的蜜蜂围攻，痛得它长嘶一声，狂奔

出去，冲散了前来救援的一帮小喽罗们。蜜蜂钻到艾萨霸和凶残的罗杰的铠甲里，他们惨叫着东躲西逃。他们不停地拍打着身上的铠甲，情况更糟的是，艾萨霸的手下也被咬得四散逃走。有些人跑到拱门下面想往吊桥跑，但他们又遇上另一群蜜蜂。有些守城兵跑到护城河边，站到浅水里，只把头顶露在外面，但是每当他们将头伸出水面呼吸时，蜜蜂就会毫不留情地蜇起来。艾萨霸和喽罗们嚎叫着东窜西跑，但他们跑到哪儿，都有蜜蜂蜇咬，蜇得他们火辣辣的疼。由于城堡建的像座堡垒，除了由大门进去别无他法，可是大门却被罗宾汉从里面闩上了，而要出去，又只有从守卫室穿过，因而艾萨霸和手下如笼中困兽般无计可施，只能任凭蜜蜂蜇咬了。

凶狠的罗杰被钻到铠甲里的蜜蜂咬得在地上直打滚，这时他看到外层城墙下有间黑漆漆的仓库，就赶紧爬进去藏身。他一边拍打着铠甲一边发出尖叫声。这时，一支箭“嗖”地飞过城墙射在艾萨霸脚边的泥地里。艾萨霸一边拍着铠甲，一边蹦跳着。当他弯身看到箭时，大叫：“罗宾汉攻进来了！快来人啊，放下吊闸，拉起吊桥！”

但是他的手下都正忙着对付蜜蜂，纷纷拥向凶狠的罗杰发现的那个藏身处，一簇簇的蜜蜂在他们头顶嗡嗡地叫着。这些喽罗们都痛得叫个不停，根本没听见艾萨霸的喊声。无奈，艾萨霸只好亲自摸索着到安装吊闸的岗楼里去放吊闸。一路上，迫于蜜蜂围攻，他不时停下来使劲地拍打铠甲，惨叫几声。墙外的箭如飞蝗般射来，有三名士兵在向罗杰的那个避难所拥去的途中被射伤。

已经进入主楼的罗宾，冲进门厅右首的一间小屋，那儿只有一个士兵懒洋洋地放着哨。罗宾不仅身上佩着剑还拎了根大棍子，因而罗宾一棍子下去，那放哨的士兵顿时人事不醒，罗宾跑过去抓起桌上的一大串钥匙。外面的蜜蜂攻坚战开始的时候，罗宾顺利地打开通往主楼正厅和楼上房间的门，又用手里的钥匙

把它们一一锁上。然后，他又用另外一片钥匙打开通向楼梯的一扇门，从这里下去就可进入地牢。罗宾知道他用不着从这儿出去，因而，他进去后又反身把门锁上。

他走下台阶，进入一个阴森可怖的通道，只有过道尽头点着一只忽明忽暗的火把，于是罗宾大叫道："喂，看守们！快出去守卫城墙，有人攻进来啦！"

话音一落，就有三个人跑出来，第一个人打着赤膊，脸上带着黑面罩。罗宾知道他是艾萨霸的头号行刑手和刽子手。罗宾冲过去，对准他头上就是一棒，这个罪大恶极的恶棍一声不吭就归西了。第二个人刚冲出来，还没来得及弄清楚是怎么回事，也被打晕过去了，而第三个人，刚把匕首抽出来，罗宾就猛地扑了上去，把他摔倒在石头地板上，这家伙一下子摔昏过去了。罗宾把晕过去的这两个家伙拉进一间地牢，并把门锁上了。对于那个刽子手，罗宾就不管那么多了，任他躺在那儿。"施卡里！"罗宾大喊道，"好威尔，你在哪里？施卡里！好威尔，你在哪里？"

从走廊传出一个微弱的声音："我在这里！"

罗宾小心地向前走去，他首先穿过一个大房间，这房间门口炉子里的火还正燃烧着，这就是那个刽子手烧刑具的房间。其他房间里传出被艾萨霸抓来的另一些受害者的喊叫声和呻吟声。为了弄清楚施卡里到底被关押在哪间牢房里，他又叫了一声。待找到施卡里后，罗宾找到钥匙，把门打开。

威尔·施卡里蹒跚着走了出来，他头上缠着血迹斑斑的绷带。"罗宾，我知道你不会弃我不管的，"他虚弱地说，"但我真不知道还能不能够走回森林里去。他们把我打得太惨了。"

"好威尔，勇敢点！"罗宾说，"离开这非人的鬼地方，到外面呼吸几口新鲜空气，你会感觉好点的。我想我们还有点时间再打开几间地牢的门。没准儿他们还可以助我们一臂之力，从里边反攻出去呢。"

他一路走着，一路打开监牢的门。有十来个被折磨得面色苍

白的人从地牢里爬出来。他们趴在罗宾脚下，感激地不知说什么才好。这里面有四个人还蛮壮实的，看来他们被关押的时间还不很长。其中一个身材高大的人还礼貌地向罗宾鞠了一躬以答谢他的救命之恩。

除了那些由于被长期关押而体质太虚弱的人外，有五个身强力壮的人。罗宾从这五个人中选了两人扶持施卡里。他在台阶拐角处找到了一个小门，打开锁，看到里面有条漆黑阴森的小路。这时，他们听到头上隐隐传来厮杀声，听到这声音，罗宾暗自乐了。

“这一定是艾萨霸，”罗宾说，“听声音，他是想把前门砸开呢！”

事情确实是这样的。由于罗宾汉把正厅的门从里面锁上了，没有人能从外面打开，现在，惟一的出路就是把门砸开。当然，艾萨霸心里清楚门砸烂后，木匠和铁匠要花上一个多月的时间才可修缮如初，不过，他嘴里可没提修复的事情。

罗宾看着黑漆漆的小路说：“我们必须从这条路上撤退。你们去个人到过道那头把火把拿来，我走在前面领路。”

很快火把就被拿来了，他们借着火把微弱的光向前走。他们在滴着水的阴森森的路上大约走了500码，才来到一扇铁门前。外面的阳光透过门上的锁孔射进来。

“现在，我们一起祈祷我带了开这扇门的钥匙吧！”罗宾说着就一把把试了他拿来的钥匙，终于有一把可以打开锁。他们一行人走过铁门，来到一个很深的拱门下面，已有灿烂的阳光射了进来。

这时，他们正站在一个陡峭的山坡顶上，城墙就在他们的脚下，而他们面前横亘着一条又宽又深的护城河。罗宾的弟兄们正埋伏在河对岸的远处。这时，小约翰站起来挥挥手表示已经看到他们了，然后，他又埋伏到草丛里去了。

“我们必须泅水过去。”罗宾说，“威尔，来吧，我帮你过

去。”

那个答谢过罗宾的高个子向前迈了一步，道：“我的好先生，我跟你一起把他弄过河吧！”

“太好了！”罗宾说，“听你的言谈，好像是位诺曼底人，可你却被关在诺曼底骑士的监牢里，那么，你究竟是谁呢？”对方说：“我是一名骑士，是利亚田庄的理查爵士。”

“天哪！”罗宾简直惊呆了。他突然说道，“我们过了河再详细谈吧！”

罗宾和理查爵士帮施卡里过了河，爬上岸来。他们后面又有六个稍微强壮的人也游过来了。而其他逃出来的人呢，经过艾萨霸这么多年的折磨，都有点神志不清。他们没有勇气游过那样深的河，只好站在墙边的拱门里，呆呆地望着水面。罗宾回头看看他们说：“可怜的人哪！我真希望现在可以去救他们，不过，时间来不及了，我们还是快点走吧！”

不一会儿，十来个骑马的喽罗驰过了吊桥，包围了护城河并试图拦截逃跑的人。罗宾从伪装的布衣服下拿出他在诺丁汉比武大赛赢的银号，放到嘴边，吹了五下。

听到号声，埋伏在林边草丛里的罗宾的弟兄们向追杀的人射出一阵箭雨。顷刻间，半数以上的马倒在地上再也起不来了，而其他的马都狂奔着逃走了。罗宾又吹了声银号，箭雨骤然停住了。

“好汉，”理查爵士问道，“你难道是位魔术师吗？”

第十四章　东边传来的消息

罗宾并不急于解开理查爵士的疑团，他们继续向林中的空地走去。到那儿后，弟兄们都纷纷围住了他和刚刚被救回来的施卡里。这时候理查爵士的疑团就更大了。

“小约翰，好好照看一下我们的好威尔。”罗宾发话道，“他头上有条可怕的血口子，我们必须把他背回我们的大本营去。”罗宾又转身对理查爵士说，“至于你，先生，你虽然报上一个令人无法置信的假名字，但是你愿意到我们那儿吃点饭，休息一下吗？”

“我很乐意，”骑士说，“但是你为什么说我报的是假名字呢？”

“因为在追随我们的理查王去圣地征战的途中，理查爵士所乘的船沉了，他也被淹死了。这件事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假如我能从艾萨霸的地牢里救出一个早已死去的人，那我准是你说的那个魔术师。”

“艾萨霸的地牢？”骑士吃惊地反问道，“那里是凶狠的罗杰的地牢呀！但在我被囚禁的这段时间里我根本就没有见过艾萨霸·德·贝兰米。”

“那么，这倒是件怪事了。”罗宾疑惑地说，“好骑士，在我们回营地的路上，请告诉我所有关于你的故事，你现在跟罗宾汉及弟兄们在一起，可安全着呢！”

“罗宾汉是谁呀？”骑士不解地问。

“你的意思是说你从没听说过‘罗宾汉’这个名字？”小约翰惊讶极了，“那么，这些年你一直在哪儿？”

“我被关了四年，怎么可能知道外面的消息呢？”理查爵士难过地说，“我现在连我那至爱的女儿是否活着都不知道，就更不知道外面的事了。”

“那么把你的经历原原本本向我们讲讲吧！”罗宾说。

“事情要从我妻子去世讲起。”骑士开始讲述他的遭遇，“自我妻子去世后，我就决定跟我们伟大的国王一起去攻打萨拉逊人，这样我才可能忘记心中的丧妻之痛。所以，我委托圣玛利亚教堂的雨果主教做我女儿的监护人，并同意把她送到卡里斯去。那时，我手里只有一点现钱，就从雨果主教那儿借了 500 马克，

作为我和随从人员买装备以及雇船的费用。我同意当我回来时，将会付给他每年50马克的利息，并拿我的田庄作抵押。所以，至今为止，我的庄园还在他的管辖之下。”

“既然是这样的话，”罗宾说，“我敢断定雨果主教也插手了这件罪恶的勾当。接下来呢？”

“我一切准备就绪以后，就辞别了我亲爱的女儿，带着我的手下赶到哈尔。我听说在波尔多我还要找些人和我共赴前线，所以我就从哈尔乘船去了波尔多。但我们的船刚驶出哈尔港三小时，就遇上了来自东方的风暴，因而我们只有试图把船停靠到林肯郡海岸边暂避风雨。我不知道其余的人是否能够死里逃生，我是抓住一段断桅杆被人救上岸来的。当时，我头上被撞出一道血口子，痛得我失去了知觉。我勉勉强强地请那个救我的人把我送回圣玛利亚教堂去，自那以后我就什么都不知道了，因为由于我头部的伤口感染发了场高烧。”

“所以你不知道你是否到了圣玛利亚教堂？”罗宾问。“我有一点儿印象，恍惚看到雨果主教和凶狠的罗杰在讲话，不过这像是一场梦。”理查爵士回答，“可不一会儿，由于发烧了，我觉得眼前又是一片漆黑。当我再次醒来的时候，我就发现自己是在你刚刚救我出来的那间地牢里了。”

“你向雨果主教借钱的那张契约有效期是多长时间？”罗宾问道。

骑士回答说：“四年。我要是不能在今年的米迦勒节归还的话，我的庄园就会被雨果主教占归己有。”

“既然是这样，”罗宾说，“他们的阴谋也就昭然若揭了。他既然不敢将你杀死，他就把你整整关上四年，这样以来，你的田庄就会落入他的魔掌。而且他让你认为是凶狠的罗杰把你囚禁起来的，不让你怀疑到艾萨霸·德·贝兰米，因为他准备将你的女儿嫁给贝兰米。我的好理查爵士，现在离米迦勒节还有七个星期。”

“但是根据契约，我要还700马克，”理查爵士说，“而现在只剩下七个星期了，我哪儿拿得出这笔钱呢？”

“你放心好了，理查爵士，我很愿意借钱给你，”罗宾说，“这点钱对我们来说不过是九牛一毛。”

“什么？”理查爵士惊奇地问，“只有国王才会有这样大的口气说这是小数目，那你到底是谁呀？”

“在下是舍伍德森林之王，还是您的一个姻亲呢，”罗宾大笑着说，“你过一会儿就明白了。”

这时，他们正穿过林间空地，就要到达大本营了。他们沿着悬崖边的小路走向他们的藏身处。理查爵士看到山谷里的一排排小房子，大惑不解地摇了摇头。

“不会吧？”他说，“我亡妻的所有亲友我全认识，可就没有一个像你这样的呀。”

这时，玛丽安沿着小路跑来了。她是个贤惠的好妻子，一直焦虑不安地等待着罗宾的消息，直到她听说罗宾在魔窟里一切进展顺利才松了口气。此刻，她一头扑到罗宾的怀里，根本没有注意到周围的人。

“我什么事也没心思做，只有坐在那儿为你祈祷。”她说，“我一直担心你在魔窟不知道会不会出事。”

罗宾亲了亲她，然后把她的身子扶直，说：“玛丽安，我们都平安无事，施卡里也救回来了，他头上的伤口还要等着你去给治呢。但你先看看，我带来的人中有没有你认识的？”玛丽安高兴地大叫一声，又扑进了理查爵士的怀里，紧紧地偎在他胸前：“噢，爸爸，我们原以为你早已经不在人世了呢！”她快乐地叫着，“罗宾，这可太让人高兴了！”

骑士的目光越过玛丽安的头，凝视着他的救命恩人，说：“先生，我既不知道你是谁，也不知道你为什么呆在这儿，我只知道你在短短的一天中搭救了我，又使我们父女团聚。但是，她怎么会先扑到你怀里——”

“天哪!”罗宾哈哈大笑起来道,“难道丈夫回家了,他的妻子亲他一下也不行吗?”

“尽管我还不太了解她的丈夫,但是我为她能找到这么好的丈夫而高兴!”理查爵士说,“但我看这儿像是有一种不受王法约束的迹象,我还闻到了鹿肉的香味,要不是的话,就说明我连鹿肉是什么味都不知道了。可是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呢!”“我的好理查爵士啊,”罗宾说,“这鹿肉很快就要端上来让您品尝。今天为了您和施卡里的重获自由,我们要好好庆祝一番!就是施卡里的好妻子帮我准备了两箱子蜜蜂,我才能在艾萨霸的城堡里掀起那场轩然大波,我也才能争取时间去救出你们。玛丽安,你去让卷袍修士把我们菜橱里的肉拿去好好做道菜,你若告诉他我们今天的贵客是谁,他一定可以超水平发挥他的烹调绝活。”

他们开心地吃着鹿肉、野猪肉、肥嫩的鹅肉和山鸡肉,他们还吃着当时只有在贵族的饭桌上才看得到的白面包。吃饭的时候,理查爵士久久地看着女儿洋溢着幸福的面庞,怎么也舍不得把眼光移向别处。

第十五章　神秘的黑衣骑士

罗宾一直运气不错,但这时却陡遭恶运。罗宾外出作战的时候,艾萨霸·德·贝兰米一把大火烧了罗宾他们的住处,俘虏了他的五名弟兄,还把玛丽安也抢到魔窟里去了。

黄昏时分,罗宾与手下的弟兄赶回森林边上。他们从马上跳下来,向魔窟方向望去。

“好罗宾,你看,”小约翰手指着城堡上方,声音哽咽地说,“我们救援来迟了,再也听不到那五个好兄弟的声音了。”

城堡的围墙上竖着一根骷髅架,上面吊着的五个黑影,一动不动。一种不祥的预感袭上罗宾的心头。罗宾紧紧地盯着这五

位死难的弟兄，良久，他拔出剑，对着剑柄上的十字架起誓：“我以圣母玛利亚的名义宣誓：我若不把这些十恶不赦的恶魔斩尽杀绝，誓不罢休！天明的时候，我定会拿出个可行的计划，要了艾萨霸这老贼的狗命！”

“你瞧那边走来的是什么人？”小约翰问道。

从城堡的方向走来一位奇特的骑士，他骑了匹黑色的骏马，全身披挂着黑色的盔甲，脸上还带着护面甲。奇怪的是当他在路上见到 20 几个全副武装的人时，他既没勒住马，也没流露出警戒的神情。在那个动荡不安的年代，一个人单枪匹马的，是很容易遭到袭击的。他像一尊铁塔般稳稳当当地走了过来，他的鞍弓旁边还挂着一把巨大的战斧。

“真是位勇敢的人！”罗宾由衷地赞叹道。他接着喊起来，“喂，骑士！你一个人骑马到森林里去做什么？”

黑衣骑士勒马站住，他从护面甲的缝隙里传来低沉的声音：“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我想找谁就找谁；但眼下，我要到森林里找个供我和马过夜的地方！”

“你要是给约翰亲王卖命的话，就可以到后面的城堡里去过夜啊。”罗宾说。

骑士又说道：“约翰亲王的事也可以说就是我的事。”

“那城堡里就住着约翰亲王的一个走狗，我们进攻城堡的时候，也会把你同他们一并杀死的。”罗宾说，“快从此地走开，我们是不会恃强凌弱以 20 多个人去打一个人的！”“这倒是件怪事。”骑士若有所思地说，“你们的装束看起来既不像诺曼底人，也不像萨克逊人。可你们为什么要攻打那个城堡呢？”

“理由可太多了，”罗宾回答道，“而你是约翰亲王的人，你是不配听我们说理由的。快走吧，要么到别处去，要么滚到城堡里去。”

“尽管约翰亲王的事也可以说就是我的事，我却不是他的亲信。”骑士说，“假如你们真有理由要攻下那座城堡的话，没准

儿我可以帮忙。但你果真有理由吗？”

“我有十分充分的理由。”罗宾说，“好骑士，你如果愿意跟我们一起吃顿饭的话，我就顺便告诉你原因，这样你就可以决定是操起战斧与我们并肩战斗还是和我们为敌。如果你是偏向着城堡主人的话，我将很乐意杀死你。”

黑衣骑士从马上跳下来，他是一个身材魁梧的人。“我愿意与你们一起吃顿饭，”他说，“我们可以边吃边讨论这个问题。我想，这个国家里有很多这样的城堡，但这个城堡该不该被摧毁，还是要好好考虑一下。现在，你讲讲你们的理由吧！”于是，他们都把马撒开去吃草，并围着林间深处的一个大火堆坐下来，这样艾萨霸的哨兵就看不见火光。罗宾向他讲述了理查爵士是如何被囚禁在魔窟长达四年之久，而这件事的主要原因就是雨果想吞并他的田庄，魔窟主人艾萨霸欲霸占理查爵士的女儿和他的其他田地。黑衣骑士吃饭的时候把护面甲摘下来，但是还戴着头盔，所以人们都看不清他的脸。

“我跟那位理查爵士很熟，”黑衣骑士说，“因为亨利国王给他授爵位的时候，我也在场。但你怎么又会跟他的事扯上关系呢？理查爵士的不幸又与你有什么关系呢？”

罗宾说：“理查爵士的女儿是我的妻子。”

“但是你既然娶了那姑娘作妻子，艾萨霸又没伤害你什么，这件事还是与你无关啊！”骑士说道。

罗宾指着森林外的古堡说：“我不在家的时候，艾萨霸放火烧了我们的住处，俘获了我的五个弟兄并把他们吊死在古堡围墙上，而我的妻子，也被他们劫去关在魔窟里了。骑士，听你的口音好像是诺曼底人，而我的岳父大人也是诺曼底人。诺曼底人中有一些是好人，我真希望我们的理查王赶快回到英国来，为人们伸张正义，惩除邪恶。如果你愿意帮助，我们将十分高兴。”

“我一定帮你们。”黑衣骑士满口应允，“家园被毁，妇女被劫，弟兄被绞死——啊，这太过分了！是该教训一下这些强盗般

的爵士了！但是你只带着不足20个人，怎么能够攻下那样一座城堡呢？”

“是啊，好罗宾，我们怎样才会取胜呢？”小约翰也焦虑地问道，“难道我们要坐在墙脚下，用手指掏个洞进去吗？”

骑士问道：“他叫你什么来着？”

“我的名字就是罗宾汉。不过，好骑士，你可要记住你答应过要帮我们了！”

骑士轻轻地笑了一下，旋即，又陷入了沉思之中。最后，他说：“是，我是答应过！但是罗宾汉，你真准备像你的部下所说的那样——掏个洞爬进去吗？攻打这么大个城堡可绝非易事啊！”

过了一会儿，罗宾说道：“我还有30个弟兄就要赶到了。他们一到，我就会在城墙上掏个大洞让它塌下来。这事，我只要带20个弟兄就能办得到。”

骑士问：“这么说，你已经想好计划了？”

“不仅有计划，我还有把能打开主楼大门的钥匙呢！上次我带人去营救理查爵士的时候，把进入城堡后面暗道的门钥匙搞到手了。现在，只等人马到齐，我就带人从里边杀出来，其余的人在外面接应。”

“不要命的好汉，这可真够大胆的！”骑士说，“但大胆的计划很可能会赢。等你的人马到齐的时候，我要么和你一起从暗道里进去，要么帮你领兵从外面攻进去，随你决定吧！”

罗宾看了看黑衣骑士尚武有力的身架，说：“那你帮我率兵从正面进攻吧。从里面攻需要计谋，而你这么大的气力正适合领兵从正面进攻。”

骑士坐在火堆旁看着火中的余烬，好像又陷入了沉思。后来，他站起身来，说：“我要到马旁边睡觉了。”黑衣骑士说，“罗宾汉，你说的事情可够我思考一阵了。也许，有一天，你会知道我是谁，但是眼下，我要帮助你一起攻下山上的那座古堡。那个恶霸，法律内外都容他不得！”

第十六章　魔窟交战

第二天当卷袍修士带着人赶到时，森林里笼罩着浓浓的秋雾。卷袍修士一到便问罗宾攻打魔窟的作战计划怎么样了。这时，黑衣骑士——弟兄们暂时只有这样称他，站在一边静静地听罗宾向弟兄们讲述艾萨霸已经将掳去的五名弟兄绞死了。弟兄们义愤填膺，纷纷发誓要报仇雪恨。

“现在，看在玛丽安的份上，我们必须马上行动了。”罗宾说，“这位骑士答应带队从城堡正门攻进去，我知道一条进入古堡的秘密通道，因而我率20名会游泳的弟兄，潜入古堡中去。这样，当艾萨霸和手下忙于守卫吊桥的时候，我就从里面打他个措手不及。”

“但是，”骑士说道，这时人们的视线一齐移向了他。他在人群中，依然拉下他的护面甲，“我们得约定个信号，这样，你率领的弟兄和我率领的这批人才会同时发动攻击，否则的话，艾萨霸就会集中兵力，将我们各个击破。”

“是得约定个信号，”罗宾应道，“我带领手下从城堡后面的护城河里游过去，你看到我们一到达墙根时就从正面发起进攻。他们必定会集中人马来对付你，这样我们就能在主楼里随意行动了。哈兹赫德的迪肯要跟我进去，因为他参加了这个古堡的修建工作，对地形较为熟悉，正好可以给我们带路去营救玛丽安。”

罗宾带上小约翰、迪肯及另外18名弟兄开始行动了。罗宾想，他们如果带上弓，在泅过护城河时弦泡在水中就一点用都没有了，而且进去后，他们可以先去艾萨霸的兵器库，从那儿补充武器，因而他命弟兄们只带上佩剑出发。对他们来说，天气好极了。乡野周围浓雾迷漫，罗宾一行可以悄悄地赶到护城河边，根

本不会有人发现。他们就这样神不知鬼不觉地来到了古堡后边。这时雾气更重了，罗宾又等了一会儿，他想，等雾再重一点，他和弟兄们游过去的时候就不会被城墙边走动的敌人发现了。

就这样，正午刚过，他们就一个接一个地平安到达了河对岸。他们警惕地爬上陡坡，在牌楼下面隐蔽起来。一过了牌楼下面的铁门，他们就到达艾萨霸的秘密通道了。与此同时，卷袍修士和骑士派出去放哨的人传话来说可以发动正面进攻了。由骑士率领的这群好汉，从森林冲向古堡正门。

铁门的锁已经生了锈，罗宾用钥匙开门时，发出一阵刺耳的声音。当他刚一把门打开，城垛上就传来一声喊叫，罗宾还以为牌楼里有人看到他们了呢。原来是艾萨霸在喊，他发现正门遭到攻击，接着城堡里就响起了兵丁集合的哨声。罗宾和弟兄们鱼贯进入通道，因为他们刚才从护城河里游过来，现在根本没有什么办法可以点火照亮。他们只好在一片漆黑的通道里排成单行摸索着前进。

他们来到通向艾萨霸的地牢和行刑室的大门前，这时，上面的动静一点儿也听不到了。罗宾手中只有刚才用过的那把钥匙，现在，他只好把小约翰叫到身边，低声说："这只是一扇薄木板门，我没有钥匙。但是它是朝外开的，你帮我一下，我们两个用肩膀把它撞开。"

他把肩膀顶到门上，发现门板稍稍松动了一下。他们静听了一会儿，发现里面走道里没人，然后，小约翰和罗宾一起使劲一撞——只听一声巨响，锁周围的木板都裂成碎片，他们差点儿跌到地牢里那堆快熄了的火堆上去。他们听到从一间地牢里传来呻吟的声音，除外，再无别的响动。

罗宾向一名弟兄招手叫道："迪肯，在这里的战斗结束之前，你拿着钥匙去把牢房一间间打开，救出里面那些可怜的受害者。我们现在还要撞开台阶顶上的那扇门，打开后，我们就可进入主楼了。"

罗宾大步走到行刑室，那里一丝光线都没有。他在那儿找到两把大锤子，这是艾萨霸给犯人钉脚镣用的。他拿了一把留给自己用，又给小约翰拿了一把，就上楼去了。

“罗宾，站到后面去，”小约翰叫道，“把那把重一点的锤子给我，这里只够供一个人施展拳脚。”

小约翰在门上摸了半天才找到锁，这时，一名弟兄给他把地牢走廊尽头的火把拿来了。小约翰在手心上吐了口唾沫，抓起大锤子，将它从头顶猛地锤下去。只听门锁“哗啦”一声，门上裂了条缝，里面透出一丝光线。小约翰又一锤子下去，门就被打开了，弟兄们拿着剑冲进了主楼。

艾萨霸去保护吊桥时，留下四个喽罗在主楼里防守。这四个家伙刚要冲上来，小约翰一锤子下去便解决了两个。罗宾结果了第三个，第四个尖叫一声，拔腿就向艾萨霸的大厅逃去，但他并没能得逞，罗宾的人紧紧跟在后边。他们冲进大厅时，都不由地停住了：玛丽安被绑在大厅尽头的椅子上！她面前的桌子上铺着一大块羊皮纸，旁边还放着一瓶墨水和一支鹅毛笔。

“罗宾！”她大叫了起来，“罗宾——他强迫我签字，把地划给他，但我没签！”

“亲爱的妻子，我们呆会儿再谈这些。”罗宾说着，俯身下去亲了亲她，同时，罗宾拔出佩剑给她松了绑。罗宾又转身向弟兄们说道，“现在，除了迪肯和小约翰以外，找两名弟兄把她从秘密通道送出去，要保证安全渡过护城河。如果我们想攻下城堡的话，妇女是不宜呆在这里的。”

他又和她说了几句话，这时有两位弟兄自告奋勇，愿将玛丽安平安护送到森林里去，罗宾就跟着迪肯和小约翰去了艾萨霸的兵器库。上次罗宾在城堡里把主楼的门从里面锁上，艾萨霸不得不让人把门撞开，这时，门的修缮工作还没完成呢。因而罗宾的十来个弟兄就从门里拥了出去。凶狠的罗杰知道城堡里也情况不妙，就带了十几个爪牙反扑过来，因此，当罗宾和迪肯忙着

从武器库拿弓的时候，他的十来个弟兄站在那里抵抗凶狠的罗杰的进攻。罗杰看到小约翰向他射箭，赶忙趴倒在地上，箭从他耳边擦过，射中了另一个人，罗宾高兴地大叫：

“弟兄们，每人都拿把好弓！站开了，我们用箭狠狠地射！”

罗宾的弟兄们退到墙下，他们的一阵箭雨，就结果了罗杰带来的全班人马。现在，他们能听到吊桥上猛烈的喊杀声，罗宾的人马在黑衣骑士的带领下，奋勇杀敌。罗宾命每个人都从武器库里挑一把好弓，装满一袋子箭。罗宾命令道：“趁他们现在穷于应付外面的攻击，我们冲出去，狠狠地射他们！”

当小约翰把地牢楼顶的门撞开时，黑衣骑士率领人马穿过浓雾冲到了吊桥边上。卷袍修士扛着一个最大的梯子气喘吁吁地跑着。他想，万一吊桥拿不下来，他们就凭借梯子来抢渡护城河，还有两名弟兄也搬着从附近农庄借来的梯子，黑衣骑士尽管穿着厚铠甲，还是冲在最前面，可是当他离吊桥还有20码的时候，墙内的哨兵看见了他们，只听得城墙内一阵警铃大作，吊桥的另一端被悬空了。

“快把梯子放到河里去！”黑衣骑士命令道，“扶着梯子，我们穿着铠甲就不会沉下去了。”罗宾的弟兄都穿着厚厚的铠甲，而骑士本人更是从头到脚的全副武装。他们从未见过行动这么敏捷的人：尽管身上穿着厚厚的铠甲，跑起来却像猫一样的灵敏。

弟兄们听见他的话，都把梯子放到河里。黑衣骑士率先跳到水里，抓住一个梯子，借助梯子向对岸游去。箭噼哩啪啦地落到他身上，可是对他来说，不过是群嗡嗡叫的苍蝇，卷袍修士也跳进水里，在骑士身边游着，他抓住了梯子的另一头才不致沉下去。卷袍修士把头露出水面呼吸，活像是一头鲸鱼。

“我得赶快喝口酒，”卷袍修士说，“这条河有股难闻的味道，就像他的主人一样奇臭无比。”另外几个梯子也被丢进了水里，十几个人就利用这几个梯子安全地过了河。其余的弟兄百发

百中，射得艾萨霸的弓弩手再也不敢从箭垛上冒出头来。尽管艾萨霸又叫又骂，他们也不愿再伸出头去尝冷箭的厉害。黑衣骑士和卷袍修士把梯子拉上岸后，就隐蔽在城墙下。没想到却被艾萨霸看在眼里，因此他就命爪牙们向下丢石头。但是河对岸的弟兄们眼睛可敏锐了，透过雾他们也可以看得清清楚楚，所以只要有人想把石头滚下来，就会有支利箭穿透他的心脏。

罗宾他们无意之中选择了袭击艾萨霸的最佳时机。艾萨霸去放火烧山林时，在那场激战中损失惨重，现在他又有20个兵士出去救援了，最最要紧的是罗宾等人在城堡里已解决了凶狠的罗杰那帮人。尽管城堡里武装兵丁不下100人，但帮助艾萨霸防守大门的人还不足60个，而这60人中，已有十几个死于好汉们百发百中的箭下。城堡里的罗宾，看见院子对面的墙上，在牌楼入口处的上方有一个凹洞。而升降吊桥的吊闸就安置在那里。他还看到艾萨霸正企图召集人马看守住这个吊闸，罗宾知道他们已是强弩之末。

“现在，”罗宾说，“你们十几个人拼命射箭，使通向吊闸的路畅通无阻，其余的人跟我一起冲过去，将吊桥放下，让外面的弟兄们冲进来。如有可能，我们把吊闸也升起来。小约翰，你带上四名兄弟跟我冲吧——其他的人给我狠狠地射！”

他们一路冲过去，快到门楼时，被艾萨霸发现了。他咆哮着命手下去封锁台阶，可是密集的箭使他们有来无回。罗宾和小约翰，早拎着大锤，冲上门楼顶。等艾萨霸的人想到用箭弩封锁的时候，罗宾等人早已经安全地躲到墙洞里去了。而如蝗的箭镞，使艾萨霸的人全无还击的可能。艾萨霸也亲自出击，可一阵箭雨打在他的铠甲上，把他给压了回去。他们根本无法接近墙洞，因为整个城堡建成是为抵御外面的进攻，根本无法对付主楼里面射来的箭。

小约翰抡起大锤，十几下就把控制吊桥的机关砸得稀巴烂，但由于用力过大，桥放下去时被撞成两半儿，但是这足以使外面

的弟兄们冲进来。罗宾和小约翰各握吊闸辘轳的一头，门慢慢地升起来，外面的人一拥而进。

最先冲过铁门的是卷袍修士，他的袍子卷在腰间，手里提着箭——这箭此时却派不上用场，因为艾萨霸的爪牙都纷纷逃命去了。只有艾萨霸本人，穿着铠甲，带着头盔还在那里负隅顽抗，卷袍修士刚想冲向他，被黑衣骑士一把扯住。

"我的男爵——就让我来清算！"黑衣骑士说。修士当时并没有听出他话里的含义。但骑士有力的大手一把将他拽到一边，这时罗宾也从放吊闸的墙洞里跑过来，想跟抢走他妻子的人拼上一场。

"退下！"黑衣骑士命令道，声音里有一种不可抗拒的威严，"这个人是我的了——让我来对付他！"

听了这话，除了那些仍在主楼入口处与艾萨霸的爪牙们厮杀的人以外，其他人都静静地到旁边观战。黑衣骑士好像很不经意地朝艾萨霸走去，手中的战斧轻轻地挥舞着。其实，他的战斧相当的重，很少有人能挥得动。艾萨霸挥舞着长剑向他刺来，他快如闪电般地躲开了，而且还是那副漫不经心的样子。艾萨霸刺了三剑，但是剑剑落空。只见黑衣骑士的大斧寒光一闪，艾萨霸就栽倒在地上，一命呜呼。

主楼入口处的喊杀声使罗宾意识到他的弟兄们还在那里奋勇作战，于是他赶紧跑过去救援。等把这一小股敌人消灭以后，艾萨霸的全部武装力量就被他们一举歼灭，只剩下一座空荡荡的魔窟了。罗宾好像突然想起件事，他转身在院里寻找。问弟兄们道："黑衣骑士到哪里去了？"

"罗宾，他已悄悄地走了。"卷袍修士说，"他朝门楼和吊桥那个方向走去，假如他以刚才的那个速度前进的话，现在早已骑上他的马走远了，他也没跟我们道别一下。"

"我们早该知道的。"罗宾惋惜地说，"假如你们再见到这个骑士的话，一定要给他跪下，求他饶恕。世界上只有一个人可

以像他那样使战斧；只有一个人跑起来灵敏得像只猫，那就是我们的理查王。我们真是有眼无珠，没把他认出来。”

小约翰指着说：“管他是国王，还是猫，反正他人已经走了。”

从闸门下的缺口外望去，黑衣骑士的马正向森林里驰去。罗宾悔恨地一直摇头。

“不管怎样，他帮助了我们，如果他不同意我们攻打古堡的话，他也不会帮助我们了。”罗宾说，“现在我才明白为何他戴着护面甲而又不告诉我们他是谁。听说他把林肯郡的古堡都摧毁了，现在他又出力帮助我们除掉了这个魔窟。”小约翰提醒他说：“可魔窟还在那儿呀！”

“不会立在那里好久了。”罗宾说，“我们既然已经消灭了魔窟的主人，我们当然也会摧毁这座魔窟，免得又有恶霸盘踞到这里为害乡邻。”

贝兰米古堡里有的是沥青，因而罗宾命弟兄们搬来许多桶沥青，在主楼的每间房里放上一桶，再去把能找得到手的木柴都放在一起。当城堡里的妇女们都被送出去，囚犯都被释放后，他们点火烧了这块地方。很快，熊熊的火舌从每个窗口和箭垛里窜出来。罗宾还带领弟兄们把卷吊闸的辘轳砸烂，这样铁门再也无法被放下来了，吊桥也早已碎掉了。罗宾又派弟兄们将护城河岸边的低地掘开导引河水，这样围墙外就没有任何防御工事了。后来，这里的石头也被人们搬去建房子了。

主楼的冲天火柱，在几里以外都看得见。附近受艾萨霸盘剥的穷人们都来为罗宾他们祈祷，因为他们铲除了一个十恶不赦的大恶霸。直到半夜里，城堡还像一个巨大的火把，最后终于塌下来。成为一堆碎石。后来，这里荆棘丛生，成了狐狸出没的地方。

但是凶狠的罗杰苏醒过来，趁着黑衣骑士和艾萨霸打得难解难分之时，顺着地牢的台阶爬下去，从秘密通道逃走了。他很

快地偷渡护城河，逃脱一死。几年之后，他给罗宾汉他们带来了灾难。

第十七章 理查爵士收回田庄

当雨果主教得知艾萨霸·德·贝兰米烧毁罗宾汉的大本营，俘获并绞死了他的五名弟兄的时候，开心极了。当他又听说罗宾汉已带人攻下并纵火烧了贝兰米城堡，而且艾萨霸也一命归西时，简直吓破了胆。凶残的罗杰，成了丧家之犬，偷偷摸摸地逃到圣玛利亚大教堂，指着魔窟冲天的火光，把事情的始末一一告知雨果主教。

无论是从罗杰那里，还是从别的什么人处，雨果主教都打探不到理查爵士的消息，艾萨霸一直没敢把理查爵士已被救出去的消息告知雨果主教。因而雨果主教私下里一直希望城堡被毁的时候，被关在地牢里无人问津的理查爵士也被烧死了。他想，无论怎么样，理查爵士在米迦勒节时也无法搞到他该还的700马克，那时理查的庄园就归他了，他一定要设宴好好庆贺一下。雨果主教又想道：即使理查爵士还活着，他也可以编排些谎言来洗清自己。

他又去和他的弟弟——诺丁汉郡郡长协商要去歼灭那群“危险”的绿林好汉，但是郡长罗伯特吃够了苦头，再不愿插手此事了。所以雨果主教十分恐慌地回到他的教堂，准备在教堂的正厅召开他的米迦勒节收租大会，那些租佃他土地的自由民就会到那里向他交租。

午后1点钟的时候，租子都收上来了，雨果主教得意地搓着双手，道：“都交了。现在还有件小事要解决——理查爵士写给我的契约也是今天到期。巡回法官大人，你可以作我的见证人，由于理查爵士今天没来，他的田庄就属于我了！”

“朋友，别太心急，”巡回法官说，“今天还没过完呢，说不定他会晚上到你这里来还账。”

雨果主教摇着头说：“如果他要来还钱的话，他早就会来了。这是我和他的契约。”雨果主教说着，把一张羊皮纸放到了他们面前的桌子上。

巡回法官仔细看了半天，说“真是一桩好买卖，你用700马克就可得到那个大田庄和所有的土地，那可是差不多值2000马克啊。雨果主教，作为你这张契约的见证人，我会有些什么好处呢？”

雨果主教去搔了下他的胸窝，笑道说：“法官大人，这是一袋子钱，共100马克，我一得到田庄，这袋子钱就属于你了。这下，够意思了吧？”

“若是人们知道国王的巡回法官也受贿的话，”巡回法官说，“这可是要砍头的呀！”“没人会知道的，”雨果主教请他放心，“我们吃完饭后，我就把这个袋子交给你，这谁也想不到。国王在林肯郡，又没在诺丁汉一带。但是——”他的脸一下子变得苍白，两手也紧紧握住了椅子的扶手——“那不会是理查爵士吧？”

但是那人正是理查爵士，他进了正厅，一直来到雨果主教和巡回法官面前站定。和他同来的还有一个朝圣者，他的袍子上缀着许多贝壳，这说明他曾经到过圣地耶路撒冷，一块深色的大僧巾遮住了他的脸，只露出一双眼睛。雨果主教瞥了他一眼。

“雨果主教，你好啊！”理查爵士说，“我到这里来是想跟你谈谈你手中的那张契约——也就是我拿田庄跟你抵押700马克的事。”

雨果主教努力恢复了镇静，说道：“理查爵士，你来迟了。因为契约上是说到今天中午截止。我想现在，我们刚好可以了结这件事。”

“好雨果。”理查爵士恳求道，“你能否再宽限几天，我好去

四处筹集这笔款子？我遭了很多罪，刚刚从牢里出来。”“理查爵士，一天也不能宽限。”雨果主教一想到田庄就要归自己了，于是又神气起来，厉声说道，“我们也是些穷教士，我可担当不起。假如你还不出钱，你的田庄就要被没收。”“但我不是为了自己的享受，而是为了我们国王东征的伟大事业才借钱的呀。”理查爵士继续恳求，“再给我一些日子吧，我去看看我的朋友们是否能帮我一把。”

“说这些话没用。”雨果说道，“今天，你若是交不出钱，田庄就是我的了。”

理查爵士又转向巡回法官，请求道：“先生，您就替我向主教大人求个情吧！您看，我是一个刚刚从狱中释放的骑士。雨果主教一直对我都很友好，他不会把我的土地都拿走的。”巡回法官摇摇头说：“理查爵士，根据契约上的条文，占理的是在他那一边，我任何忙也帮不上。”因为他想到主教答应给他的那100个马克，他也希望主教可以早点得到田庄，免得他那100个金马克又飞掉了。

“你为什么要带那高个子恶棍进来？”雨果主教指着朝圣者轻蔑地问道，“我们用不着任何人来证明你今天该还钱，我这里有咱们立下的契约为凭。”

“我知道今天应该还钱，”理查爵士温顺地说，“我只是来求您发发善心。”

“善心！”雨果主教轻蔑地哼着鼻子，“我有法律为证，你要是不还钱，我就有权接收你的田庄。去你的吧，骑士，国王的巡回法官可以证明你没还钱。”

“那还不一定呢！”理查爵士忽然换了种态度说，“他可以作为我已还钱的证人！”说着，理查爵士伸手从衣服底下取出两袋子钱扔到主教面前，这可把主教惊呆了。“现在，我算弄清楚了雨果主教的善心是如何恶毒，这是你的700马克，我要拿回我的契约了。”理查爵士说着便要伸手去取桌子上的那张羊皮纸。

“慢着！”雨果叫道，“我要先数一下钱，如有一个马克短缺，契约依然生效。”

“主教先生，我的赏赐怎么办，那100马克呢？”巡回法官急忙插口问道，他担心自己要一无所得。

“赏赐？”雨果主教反问道，“没了。我到手的庄园都没了，我也付不起你那100马克。”

雨果的雇员伸手拿过袋子去数钱，这时那朝圣者上前一步，把手放在羊皮纸契约上。

“老流氓，你想干什么？”雨果主教厉声喝道，“那羊皮纸不关你的事。你来这里到底要干什么？”

“一切都与我有关，”朝圣者答道，同时他拿起契约细细看来，“因为这位骑士需要有钱去参加东征，神圣的教堂为他所借的500马克索取了200马克的利息，国王的巡回法官为能得到100马克的贿赂而甘作证人。”

“你这个穿长袍带僧巾的流氓，这又与你有什么相干？”

雨果主教恶狠狠地叫道，“来人哪，把这个狗朝圣者给我赶出去，把羊皮纸给我抢回来！”

大管事的盖伊率着这班兵丁刚要上前，这朝圣者扯下僧巾，敞开袍子，露出里面的全副铠甲装束。一看到他的脸，盖伊就吓得缩回去了，而雨果主教和巡回法官惊得站了起来，面如死灰。

“畜牲！”理查王怒问道，“是谁让你当上圣玛利亚教堂主教的？”

“是您，陛下。”主教可怜巴巴地说，“噢，我有罪，国王陛下，我有罪。”

巡回法官绕过桌子，跪倒在国王脚下，但是理查王一脚将他踢开，怒斥道：“我派你出来在我们的国土上巡视，就是要确保法律能实施。我却发现你像其他背信弃义的人一样受贿，干着贪赃枉法的事。我宣布，自即日起免去你的官职，查封你的家，剥夺你的所有财产。从今往后，你就去向那些被你冤枉的人乞讨度日

吧！理查爵士，由你来负责处理此事。”理查爵士躬身受命，而雨果主教仍跪在他的椅子旁边。

“至于你吗，雨果·德·海瑙，”国王说，“我要跟你算笔总账。我一星斯后就要动身到我在法国的领地上去料理那里的事情。我一回来，就要审查关于我的骑士被囚一事。你插手此事的一切活动都会真相大白，我若是找到确凿的证人，那时，神圣的教堂也救不了你。”“开开恩吧，陛下，开开恩吧！”雨果主教哀求着。

“理查爵士求您宽限几天还债，你开恩了吗？雨果·德·海瑙，你听着，我一从法国回来就要提审你，在这段时间里你要是再敢为非作歹的话，我会一并跟你算账的。”

“国王陛下，我还掌管圣玛利亚教堂吗？”雨果主教大着胆子问。

“暂时还由你掌管，”理查王厉声说，“直到我从法国回来为止。你要公正行事，对人要存怜悯之心。”

他说罢，转身向外走，看都没看一眼跪在他脚下的盖伊一伙人。到了外面，他转身对理查爵士说：“好理查爵士，我与那个不法之徒——罗宾汉曾谋过一次面，我还能再见他一次吗？”

“陛下，”理查爵士答道，“他若知道是理查王在寻找他们，他和他的弟兄们都会逃得无影无踪。假如您想见他的话，您还得伪装一下。”

“那就伪装一下吧，不过，这事情要快，因为我一星期后就要上路去伦敦，我从那儿乘船去法国。”理查王吩咐说。骑士想了一会儿，最后说道：“陛下，您已经让雨果主教惶惶不可终日，担心失去他的主教一职，他肯定会把一些值钱的东西送去请他弟弟——诺丁汉郡郡长罗伯特代为保存，这样，他若被逐出教堂，也不愁以后的吃穿用度了。罗宾汉肯定已经听说了您和雨果主教见了面而且还斥责了他。我敢保证雨果主教要是准备去见他的弟弟，不出一小时罗宾也会知道这消息的。因此，要是您能混

迹在雨果的人群里,您就可能落到罗宾汉的手中。”

“好理查爵士,我会再考虑一下的。”国王应允道,“现在,我要走了,你也到刚从雨果主教魔爪下夺回的你的田庄里去吧。”

因为约翰亲王当时在诺丁汉郡,国王准备去那里跟他弟弟好好谈谈在他外出期间所发生的这一切。

第十八章　森林里的较量

艾萨霸的手下上次到森林里来的时候,一心想赶在罗宾汉和他的大批人马回来之前劫走玛丽安,因而他们忽略了另外两个山洞,而那儿才是罗宾他们屯积物资的地方。可以说,他们除了烧毁一处秘密营地之外,给罗宾和弟兄们带来的危害很小。纵火烧掉艾萨霸的魔窟后的一个星期,罗宾和弟兄们就完成了修缮工作。他们都希望可以在森林深处舒舒服服地过个冬天。不出理查爵士所料,罗宾获悉圣玛利亚教堂的雨果主教将要去看望他的弟弟。

“他至少会带上一部分贵重物品,”罗宾说,“眼见着他主教的位子保不住了,他肯定会赶在理查王回来提审他以前藏起一批东西。真希望当时我也在大厅里,亲眼看着我们的国王斥责雨果主教的场面。”

这是一个晴朗的秋日,林间的秋叶纷纷飘落。雨果主教动身去诺丁汉,他随行带着三个修士护卫并由盖伊带领教堂的全部人马押运。盖伊带着 10 个人走在最前面,雨果主教骑在马上和六个牵着驮贵重物品的骡子的人及三个步行的修士走在中间,最后边又有 10 个兵丁压阵。进入森林的时候,一名商人请求借助他们的护卫一齐走,这回雨果主教很大方地答应了。他们刚刚走过一片林间空地,罗宾的人马就从天而降,他们出现得太突然

了，以致于整个战斗刚一开始就结束了。事后，盖伊说他的马脱缰了，但这是否要归功于他的马刺，人们就不得而知了。且不说罗宾的兵力约是他的三倍，他的那些殿后的兵丁，看到有人朝他们冲来，一箭未放，拔腿就逃。他们太害怕这些好汉了。此时，就只剩下雨果主教和他的三位修士以及驮着货物的骡子，还有那商人。商人没带什么物品，因而他并不怎么显得惊慌，他只是将帽子向下拉了拉，静观事态发展。“雨果主教，你好啊！”罗宾汉说，“从马上下来吧，我们有几句话要说。”

雨果主教气得发抖，但又只好乖乖下马和他的三个修士站到一起。

“一个星期以前，就是米迦勒节那天，”罗宾说，“我借了700个金马克给圣玛利亚大教堂。现在看起来，您好像已经用三头骡子把要还账的东西带来了。”

“我不知道你借钱的事儿。”雨果主教急忙插话说。“耐心点吧——待会儿你就知道了，你借的债可是多得数不清啊！”罗宾回答说，“除了你借的债之外，还有你把理查爵士囚禁在魔窟里，这笔账也是要算的。”

“那件事我并没有插手！”雨果嚷嚷起来。

“卷袍修士，你戳那雇员一下，让他开口说话，”罗宾叫道，“他曾经亲眼看到艾萨霸和凶狠的罗杰——”

“噢，不！”雨果主教尖叫，“让他闭嘴吧，我自己来招供。是我伙同艾萨霸将理查爵士囚禁起来的。”

随行的那位商人，身边有两个人盯着。此时，他背靠着树，微笑着点了点头。

“主教，为了那件事，我们还要收你700马克。”罗宾说，“这样够便宜你的了吧！”

“这下我可全完了！”雨果主教痛苦地呻吟着。

“还有一件事儿，就是我去营救理查爵士的女儿玛丽安并烧毁魔窟的时候，我损失了一些好兄弟。”罗宾沉着地说道，“我知

道，假如男人们战死了，你就会让他们的妻儿挨饿，我可不会像你那么丧尽天良。雨果主教，你必须出100个金马克分给这些孤儿寡母，这也不是个大价钱吧？”

“抢劫！暴行！”雨果主教又哀叫起来。

“抢劫和暴行，那都是胖主教的一惯作法，”罗宾冷冷地说到，“但是有时他们难免会落到同样的下场。小约翰，我们来看看骡子都驮了些什么东西。”

罗宾的弟兄们，在小约翰的带领下，忙着把袋子从骡子背上拿下来，并把里面的东西倒在地上。袋子里主要是一袋袋的金币和银币，一套银餐具，一捆羊皮纸契约书，一大包袍子和华丽的绸缎。雨果主教原本想把这批东西送到诺丁汉去，托他弟弟代为保管。

“一个破产的人有那么多东西，可真不错。”罗宾说，“小约翰，拿出雨果主教欠下的1500马克，选出一捆上好的绸缎给我们舍伍德森林的皇后做些冬天的衣服，并请主教阁下为我们大家跳个舞。”

商人一言不发地看着他们数钱，罗宾又转身对雨果主教说：“雨果主教，现在，我们的卷袍修士将要为大家唱支欢乐的颂歌，请您在草地上伴着曲子为我们跳个舞。修士，开始吧，我们要欣赏一下主教大人欢快的舞姿。”

“但是我有风湿病呀！”雨果主教极力反对，“我不能跳舞——我也不是块跳舞的料！噢，我的财宝啊，这可真是造孽啊！这是冒犯神圣的教堂！这没门儿！”

卷袍修士开始唱了起来，罗宾叫道：“马奇、施卡里，你们每人拿一支箭，刺他的小腿，我们来给他治治风湿病。”箭尖刚一刺穿他的袍子，主教就尖叫着跳了起来；随后，他把袍子提起来，露出他肥胖的大腿，像只发了疯的野兔似的跳了起来。卷袍修士唱完歌，雨果主教跳得已上气不接下气，罗宾的弟兄们大都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

“跳得非常好，雨果主教，”罗宾严肃地说，“肯定也治好了你的风湿病。现在，带着你的僧侣、骡子和你的雇员上路吧，但下次再不要替那些为非作歹的爵爷们写契约书了，再也不许囚禁善良的骑士。若是再让我抓住，可就有你们的厉害瞧了。要不是我们的好理查王要亲自审问你的话，你欺压百姓，我早把你绞死了，我也根本不会放你走了！还是让法律对你进行公正的裁决吧！”

这群好汉们看着雨果的手下重新把东西放到骡子背上，看着他们这群人如丧家之犬般地上路走了。

小约翰朝罗宾叫道：“喂，罗宾，这儿还有一个大块头商人等着我们的发落呢。我们放他跟着主教一伙到诺丁汉去吗？”

“暂时还不行，”罗宾说道，“他有多少钱？”

“40 马克，”小约翰答道，“这是我们问他时，他说的。”罗宾又吩咐道：“再搜搜看。”

他们把商人的长袍扯下，取下他腰间的袋子，打开来数了数。

“他说的是实情。”小约翰汇报说。这时候，商人抱着膀子，站在一边。小约翰又说，“不过他有一套上好的铠甲。”“这是他自己的事情。”罗宾说，“他是个老实人，但是他与雨果主教这样爱撒谎的盗贼一起走，我们就罚他 20 马克，再放他走吧。”

“天哪，这可太多了！”商人说。小约翰拿了 20 个马克以后把袋子丢给他，这商人跟上两步，猛地一掌把小约翰推倒在地。这些好汉们大叫一声，小约翰站起来的时候，有两名弟兄正准备拔剑上前。

“住手！”罗宾笑着叫道，“他有权利这么做。小约翰，你的礼貌都到哪儿去了？他并非一个没教养的人，他是个有资产的老实人，你该把袋子递给他才对呀！就像对待一个值得尊敬的人一样，你把袋子捡起来，递给他。”

“他的肌肉可真厚实。”卷袍修士笑着道，“商人，你愿不愿

意跟我玩玩比试掌力的游戏？”

“十分乐意，怎么个玩法？”商人问道。

“很简单。”修士走上前来跟他说，“现在，看好了，你站那儿，我站这里。刚才你推了我们那胖小子约翰一掌，他太小了，没承受住你这一掌。现在，我也像你刚才那样，推你一下，要是你能够站着不动地接了招，你就可以再推我一下。”卷袍修士想替他的朋友报那一掌之仇。

“那么，开始吧。”商人说，“我愿意和你玩这个游戏。”卷袍修士卷起袖子，给了那大个子商人一掌。他这一掌，不知把多少人推得在地上打滚，商人的身子却纹丝不动。“天哪，这可真是个铁打的商人！”卷袍修士说道，“现在，你动手吧！不然，我可要把你扔到地上去！”那商人随便地推了他一下，却把他推得满地滚。卷袍修士晕头转向地站起来。

“好商人，劲儿可真大！”他说，“我还以为教堂被推翻了呢，我脑袋里嗡嗡的，简直像是教堂里的钟声齐鸣。”“该轮我上了。”罗宾汉说。他看到自己两名最壮实的弟兄被轻而易举地推翻在地，有点恼火了，“站好了，买卖人，我要出掌了，之后我再接你的掌。”

罗宾使尽全力推了一掌，那商人脚下动了动，又摇摇头，好像是说这一掌力道可不轻啊。罗宾的弟兄中没有人接得住他这一掌，而这商人却没倒下去，这可叫罗宾大为惊奇了。“该我出掌了。”那商人说，同时罗宾运足了气，准备着接招。商人由于用力过猛。帽子甩到地上转个不停。而罗宾和小约翰、修士遭到一样的命运——被摔到地上。罗宾苦笑着站起来，突然，他认出了把他击倒在地的商人。他单膝跪倒在这个人面前，道：“陛下，您打败过萨拉逊人，被您打倒，这不是件见不得人的事。您先是扮作黑衣骑士，后又扮过朝圣者，而您现在装作一名商人，我们舍伍德森林的全体弟兄恳请您的宽恕！”

“哈！”理查王说，“可是猎鹿的事又怎么办？抢劫了我的教

堂的主教，劫掠经过此地的贵族，又怎么说呢？我为什么要宽恕你们呢？”

罗宾站了起来，说：“国王陛下，假如我洗劫了像雨果主教这样的人，我只是夺回盗贼们的赃物。假如说我抢劫了路过此地的贵族，也只是因为他们天良丧尽。我从没伤害过妇女和正直善良的人们。”

“你有什么资格去断定谁是正直善良的人？”理查王追问道。

“我只是根据我的良心去判断。”罗宾直视着国王的脸，不卑不亢地回答，“我一经断定，就做出公正的处理。我曾经洗劫过一个强盗般的修道院院长，并把得来的钱作为赎您的赎金，这样我们英国就可以由您这样英明的国王治理了。我曾经让那些剥削者为他们的罪行而感到惶惶不可终日，我在绿林里过着清白的生活，而那些贵族在自己的城堡里做着见不得人的勾当。陛下，您知道，魔窟里是个什么样的情况，所以有一位黑衣骑士帮助我们一起进攻。”

“是啊，这都是实情，”理查王愤怒地问：“你们猎鹿该怎么办呢？你们都违犯了王法！”

“我承认这是我们的不对，”罗宾直率地说，“但是，我们被迫成为不法之民，不猎鹿，我们怎么活得下去？陛下，这些人都曾经与您并肩作战过，他们都祈祷您能回到这片土地上制止这种暴政。陛下，您要治罪，就请拿我问罪吧！求您宽恕他们吧！”

“不，罗宾，”国王微笑着说，“要么一起治罪，要么一个也不问罪，我现在就这么决定了。现在，一切都要一笔勾销，你们每个人都恢复做自由人的权利，我还要任命你做舍伍德森林的监理官，你可以挑选些人归你统领，你们还可以得到相应的报酬。如果你的弟兄们有愿意跟我去法国的，可以跟我走，因为我需要带些勇敢善战的人去那里。”

“弟兄们，现在，”罗宾说，“为我们的好国王欢呼吧！英国从没有过一位这样贤明而又勇敢的国王！”

弟兄们忘情地欢呼起来，欢呼声在森林中久久地回荡着。此时，雨果主教正快马加鞭，他忘记了咒骂众多银钱的损失，只顾着急急忙忙地向诺丁汉奔去，他的手下都被他远远地撇在了后面。卷袍修士替这位“商人”牵来马，服侍他骑上去。“国王陛下，”卷袍修士说，“现在我们都已不是不法之徒了，我希望您能留下来跟我们一起吃顿饭，然后您可以向我吐露一点您是怎样将我打倒的秘密。”

罗宾也强烈要求道：“让我们护送您到诺丁汉去吧！”

但是理查王摇摇头说：“我向来单枪匹马，现在我将要赶到法国去了。你们这些勇敢的人一定要忠于我，不可再猎杀鹿了。在今天晚上我就会把恢复你们自由权的诏令送到诺丁汉郡长罗伯特·德·海瑙手中，这一诏令将在这个县的每个镇子上宣读。好了，再见吧，舍伍德的监理官。我回来以前，你一定要忠于职守啊！”

理查王挥一挥手就骑马走远了，罗宾和弟兄们都脱帽站在森林间空地上目送他远去。然后，小约翰叹了口气，转身问罗宾：“罗宾，我们现在到哪里去？我们的好日子是一去不复返了！”

“可不能这样说，”罗宾说，“谁愿意留下来和我一起看守森林，就可以留下来。每年都有很多猎物可供我们消受。我们以前的战利品，足可以使我们每人都很富裕。当然，你们如有愿意的也可以去租些田地或者到城里去谋生。但我是要留在绿林里的。”

有 20 多人决定离开绿林，去找个地方定居，但是其他人都留下来了，他们同罗宾一起从诺丁汉的郡长手中领取了恢复他们自由权的证书。当郡长把证书给罗宾时，他脸上那种酸溜溜的表情逗得众人哈哈大笑起来。罗伯特·德·海瑙可是一直想把他们这些人都绞死的呀。

“郡长，”罗宾问道，“现在你是否想取回那支你签了名的箭？”

郡长摇摇头，又恶狠狠地说："等着瞧吧，每个国王都会有驾崩的那一天！"

第十九章　盖伊再次冒犯

有个古老的民谣说理查王宽恕罗宾和弟兄们之后，就把他们带到宫廷里去为他效力，但这可能是讹传。因为理查王从奥地利的一个城堡被赎回以后，他在伦敦呆了几天，就去林肯郡和中部地区惩治那些在他东征期间，追随约翰亲王干尽坏事的恶霸。之后，他又回到伦敦去筹集款子，召集人马去法国了。从那以后，他再也没有回来。这次，他在英国一共只呆了三个月。他想罗宾既然射杀过国王的鹿，当然应该知道如何防止别人猎鹿，因而理查王任命他为森林监理官还是比较有可能的一种说法。

罗伯特·德·海瑙对此事十分恼火，理查王还没离开英国，他就急忙去与约翰亲王密商。他把那份他称为是"天大的不公正"的恢复罗宾汉他们自由权的文件放到约翰亲王面前。约翰亲王心领神会地点点头，说："慢慢来吧，郡长。目前我皇兄手头有许多事情要处理，你把那些人的名单给我，我再给你签署一份重新宣布他们为不法之徒的文件。"

郡长拿了那份有约翰亲王亲笔署名的文件返回到了诺丁汉，在文件中约翰亲王授权给他再度宣布罗宾汉和弟兄们为不法之徒。

这一消息对于罗宾汉他们不啻于晴天霹雳。自从罗宾索回自己的洛克斯莱田庄后，就派马奇在那里负责管理。这天，当宣读员宣布这一文件时，马奇碰巧在诺丁汉，一时间，全城议论纷纷。马奇赶快返回到洛克斯莱去，因为他知道罗宾和玛丽安第二天要来看望他。而且他也要通知农庄上的另外一些人，避免他们被抓住绞死。

眼下正是暮春时节，傍晚马奇回到洛克斯莱时，借着落日的余辉，他看到田庄周围有铠甲在闪闪发亮。吉斯伯恩的盖伊，受雨果主教之命，早已率人马在那儿打好埋伏。但马奇在森林的生活经验已经使得他目光十分敏锐，当他发现这一情况后，他没有再到洛克斯莱田庄上去，而是掉头直奔舍伍德森林。他急急忙忙赶到罗宾和玛丽安及其他弟兄们的秘密住处。

“好罗宾，”马奇说，“这次我们死定了。”

“别乱说了，”罗宾说，“不是有句老话吗，‘死人不传话’，而你不是来传话的吗？”

“罗宾，诺丁汉的郡长又宣布我们为不法之徒了，今天我听到城里在宣布这一文件呢。”

“他以前也宣布过一次，可是我们并没死。”罗宾泰然自若地说。

“而圣玛利亚大教堂已经派人在洛克斯莱周围设下埋伏，”马奇继续说道，“我们只要一露面，就会被抓起来。”

“这可是个好消息。”罗宾说，“这下我要拧断盖伊老爷的脖子，而且，若是我们愿意的话，我们也可以在他的田庄上布下伏兵。人们都说好戏一旦开场，双方都必须出场，这才像个样子嘛。”

“罗宾，你看起来好像一点儿也不惊慌。”小约翰说。

“惊慌？”罗宾大笑着反问，“不，因为我在担任森林监理官这段期间，只分配有限的几头鹿给我们吃。小约翰，现在我们又有许多鹿可以吃了，而且我们又有了享受自由权期间所得不到的其他东西。”

“那么，你准备怎么办呢？”小约翰问道。

“噢，”罗宾说，“首先，我们要让卷袍修士将我们挂起来准备明天吃的鹿肉都烧出来吃掉，因为我们现在想吃多少鹿肉就有多少。之后，我们要拿出一整桶的好酒来喝，因为下星期从纽瓦克来的一辆运酒车要经过此处，我们会把那批酒都扣下。我们

首先要高高兴兴地大吃一餐，然后就去拧断吉斯伯恩的盖伊的脖子！”

玛丽安看到他们几个说话，就走了出来。罗宾伸出胳膊，深情地将她揽住。

“亲爱的，”罗宾说，“我们又成了不法之徒。现在，你愿意我把你送到你父亲那儿去吗？那儿要安全一些。”

玛丽安冲他笑笑说：“罗宾，什么时候你厌倦我了，再把我送走吧。没厌倦，可不能送我走噢！”

罗宾温柔地亲了亲她，道：“你去告诉卷袍修士要他好好准备饭菜，今天夜里我们要大吃一顿。告诉他把鹿肉都用掉，不要节省，现在所有的鹿又都是我们的了。明天早晨，我们要动身去吉斯伯恩田庄。”

小约翰说：“我想，我应该去开桶倒酒了，马奇，过来帮我个忙。”

“马奇，搬两桶酒出来，”罗宾汉说，“因为小约翰和修士每人一口下去，就所剩无几了。”

正如罗宾所说，他们吃饭的时候，已经很晚了。但是席间却洋溢着他们这一时期所少有的欢乐气氛。因为，理查王一到国外去，那些教士和贵族们又随心所欲地欺压百姓。但是罗宾作为国王的臣民，却不得不守法，因而只有白白放过那些恶霸。假如他还是没有被授予自由权的舍伍德森林之王的话，他绝不会坐视这些暴行不管。而今他又成了舍伍德森林之王。他们还没在桌前坐定，威尔·施卡里就赶来了。自从他们获得自由权以后，他就去和磨坊主老马奇合伙做生意了。现在，他意识到在舍伍德森林之外太不安全了，因而他又回到了罗宾的队伍中来。他们高兴地吃着饭，玛丽安也在场，这就更为他们增加了热烈的气氛，罗宾在考虑着下一步的计划。

第二天上午九十点钟，盖伊率领手下，又累又饿地回家去了。他们在洛克斯莱农场守候多时，却一无所获。他们不仅没抓

到他们想抓获的小马奇,更没抓到别的什么人。盖伊一路想着要先回他的农庄休息一下,吃点东西,再去向雨果主教汇报说那一群不法之徒早已经得到风声,知道他埋伏在那儿。但突然有七八十人从离他们 400 码远的树篱中冒出来,一阵箭雨从他们耳边飞过,射在他们的马具上。除了三个被射倒在地,两个腿部中箭,一个肩部中箭,其余的人都像中箭的野兔一般撒腿就跑,而盖伊本人更是不甘落后。

“真是个勇敢的汉子!”罗宾揶揄说,“我们应该给他点把火,免得他回家的时候迷了路。”

罗宾带了五六个弟兄在盖伊的农庄上放了一把火,其余的弟兄监视着盖伊及其喽罗们的去向。盖伊的田庄上有几个农奴,看见罗宾等人走近,都逃得没影了。他没有烧那些草堆和牛棚,但盖伊的石头房子很快被熊熊大火包围了,火焰蔓及四周的草屋,滚滚浓烟直冲云霄。

盖伊第二次出兵捉拿罗宾汉,就这样不光彩地收了场。而被烧了的田庄是圣玛利亚大教堂的财产,因此雨果主教暴跳如雷,发誓要报仇雪耻。

第二十章　理查爵士的报答

理查爵士靠着他从罗宾这里借的 700 马克,才把他的田地从圣玛利亚大教堂的雨果主教手中夺回来。春天又来了,理查爵士应该去向罗宾还钱了。

理查爵士在他的田庄里过着平静的日子,他把收租所得的钱都积攒起来,因而现在他不仅能还清所借罗宾的 700 马克,还带领随从给罗宾送去许多礼物:一百把上好水松木打制的弓和许多捆箭,这些箭是用光闪闪的金属作箭镞,而且饰有漂亮的孔雀翎子。

理查爵士和随从急急忙忙向彭达村赶去的路上，他们来到一座小桥边。住在附近的乡民正在桥上举行摔跤比赛，获胜者可赢得套着华丽马具的白色高头大马一匹，手套一双，金戒指一只，还有葡萄酒一桶。理查爵士赶到的时候，围在摔跤场地边上的人群爆发出一声大叫。

理查爵士拨开人群，想弄清楚发生了什么事，却发现附近地区最受欢迎的摔跤冠军被一个自由民摔在地上。以前谁也没见过这人，那天他突然出现并且要求参加比赛。

“这个比赛，所有来的人都能参加吗？”理查爵士问。

被他问到的那个围观的人告诉他：“是的。但是彭达村的人嫉妒这个叫亚瑟·白兰德的外来人，恐怕他们会揍他一顿，再把他扔到河里，而不让他领走那份奖品。”

“这种事万万做不得！”理查爵士叫起来。他带着随从挤到场地中央，拿开了就要落到亚瑟·白兰德身上的短棒。理理爵士向围观的人说了好久，他的话入情入理，再加上他身后那些全副武装的随从，让这群人恢复了理智，人们最终把奖品授予真正的获胜者——亚瑟·白兰德。理查爵士又向他买了5马克的酒请大家喝。人们高兴地欢呼起来，他们开始为理查爵士和亚瑟·白兰德的健康干杯，好像全忘了他们刚才还想把亚瑟·白兰德的脑壳敲碎，把他丢到河里去。

解决这些事情耽搁了一些时间，尽管理查爵士飞快地赶路，等他到达约定地点时，中午早已过了。

而同时，罗宾和弟兄们等了半天也没等到理查爵士。最后，小约翰说：“咱们还是吃饭去吧！”

“现在还不行，”罗宾说，“恐怕圣母玛丽亚对我生气了，她现在还没把我的钱送来！”

“主人，不要猜疑！”小约翰叫了起来，“现在才刚到中午。你放心吧，太阳下山之前，一切都会好起来的。我敢发誓，理查爵士是个正直而又值得信任的人。”

罗宾说："小约翰，你和马奇、施卡里一起带着弓，赶快到北大路去。假如你们找不到理查爵士的话，你们可以帮我请个别的客人来代替他。"

这三个人，穿着清一色的绿衣服，腰间佩着剑，手里拿着弓，就大步走了——可是他们连理查爵士的影子都没见到。

但是，他们埋伏在草丛里等候不久，就看见两个穿着黑袍子的修士骑着白色骏马向他们走来。这两个修士身后跟着一大帮侍从和护卫。

小约翰笑着对马奇说："我敢以性命打赌，这些人肯定给我们送钱来了！因此，拿出点精神来，把你们的剑抽出来，把箭扣到弦上——跟我来。我知道这两个修士带了20多个随从——但是不带客人，我不敢回去见罗宾啊！"

小约翰一边说着，一边跳到路中间，马奇和施卡里跟在他身后。小约翰把箭对着带头的修士，叫道："站住，你这个没教养的修士！不许向前走！再走一步，你就死定了！我的箭瞄准你帽子下一英寸的位置！快跟我走——我的主人等了这么久还没吃饭，他正发火呢！"

"你们家主人是谁？"一个修士问。他被这突如其来的命令惊呆了。

"他就是罗宾汉！"小约翰回答道。

"他是一个强悍的盗贼！"那修士颤声说道，他的脸都吓白了，"我没听说他做过什么好事！"

"你胡说！"小约翰大喝一声，"你会为此悔恨不及的！他是森林里最好的自由民，他命令你们去跟他一起吃饭。"

"我们要是不去又会怎么样呢？"那修士继续问道。

小约翰镇定自若地说："那我就射箭。"

那修士犹豫了一下，又说："我的手下，会把你们三个都杀了！"

"我有100个弓箭手藏在路两旁的灌木丛后面，"小约翰毫

不害臊地夸口，“我只要举起手，下一道命令，你们每个人都会胸口中箭而死！”

听到这里的时候，那些侍从和护卫都极为惊恐，而小约翰刚一作势要举手，那些随从都不约而同地四散逃命去了，只剩下这两个修士骑在马上，惊得一动也不敢动。

“我把他们都赶走了。”小约翰笑道，“事实，我们只有三个人。现在，马奇、施卡里，你们牵着马笼头，在前面给我们的客人带路；我呢，端着弓，走在后面——以免发生意外。”

他们就这样把这两个修士带到彭达村，罗宾正在那儿等他们呢。他十分有礼貌地招呼了客人。

“这都是些没教养的客人，”小约翰不满地说，“他们的随从都是些脓包！他们至少有20人——可一见到我举弓，就都吓跑了！”

“好，请大家都入席吧。”罗宾笑着说，“我们一定会好好款待我们的客人。”

“这是暴行！”第一个修士抗议说，“我是圣玛利亚教堂雨果主教麾下的塞拉尔大师，这位虔诚的僧人是我的教士。”

“塞拉尔大师，哈，哈，哈……”罗宾大笑起来道，“那么你们的义务就是向教堂提供食物和酒——还帮教堂征收实物税和税银。或许圣母玛丽亚派人给我送钱来了——派她的仆人……但是，我们先吃饭吧。小约翰，给塞拉尔大师倒一盅好酒，他的酒量肯定不小——我要和他干几杯！”

塞拉尔和他的教士勉强喝了点酒，并假装吃了点东西。“现在，好吧，”不一会儿，罗宾说道，“塞拉尔大师，你要是真的带钱来了，就先让我们过过目吧！要是你手头缺钱，或许我还能帮你们一把呢。”

“我不知道欠过你什么钱啊！”塞拉尔大师不安地嚷起来，“况且，我身上也没带钱。”

“一点儿钱也没带？”罗宾不相信地问道。

“只有20个先令。”塞拉尔道，“我以神明起誓，我这次出来，只带了20个先令，再没有了。”

“哎呀，那可真是够穷的！”罗宾同情地说，“假如你真的只有这么点钱的话，你路上还需多少我都会给你……小约翰，搜搜这些虔诚的绅士们的鞍袋，再搜搜他们的身上，免得他们忘记报上来一两个先令。”

塞拉尔吓得脸都变白了，而他的教士开始喃喃地祈祷。小约翰把一件风衣铺在地上，搜查了一会儿，就在上面堆起了一堆光闪闪的金子和银子。

“1400马克！”最后小约翰宣布，“那还只是金币，那里还有一堆银币，总可以折合几个金马克。”

“我们的圣母玛丽亚，把理查爵士借去归还雨果主教的钱给我送回来了。”罗宾说，“天哪，她付的利息可真高！来，给塞拉尔大师和他的教士再倒满酒。可是，先生们，你们是要到哪里去啊？”

“去找约翰亲王殿下，”塞拉尔回答说，“这些钱是给他的——你要是敢动一个子儿，他索取的利息也将是很无情的。我身上还带了主教大人的一封信，说是要采取行动煞一煞一个叫什么理查爵士的气焰，这家伙是一个不法分子，他当着主教的面公然反对神圣的教堂。”

“你说的那个骑士，”罗宾摹仿塞拉尔那夸大的语调说，“是我的一个好朋友——而那个什么约翰亲王，他背叛了我们的好理查王……这些金子是要送到皇家金库里去，是吧，塞拉尔大师？”

“是，确实如此。”

“那样我们将替理查王保管这笔钱，至于那些银币吗，我们把它收作你们今天和我们一起吃的酒饭钱。”

“我们要是没来这鬼地方就好了！”塞拉尔后悔地捶胸顿足，“我们要是在布利兹或敦卡斯特吃饭，不知道要便宜多少

呢！”

“现在回到约克郡去吧！”罗宾厉声说道，“替我问候你们的主教大人：告诉他要是胆敢对理查爵士无礼，可要当心点！还要告诉他，每天派一个像你这样的客人来我这里吃饭！”塞拉尔和他的教士一路上心疼着损失的钱财，并发誓要对罗宾他们进行可怕的报复。他们前脚刚刚走，理查爵士就带着他的一小队人马赶到了碰头地点。

“好骑士，你好啊！”罗宾高兴地大喊，“身体还好吧？圣玛利亚大教堂的主教没有抢走你的房屋和土地吧？”

“托神明庇护，托你的福，”理查爵士认真地说，“我的房屋田地都又回到我手中，我现在什么债也不欠。但请你原谅我赴约来迟：我路上碰到一场摔跤比赛，要不是我停下去帮助的话，一个叫亚瑟·白兰德的好自由民十分可能要遭人冤枉。”

“原谅？”罗宾叫道，“我谢你还来不及呢——任何帮助好自由民的人都将会永远赢得我的友谊。”

“多谢了。”理查爵士说，“现在，请收下我欠你的这700马克吧，多亏它挽回了我的田地，还有20马克是利息。”

“可是，我的好朋友，”罗宾非常严肃地说，“你没欠我什么钱。你欠的钱都已经付清了：一小时前我们的圣母玛丽亚托他的仆人——圣玛利亚大教堂的塞拉尔送来了整整700马克，另外还有700马克的利息呢。若是我收你两次钱的话，我会永远遭人唾骂的。但是说真的，好骑士，您能来这儿就比什么都好。”

理查爵士如坠五里云雾，不知道说什么才好，但是罗宾很快就把刚刚发生的事告诉了他，他们俩开心地大笑了一场。“用我的名誉担保，”理查爵士诚恳地说，“这确实是我借你的钱啊！”

“你拿去好好地派个用场吧。”罗宾说，“去买一匹好马和一套好盔甲，以便去追随我们的好理查王作战，或是保卫别的好自由民……或是保护你自己。这次我劫了塞拉尔大师的钱袋，恐怕约翰亲王会指控你和我勾结在一起，而做出什么对你不利的

举动。”

“你的处境就更危险了，”理查爵士说，“雨果主教和郡长都会派人来抓你的。所以，请收下我带来的这些小礼物吧：我在自己的田庄上，砍木请人做成的100张上好水松木弓，一百捆箭，这些箭是正宗的好箭，而且还装有孔雀翎子。”

“我十分高兴收下，”罗宾说，“正如你所说，也许我们很快就用得上……来吧，中午刚过，我们先喝一大樽酒，这没什么妨碍吧。晚上，我们再请你好好吃一顿……”

第二十一章　郡长自食恶果

现在，尽管罗宾汉和弟兄们又被迫成了不法之徒，但他们得到很多朋友的支持。因而，无论以什么样的方式去袭击他们，都没法取胜。人们都知道理查王已恢复了罗宾他们的自由权，再度宣布他们为不法之民，只不过是郡长罗伯特和雨果主教一些人的坏主意。并且，人们都说，理查王总有一天会回来的。

时间就这样一天天过去了。后来，海外传来理查王在曹勒兹城堡前中箭身亡这一则令人悲痛的消息，罗宾和弟兄们为失去了这样一位好国王而痛心万分。

理查王去世两年后的一个夏天的早晨，罗宾正在离诺丁汉不远的森林里打猎，他的一个弟兄急急忙忙向他奔来。罗宾听了这个弟兄带来的消息，取出小号吹了一声。几分钟以后，就有40多个弟兄挎着弓，佩着剑，赶到他身旁。

“我们得快点儿，”罗宾对弟兄们说，“罗伯特·德·海瑙抓住了我们的小约翰，要把他带到诺丁汉去绞死。”

“眼下郡长在哪里？”威尔·施卡里问。

“他正押着小约翰朝诺丁汉去呢。”罗宾说，“现在我们有足够的人手去营救我们的兄弟，我们快点儿动身吧！因为他一旦

被关进诺丁汉监狱，若想从绞刑吏手中救他，就没那么容易了。”

罗宾一边走，一边从箭袋中取出所有的箭，细心地一一查找，拿出那支他已保存多年的箭，这支箭上有郡长亲笔签写的名字。上次罗宾把他放走，他却毁约，没有送来那笔赎金。看来，他们抓住小约翰的时候，他是孤身行动的。那个为罗宾汉报信的弟兄亲眼看到郡长带着一队人马，押着他的犯人朝诺丁汉走去。小约翰被拴在郡长的马鞍旁，双手被捆在身后。

罗宾一行来到小路上，他们根据马蹄印断定郡长和他的爪牙们还没回诺丁汉去。罗宾决定从郡长的魔爪下把他的勇敢的弟兄救出来，因而他将弟兄们布署好，在那儿等了足足半个小时。

正午过后，大道上才传来马具的叮当声和低声说话的声音。罗宾和弟兄们知道郡长这下子终于走过来了。郡长骑着马走在前头，小约翰双手被绑，由一根拴在郡长马鞍上的绳子拖着走，后面还跟着将近 50 个兵丁。罗宾看到小约翰都快走不动了，他二话没说，举箭便向马头射去。那马顿时毙命，郡长差一点从马背上摔下来，他赶紧拔出剑来。

“啊，有埋伏！”他大叫，“伙计们，快抓住他们！”

罗宾知道郡长手下都是些又壮又顽固的诺曼底走狗，而且他们在人数上也超过自己的人马。但是罗宾的第二支箭已除掉了一个人，在弟兄们的箭雨攻击下，又有六个人倒下去了，这些喽罗们都拔剑助战。罗宾他们决定誓死拼杀来营救他们的大块头弟兄——小约翰。这是一场残酷的厮杀，双方伤亡都很大。罗宾的弟兄们个个英勇杀敌。现在，郡长的手下共有 12 人丧生，而罗宾也损失了 10 名弟兄。威尔·施卡里杀死一名敌兵，冷不防郡长从背后刺了一剑，倒地身亡。这个恶魔杀了他的爱将——威尔·施卡里，这使罗宾气愤难当。要知道，威尔·施卡里和小约翰一样是他深爱的弟兄。此时，罗宾退后一步，取出他保存了很久的那支箭。“郡长，别忘了你签了名的这支箭！”话还没说

完，箭已飞了出去。

那支箭不偏不倚正射中罗伯特·德·海瑙的脑门。那时，罗宾已有一半儿的弟兄倒下了，郡长的人马也有半数以上丧生。战斗开始以前，这群好汉都在林中打猎，压根儿没想到会有这场恶斗，而郡长的人马全副武装，是有备而来。

郡长一完蛋，他的手下就慌了神，一下子就使出看家的本领——四散逃命去了，可后面飞蝗般的箭雨还是没有饶过他们。郡长卑鄙地从背后刺了一剑，威尔·施卡里倒地长眠。那天，罗宾痛失爱将，但是也展示了他最高超的射技——郡长的一个手下就快逃到诺丁汉城门下，罗宾从1里开外的地方射出一箭，结果了他的性命。这也是那群敢于和罗宾他们短兵相接的人中最后一个丧生的。

他们给小约翰松了绑，他伤得非常厉害，因而他们只好把他抬回大本营进行治疗。小约翰的伤过了几个星期才痊愈。他们把威尔·施卡里埋葬在绿林中，罗宾为失去一位勇猛的战将和真诚的朋友而悲痛万分。据说，那一天罗宾损失了18位弟兄，而郡长那边有30多人死亡。

但是那些侥幸逃回诺丁汉的人说，他们差一点把那些不法之徒全部消灭，他们还说罗宾本人也身受重伤。他们夸大对手伤亡的人数以遮掩他们的失败。因此就有谣传说舍伍德森林里现在都是些残兵败将，如若进攻，可以一举歼灭他们。当然，已死郡长的哥哥——雨果主教也听见了这些传言。

他给他弟弟做完安魂弥撒，从诺丁汉参加完葬礼回来后，又把盖伊召来密谋。

“盖伊，我一次一次地派你去攻打那些不法之徒，”雨果主教说，“可他每次都羞辱了你。但我想，现在，我们终于可以抓住他了。”

“主教大人，你是想让我再去抓他？”盖伊问道。

雨果主教点点头，说：“我们要为我弟弟报仇，射死他的那

支箭上，写有他的名字，这很显然是蓄意谋杀。这个仇，我们非报不可。”

“你让我怎么抓他呢？”盖伊问，“若是我到舍伍德森林里去捉拿他的话，我就是找上一年，也不会找到一个人影。他对森林里的地形太熟悉不过了。”

“不，”雨果主教说，“那样也是瞎忙活。你去把我们的人马都召集起来，不要告诉他们要去干什么，免得走露风声。我们大约还有 40 个兵丁。我就放出风说我们下星期末要去诺丁汉给约翰亲王交租银，恰巧这笔钱也该送去了。还说这次只有五个人押运。”

“啊，”盖伊说，“这可是个绝妙的诱饵。”

雨果主教狡诈地点点头：“确实是个好诱饵，”他说，“由你来设这个圈套。等运租银的队伍走了半个小时，你再率队出发。当罗宾和手下忙着洗劫财物的时候，你就率领人马把他们一网打尽。”

盖伊点点头，同意了。

第二十二章　艾伦的故事

一天清晨，罗宾汉在森林里打猎。当他穿过通向米登谷的小路时，他看见一个年轻人坐在一棵倒了的树干上，身旁还放了把竖琴。尽管他的衣服上沾满了泥土又不加修饰，还是可以看出它们一度曾是很华丽的。他坐在那儿，唱着伤心的小曲，根本没有注意到罗宾站在他身旁听着。

当这年轻人停下来的时候，罗宾说道：“嗓音不错，可用的不是地方。为什么要坐在树上像只猫在哀号？你是谁？”

“米登谷的艾伦·戴乐。”那小伙子说，“今天本该是我大喜的日子，但是今天，我的心上人，漂亮的埃莉诺被迫嫁给沃瑟

普的拉尔夫爵士，他是个有钱的老流氓。埃莉诺是一心想要嫁给我的。四个小时后，她就要在米登谷的诺曼底教堂里跟他结婚了。我什么办法也没有，只有在这儿唱悲伤的歌了。”

“不，好艾伦，你有许多事要做。”罗宾说。同时，他取出了自己的银号，吹了起来。

“很好听，”艾伦说，“但你吹这个干什么？”

罗宾还没来得及回答，小约翰就从树丛里跑了出来，手里的箭已扣到弦上。然后，卷袍修士拎着大棍子也来了，陆陆续续总共来了 40 多人，把罗宾和艾伦·戴乐团团围住，他们都不知道到底出了什么事。

“朋友们，”罗宾说，“我们要去米登谷参加一个婚礼。沃瑟普的拉尔夫爵士要娶美丽的姑娘埃莉诺——至少我们在去那儿之前，他认为会跟她结婚。好艾伦，你得稍微打扮一下去参加婚礼呀，我们可不希望你看起来就像只刚跟猫斗了一架的垂头丧气的鸟。”

“我不想去参加婚礼。”艾伦说。

“不，等我把计划告诉你以后，你会愿意去的。”罗宾笑着说，“过来，我告诉你。”

艾伦留神地听着，小约翰越听笑得越厉害，卷袍修士索性大笑起来。

三个小时后，米登谷的诺曼底小教堂里响起了欢快的钟声，老拉尔夫爵士，身穿华丽的绸衫和镶着蕾丝花边的天鹅绒衣服，在十几个侍从的陪同下走进教堂，到圣坛边去等待他的新娘。老拉尔夫爵士等了快一个钟头，新娘的父亲才把她领进教堂。这姑娘脸色惨白，百般不情愿，可是又无力逃脱这个厄运。教堂里半数以上的位子都坐满了，一个穿风衣的高个子倚靠在离圣坛不远处的大柱子上。在夏天穿风衣，这可是比较少见的。埃莉诺的父亲把她领到圣坛上去时，这高个男子好奇地盯着她瞧，发现她的眼睛都哭红了。

她刚站到老拉尔夫爵士身边，那高个男人就把风衣甩掉，拿出银号，放到嘴边大声地吹起来，把神父的声音都压下去了。神父已经开始为婚礼致词了。听到这一号声，教堂里四分之三的人都站起来，向圣坛边走去，新娘的父亲和老拉尔夫爵士都惊呆了。那个吹小号的高个子，正是罗宾，他一把抓住老拉尔夫爵士的肩膀，将他拽到一边，丢给小约翰去看管。小约翰揪着他的耳朵拖住了他。

"你们要做什么？这是暴行，是亵渎神明！"新娘的父亲大叫起来。

"没有的事。"罗宾说，"我们只不过是阻止把一个美丽的姑娘卖给一个死了三个老婆的老恶棍。我们盼望，这老恶棍也早点死。小约翰，看紧他，他要是再不老实，就把他的耳朵打掉。现在，艾伦·戴乐，你愿意娶美丽的埃莉诺吗？"

艾伦站在刚才老拉尔夫爵士站的位置上，高兴地说："我太愿意了！"

罗宾继续问道："埃莉诺，不嫁给那只秃头孔雀，你愿意嫁给艾伦·戴乐吗？"

埃莉诺小声说愿意，同时她还握住了艾伦的手。

"神父，请你继续主持婚礼吧！"罗宾说，"一定要好好主持啊，我们要请老拉尔夫爵士作婚礼的证人。老拉尔夫爵士，你给我闭嘴，要不然我和小约翰每人拧掉你一只耳朵！神父，请继续主持婚礼。"

"不行，"神父颤声说道，"因为结婚预告上宣布的不是他们两个人。"

"这很容易就改过来。"罗宾说，"卷袍修士，你这个老酒桶，你在哪儿？替我把结婚预告改为艾伦·戴乐和埃莉诺！"

卷袍修士摇摇晃晃地走上前来，爬上唱诗台，大声宣布了三遍，又下来了。

"现在一切就绪，"罗宾对神父说，"继续吧，神父！我们这

里有许多人可以作证呢！”

“谁作主嫁出这姑娘？”神父哆哆嗦嗦地问。

“我，罗宾汉，将她嫁给这个人。”罗宾大声回答，根本不理会她的父亲，“谁要是在他们俩之间作梗，就请来找我吧！”

之后，神父替他们主婚。婚礼结束后，罗宾要求新娘第一个吻他，新娘愉快地答应了，因为在罗宾的帮助下，她不仅摆脱了嫁给老拉尔夫的厄运，还获得了意外的幸福。罗宾同弟兄们护送新郎、新娘到艾伦家去。艾伦的家是所坚固的石房子，四周有大片肥沃的田地。婚礼的消息早已经传到艾伦母亲的耳中，她吻了新娘，高兴地欢迎她的到来。

艾伦的男仆女佣为这群好汉们准备了盛宴。卷袍修士为大家唱了一首歌，艾伦弹竖琴伴奏。夏天的太阳就快要落山了，他们仍高兴地喝着酒、吃着饭。饭后，罗宾汉将弟兄们召集起来，辞别新郎新娘上路了。他们还要走上好几里路赶回营地去呢。

“别忘了，”艾伦大声说，“你们任何人路过此地时，这里的大门随时对你们敞开！”

“也欢迎你和你的新娘到我们森林里去，”罗宾说，“希望你们不久就会去看望我们。”

“但我怎么才能找到你们呢？”艾伦问道。

“坐在一棵圆木上大叫，”罗宾说，“用不着多说，我们就会知道是谁。你大声地喊，不愁没人给你带路。我妻子玛丽安肯定会好好欢迎你们的。”

没过几个星期，艾伦就去坐在一棵圆木上，唱了一支歌。自那之后，他和埃莉诺就成为这群好汉们的常客。而这些好汉们，只要一经过此地，就会去看望艾伦夫妇，他们总是会受到盛情款待。

第二十三章　盖伊的最后阴谋

这一日，阳光照耀在舍伍德森林的空地上。雨果主教按计划行事，派他的一队人马前往诺丁汉。他坚信罗宾和弟兄们一定会出来打劫骡队，这样跟在后面的盖伊就能率人马轻而易举将他们拿住。看起来，这一计划还很灵验，那几个修士和骡队离诺丁汉城门还有两英里的时候，一群好汉从森林中冲出来，把他们团团围住。

“站住，你们这些臭修士！”领头的卷袍修士叫道，“这些货物统统要检查一下。”

“你才是臭修士呢。”安琴姆反唇相击。安瑟姆是雨果主教的雇员，他是这批人马的领队，“这些是我们运往诺丁汉圣尼尼安教堂的圣物，供收获庆典时使用的。谁敢碰一下，就是对神明不恭。”

“圣物？”卷袍修士问道，“别担心，我们会把那些圣物一类的东西给你们留下的。”

他们把骡背上的货物都拿下来，发现里面装的是：雨果主教磨坊里磨出来的上好面粉，几袋子金马克，一些上好的布匹和亚麻布的制成品。这些全是雨果主教送给诺丁汉郡新任郡长——西蒙·加迈尔的礼物。雨果主教原想：有盖伊的人马在后面押队，是不会出任何差错的。西蒙·加迈尔新近被任命来接替死于罗宾汉之手的罗伯特·德·海瑙郡长。马奇从那个雇员——安瑟姆身上，搜出一封信，拿给卷袍修士。修士就大声地把信读给弟兄们听。

西蒙·加迈尔郡长大人台鉴：

敝圣玛利亚大教堂全体人员向阁下问安。兹备簿礼一份，请笑纳。并请光临敝教堂一叙，届时当具菲酌恭候。如事情如我所

料，恶棍罗宾汉，当于今日为我属下盖伊或擒或杀。如能活捉，盖伊当押往贵府，阁下可将其吊死在城门之上，以儆效尤。盖伊亦可剿其同党。恐仍有少数恶徒逃走，危及他人，敬请郡长阁下，派兵剿林，焚其巢穴，使舍伍，德森林道路畅通。我坚信盖伊可将其生擒，若他死于绞刑而非战死，余之心愿足矣。

谨向阁下再次问安，敬请笑纳区区薄礼。

敬颂

钧安！

雨果主教

于圣玛利亚教堂

卷袍修士读完后讥讽道："信写得不错嘛！我想，把这信读给罗宾听，他一定很高兴。伙计们，把东西装好放到骡背上，管他有没有手指盖、鞋袋之类的圣物。我们也像雨果主教一样，出于好心，把这些恶棍像捆小鸡一样地绑起来，用破布把他们的嘴塞上，免得他们叫唤，再把他们丢到路边去，这样雨果主教就没那样容易找到他们。现在，我们去看看罗宾和其他弟兄们都在做什么。"

骡子由六名弟兄赶到他们的大本营去了，而安瑟姆和其他修士都乖乖地被绑起来，嘴里还被塞上了布条。他们心中盼望着盖伊快点儿率人马来赶走这群不法之徒，将他们救出来。但他们白等了一场，因为，他们根本见不到盖伊或其他人的影子，更听不见他们的声音。

在骡队后面一英里的地方，盖伊率着 20 个骑马的和 30 个步行的兵丁向前赶路。他们来到一个地方，这里的道路很窄，只能容下两三个人并排走。小路两边的树丛密极了，路非常难走。忽然，他们前面的一棵大树干倒下来，挡在路上。马无法跨过这么粗的树干，正想后退，后面的树干又倒下来了，他们连人带马都被困在了中间。

在他们前面，离第一棵倒下的树不远处，罗宾走了出来，盖

伊手下的十几支箭立即都瞄准了他。可他们一支箭还没能射出，对方的一阵箭雨就已射过来了，顷刻之间，雨果主教就损失了十几个兵丁。

“谁还想射箭，就会落到同样的下场。”罗宾冷冷地说道，他走到那棵挡在路上的树干前说，“盖伊，我们又有一阵子没见面了。这次我想单独和你谈谈——用两把剑来讲话。”

盖伊原以为自己的人马会比罗宾的多一倍，现在，当他看见从绿林里源源不断地跑来观战的好汉，他才明白罗宾的人马远远超过了他的。盖伊也很清楚对面这帮好汉箭无虚发的技艺。“我承认，”他垂头丧气地说，“这次你又胜我一筹，我不愿再徒耗这些好人的性命了。”

“你放心好了，”罗宾说，“我的弟兄们会照料好自己的。好人不会受苦的，让你身后的那帮诺曼底走狗倒霉去吧！”

“罗宾！”卷袍修士从后面大喊。他拿着刚从安瑟姆身上搜出的信，朝罗宾摇摇晃晃地走来，“暂且把他们撂在一边，我把这个念给你听，是雨果主教写给新任诺丁汉郡长的信。”他大声地读起信来，同时还把它译成诺曼底法语，以便让盖伊那帮人也听个明白。罗宾和大部分的弟兄都是既懂英语又懂诺曼底法语的。听了雨果写的信，罗宾气得脸色乌青。

“又有新鲜事了，”他说，“我不喜欢施绞刑这档子事情。盖伊，你听清了吗？”

“听清了，”盖伊答道，“我们正打算这么干呢。”

这封信使罗宾很恼火，但他沉着地对盖伊说：“就我而言，我有自己的方法去了断这件事。你下马到这边来与我拼剑。你的兵丁可以原地不动，我和那群笨蛋无甚仇怨。你过来与我单打独斗，我的弟兄们在旁观战，这样我们也好彻底了断这些宿怨。”

盖伊问：“若是我赢了，会怎么样呢？”

“你就可以回到雨果主教那儿去，向你的主子邀功，告诉他，你是怎么杀了我的。”罗宾回答说。

“如果我不愿跟你打呢？”盖伊又问。

罗宾恶狠狠地说：“那我就当着你的手下叫自己脓包，宣布你不配当那些会喘气的家伙的头领。你两次来与我犯难，两次我都放了你，让你活着去见你的主子。可这第三次，我们得好好作个了断。滚下马来吧！”

盖伊又犹豫了一下，才跳下马来。他把马交给手下的兵丁，爬过那棵大树干，拔出剑来。罗宾汉站在弟兄们中间，面对着他的死对头。

“盖伊，我要为死去的弟兄报仇！”罗宾叫道。

盖伊像只应声虫似地说：“为死去的弟兄报仇！”

他们交上手了。是初，双方打得都很谨慎，彼此严守门户，只听剑刃相击，叮当作响。不巧的是，罗宾向后退的时候，踩到一根粗树枝上，脚下一个趔趄，盖伊的剑尖趁机朝前一递，在他脖子上划出个血口子。

“啊！”盖伊叫道，“只差一点儿！”

“只差一点？笨蛋，差得还远呢！”罗宾说，“看剑！”

盖伊侥幸逃过罗宾刺过来的这一剑。

现在，他们打了约十多分钟，两个人都是气喘吁吁的，这是场惊心动魄的搏斗。突然，盖伊使出古挪威剑法，劈剑横扫罗宾膝盖，罗宾迅速腾空而起，这下子圣玛利亚教堂的大管事自食恶果。因为，他还没来得及抽回剑，罗宾就一剑砍来，盖伊当场毙命。

罗宾退后一步，说：“了结了。因为他跟着一个坏主子，毫不怜惜下人，死了倒使他获得了宁静。”

“伟大的罗宾汉，我们下面该干什么了呢？”卷袍修士问。

“将这些圆木拖开，让那些人和马过去，”罗宾说，“像上次吉斯伯恩的盖伊率兵围剿我们时一样，把他们的外衣都剥掉。让他们把盖伊和其余人的尸首运回圣玛利亚大教堂去吧。把那封信别在盖伊的前胸上，这样，雨果主教就会明白他这封信的命运

了。”

第二十四章　最后一支箭

约翰亲王和贵族们忙于相互残杀，派不出人手去清剿罗宾汉他们；诺丁汉的新郡长——西蒙·加迈尔，曾派人去围剿过一两次，可是每次都损兵折将，成为人们的笑料，他也只得作罢。所以，此时的舍伍德森林里，一派和平的景象。

时间就这么一年年过去了，罗宾汉他们有时去猎鹿，有时就向过路的一些主教或贵族索取一点买路钱，日子过得非常惬意。

但是，圣玛利亚大教堂的雨果·德·海瑙还是对他弟弟死于罗宾汉之手及罗宾汉放走理查爵士并当着理查王的面羞辱他怀恨在心。总之，雨果主教有一大笔账要跟罗宾清算，他的仇恨年复一年的滋长着，等待着复仇的时机。可是，在这漫长的等待中，他人也老了。

他根本就没办法找他的对手报仇，因为谁也找不到罗宾在舍伍德森林里的秘密住处。那些知道罗宾秘密住处的人，又不愿意出卖他们的朋友。雨果主教知道，若是找不到他们的住处，就是派兵到森林里去也是枉然。雨果主教每天里处心积虑，越来越老了，而世界还是照常运转。罗宾他们在森林里过着红红火火的日子，常常在林中猎鹿。

雨果主教已经非常老了。一天，下人告诉他有个小贩要求见他，他赶快叫人把小贩带进来。一个身材瘦小的人走了进来，他放下背包，眯缝着他那双狡诈的眼睛看着雨果主教。雨果主教盯着他看了半天，说：“你不是罗杰·德·格兰吗？这些年你变化可真大呀！”

“是呀，雨果主教，”那个被称作“凶狠的罗杰”的人回答道，“我曾经是位骑士，自从罗宾汉带人烧了贝兰米城堡，我就变成

了一个以乞讨为生的叫化子了。”

“唉呀，”雨果主教说，“罗杰，我也帮不了你什么，那个罗宾也抢去我很多财产，现在，我也只是个穷人啊。”

“但要是我能帮你呢？”罗杰问，“我比你更恨这个罗宾。如果我能找到一条通向他住处的路，带着你的人去消灭他，你看怎么样？”

雨果主教急切地问：“你能办到吗？”

罗杰点点头说：“我想我有办法做到。假如我办到了，你怎么谢我呢？”

“假如能把他们全部消灭，”雨果主教慢吞吞地说：“我把他们所劫的赃物分一半儿给你，外加500个金马克——罗杰朋友，这可足以使你成为诺丁汉一带的首富了。”

罗杰点点头同意了。”我现在还不知道去他们的营地怎么走，”罗杰说，“但我想我会找到办法的。我只要去一趟再回来就可以了，因为我从不会忘记自己走过的路。”

“但你怎么到那里去呢？”雨果主教又问。

“哈，哈，主教，”罗杰说，“我很快就会让你知道我的计划。”

第二天，这些好汉们像平常一样在营地吃得酒足饭饱。卷袍修士，比以前更胖也更快活了。他说要是他吃鹿肉的时候少喝两夸脱酒，小约翰在比试棍棒的时候就无论怎样也占不了他的上风。快到晚上的时候，小贩威尔来到了他们的营地。威尔是他们的朋友，时常带些他们要买的货来，有时还给他们带来些消息。跟威尔同来的还有一个陌生人，这人肩上也背了个包。

见到他，小约翰走上前，问道：

“威尔，这是怎么回事？你知道不能带陌生人来我们的大本营！”

“阁下，但他是个很老实的家伙，”威尔说。“他有很多新奇的饰物、阿拉伯匕首、叙利亚的苏丹用过的猎刀和其他一些小东

西。我担保他是个大好人，我把他带来这里绝对不会出什么纰漏。”

“既然他来了，那样就算了吧，”小约翰忿忿地说，“可是，你得担保他老实可靠。”有一件事威尔没有对小约翰据实相报。那陌生人为了能够和威尔一起到这营地来，他付给威尔5个金马克。这个新来的人把东西放在地上，弟兄们很快就围住了他，跟他讨价还价。有些弟兄在森林中生活这些年，结了婚，他们的家眷都出来买小饰物。这个小贩子的索价特低，很快，消息就传到了罗宾的妻子玛丽安的耳中。

“我得出去看看这小贩子，”她说，“没准他那里有些我想要的饰物。”

天色快黑了，当玛丽安走出她和罗宾共同生活了多年的家时，看见那小贩子正准备收摊。她快步走上前去，看能否还剩点什么东西可买。

“好小贩，”她有礼貌地问，“我能看一下你的货吗？”

小贩抬头看她时，她一下子认出此人是凶狠的罗杰，上次她被艾萨霸囚禁在魔窟的时候见过她。罗宾的弟兄们没人认识他，因为他总是穿着铠甲，带着护面甲，但玛丽安认识他。一看到他那双恶毒的眼睛，玛丽安就转身惊叫起来。但是罗杰拔出匕首，扑向她，她发出一声惨叫就倒在地上。

听见这声惨叫，弟兄们都从房里冲出来，罗宾知道这是玛丽安的叫声，抓起弓就冲出去救她。他看到玛丽安一动不动地躺在地上，一个人影乘着暮色向悬崖边的小路跑去，罗宾把箭扣在弦上对着那人瞄准。那人已经跑远了，而且光线也很暗了，可是这位全英国的神箭手把弦拉到耳边，才松手放箭。疾箭如飞，当罗杰从一棵小树旁擦过时，箭正射透他的肩部，把他和树钉在一起，这样，他连动也不能动，这时候，十几个弟兄一齐跑向玛丽安，但是罗宾跑到他们前头，指着崖边小路上的人影说：“我来照看我妻子，你们去把那个人给我抓回来。”

罗宾跑向玛丽安，把她抱在怀里。他知道，她伤的太重，已经没救了，而她也知道自己快死了。她对他笑着，低声道："亲爱的，我想，我们要分别了，因为我很快就要死去。但临死前，我要感谢你给了我这么多年的幸福。"

罗宾低下头来吻着她，悲痛地说："亲爱的妻子，我一直认为我们还会在一起幸福地生活很多年，可现在，我一生中最大的幸福就要离我而去了，我会伤心死的。"

"我亲爱的罗宾，你还拥有绿林啊，"玛丽安说，"我会在天国望着你。你抱着我，请我们的修士来，我要做最后一次祈祷。"

罗宾一直抱着她。卷袍修士泪流满面地为她做了祈祷，就离开了罗宾和玛丽安。没有人知道他们在最后的几分钟说了些什么，事后，罗宾只把她说的其中一句话告诉了小约翰和卷袍修士。"她说，能够躺在我怀里，伴着落日的余辉，死在绿林深处，她于愿已足。任何人也没有像她那样忠于丈夫，我将永远哀悼她，直到我也死去，和她在天国相见。"

现在，天还没完全黑下来，他们把凶狠的罗杰捉回来。那时，罗宾把玛丽安的遗体安放好又回来了，他抱着膀子，面色阴沉，等着弟兄们把那个凶手带来。这时候，小贩威尔扑倒在他的脚下。

"罗宾，请饶了我吧！"他哀求道，"我原以为他是个诚实的人，要不然我也不会带他来了。"

罗宾冷静地说："我的饶恕就是让你滚出去，永远不要让我再见到你；否则，我会永远记得我的妻子是由于你才死的。"威尔灰溜溜地走了。不久，这件事就传开了，人们都知道是他带人去好汉们的大本营将舍伍德森林皇后给杀了，他又只好永远地逃离诺丁汉。

而罗宾和弟兄们抓住凶狠的罗杰以后，带着他走了大半夜，因为他们在他身上发现了一张纸，上面写着为了酬谢罗杰给他们带路到罗宾汉的秘密住处，圣玛利亚大教堂同意将罗宾等人

所劫赃物分一半儿给他，另加 500 金马克。罗杰并不轻信雨果主教的话，因此在出发探路之前他要雨果主教写了这张字据。在途中，罗宾的弟兄们从树上砍了很多粗树杆子，随身带上。他们在离圣玛利亚大教堂门口 50 码的地方，将这些树杆子埋到土中，将凶狠的罗杰吊在上面。雨果主教的那张羊皮纸字据被缝在罗杰的胸前，这样人人都会看见雨果的罪行。在羊皮纸的斜下方，卷袍修士还根据罗宾的授意，写下了这几句话："这就是雨果主教帮凶的下场，下次主教出巡，定会遭到相同命运。"

经过这么一威胁，雨果再也不敢离开教堂半步，因为他知道罗宾是言出必行。

但是玛丽安死后，林中的情形大大改变了，因为大家都很爱戴她，都为她的死感到伤心；而罗宾，则更是伤痛难平。他把多年积累的财富分发给弟兄们，让他们找个自己喜欢的地方定居下来。

有些弟兄去艾伦·戴乐家里做事，这么多年，艾伦一直是他们的好朋友；有些投奔了理查爵士，爵士现在也已年事已高，但他仍然热烈欢迎好汉们的到来；一些人从军打仗去了，直到西蒙·德·蒙福特在义乌散战败才回来；有些人则租了田地，定居下来。他们向人们讲述着在舍伍德森林里度过的欢乐时光。弟兄们差不多全各奔前程了，卷袍修士也在一条美丽的鳟鱼溪边隐居起来。在离舍伍德森林里的鹿群不远的地方，罗宾取下弓和箭袋，将剑插入佩在腰间的鞘中，小约翰看着他，不知该怎么办才好。

"好罗宾，现在怎么办？"小约翰问。

"我将云游四海，处处为家。"罗宾说，"现在我们都已老了，舍伍德森林里的快乐时光也一去不复返了，你还是早做打算，安定下来吧。"

"你去哪儿，我就跟着你到哪儿，"小约翰说，"因为我们作了那么久的朋友，我不想与你分离，除非死亡将我们阴阳相隔。"

“那么，我们朝北方去吧。”罗宾说，“好约翰，能有你这样一位朋友，我也就不枉此生了。”

“想想我们在一起度过的美好时光吧！”小约翰热切地说，“那时候，我们把盖伊一伙的外衣剥掉赶回家去，我们捉弄郡长那帮家伙，我们还烧毁了魔窟——”

“当年，理查王与你谈话，赦免你；我们又几次洗劫主教——唉，罗宾，我们彼此太了解了，又怎么会忍心分开呢？”

这样，他们就开始往北走，到约克郡的边界去。但自从亲爱的妻子死后，勇敢的罗宾精神大大不如以前。旅途跋涉中，他又生了病，所以当他们来到卡里斯修道院的时候，他请求女修道院院长伊丽莎白允许他在那里暂住几天，等他病好了，再继续上路。她给他在一间小屋里安排了一张床，对他进行护理。

小约翰整日守候在跟前，夜晚就睡在门前，防止有人设计陷害。女修道院院长给他放了两次血，可看起来，这对他的病没任何帮助。而罗宾呆在卡里斯的时候，圣玛利亚大教堂的雨果主教得到风声，知道罗宾现在在女修道院院长的护理下。所以，雨果主教就给这个女人写了一封信。他并不知道伊丽莎白是罗宾的姨母，不然罗宾也不会放心地在她那里养病，因为卡里斯修道院是由圣玛利亚大教堂的雨果主教管辖的。

这女人收到雨果的信后，一天，她来到罗宾的床边，若有所思地看着他，说：“罗宾外甥呀，要想快好起来的话，我还得给你放次血。”

罗宾虚弱地回答：“你看着办吧。”

虽然女修道院院长心里很明白罗宾太虚弱了，再也经不起放血了，她还是拿起一根刺血针，挑开一根血管。虽然罗宾是她亲姐姐的儿子，可是雨果主教对她下了命令，她只得执行。她的眼神泄露了她的企图，罗宾虚弱地叫了出来。小约翰一直站在窗外等着女修道院院长离去，听到喊声，他冲进屋来。罗宾向他招招手，说道：“放她走吧，把我的胳膊扎起来，但恐怕太迟了。”

女修道院院长走了，小约翰很快把血管扎起来。但是当他看到罗宾的双唇变得惨白，听到他呼吸急促，小约翰知道，罗宾快不行了。眼看着他的好首领就这么被一个奸诈的女人所害，他的泪水夺眶而出。

那整整一个下午，小约翰都在床边守着他。罗宾时而跟他聊起以前的日子，时而又神思恍惚，他以为自己是和玛丽安一起在舍伍德森林里，他的弟兄们都围在身旁。天快黑的时候，他睡了一会儿，然后，又醒来了。他望着小约翰，微笑着。“小约翰，”他说，“我要去见我亲爱的玛丽安了，因为她在梦中告诉我——告诉我——可是，老朋友，我不能够把她的话都告诉你。只是，给我拿支箭来——快从我的箭袋中给我取支箭来。”

小约翰不明就里，但是他还是把箭取来了。窗户是开着的。罗宾从床上坐起来，把箭扣到弦上，将弦向后拉，从窗口将箭射了出去。箭越过修道院围墙，落在绿林之中。

“那儿，”说着，罗宾又倒在床上，“小约翰，把我埋在那儿，每年春夏的时候，那里就会有郁郁葱葱的树发出瑟瑟的响声，鸟儿在上面唱着歌。再见吧，我要去了。玛丽安，我的玛丽安！”

罗宾临终的时候，叫着玛丽安的名字去了。小约翰伏在床边失声痛哭。但是天还没全黑下来的时候，小约翰出去，找到了那支落在修道院墙外大橡树底下的箭，把他的首领埋在那里。小约翰穿过荒野，四处流浪，向人们讲述着他的朋友和首领——罗宾汉的故事，一直到他生命的终点。但是像罗宾汉一样，直到今天，他仍然活在人们的心里，人们崇尚他的忠诚和勇敢。尽管岁月的风尘早已湮没了他们的墓冢，对于那些喜爱英雄故事的人来说，罗宾和他的弟兄们永远不会死去。